

中國之春



China Spring

3月號 總58期

No.58 MAR. 1988

民聯三大內情報導

新領導 · 新形像 · 新路綫

胡平當選民聯主席 楊巍父母爲兒辯護書



民聯第二屆主席胡平（右）、副主席（左）在三大上發表競選政見。

38名歸國MBA的遭遇

西藏留學生
才丹旺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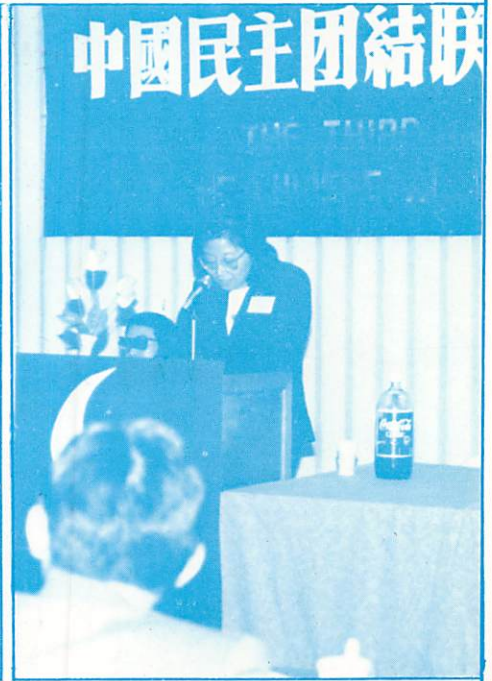
反駁趙紫陽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第三次代表大會

1987·12·31~1988·1·3, 美國舊金山



▲中國民聯三大開幕式，王炳章(站立者)致開幕辭。



▲車少莉代表發言。



▲郭城代表發言。



▲三大閉幕後召開記者會。左起：林樵清、柯力思、胡平、張俠、錢達。



爭取參與改革的權利

民聯三大提出了「參與改革」的口號。

改革關係著十億人民的生活、幸福，改革是十億人的事業，十億人有權、也有責任參與自己的事業，任何黨派無權壟斷、包辦。

解放以來，共產黨壟斷一切、包辦一切，抓住權力不放，又脫離實際、脫離群眾，一意孤行，黨外的建議、人民的批評，完全不被重視。結果，三年「自然」災害餓死兩千多萬人；文革內亂死、傷無數，教育、生產停頓；三十年鎖國，政經、文教、科技無一不遠遠落後於世界。十億人都覺得再這樣下去不行了。共產黨才覺得再這樣就統治不下去了。因此，迫於人民求變的共識，不得不改革。

但是，共產黨仍不改國營店售貨員心態，「好歹就是它，要不要？不要拉倒！」改革方案既不徵求人民的意見；給提意見的，那怕提得再好，後來也被採用了，却因為主意太多，不少被關進大牢。這就是共產黨「壟斷做好事的權利」的哲學。

共產黨在他自己設定的框框條條下，稍稍放那麼一點點，人民得喘口氣，就能發揮蓄積的能量，使生產立竿見影的上去。可人民自己取得的這些成績，共產黨馬上往自己身上攔，一切光榮都屬於他。

直到現在，共產黨對待改革仍是摸著石子過河，沒有宏觀規劃，群眾也提心吊膽，不知何時，共產黨又要翻臉不認賬，不但要收回改革成果，還要批判、迫害走在改革前頭的人。十億人不能再這麼讓一小撮人牽着鼻子走了。改革攸關十億人的未來，十億人應該有權參與。

首先，人民應有充分發言、充分表達自己意見的機會。人民可以提出對改革的各種看法、各種建議、各種方案。

其次，人民對於各種改革方案應有選擇的機會。而不是上面說了算，一紙中央文件全國照做；或一紙禁令，那怕再好，也沒人敢做。

人民群眾自己認為好的方案，也應該有權力進行試點。試點成功後，可自己向全國推廣。如溫州模式，就是溫州地區人民自己摸索出來的；溫州人民更自動地將他們的成果、經驗帶到各大、中城市，這些城市聚居了溫州來的師傅、供銷員、小攤小販，形成了「溫州街」。

最後，人民應該有保護改革成果的措施。這樣才不至於畏縮不前，或產生「一錘子買賣」不擇手段的現象。

改革是我們自己的事業，命運應該掌握在自己手上！



台灣的大陸政策有待突破

蔣經國先生主政時期，做了不少開拓性工作；但在中國傳統倫理觀念下，作為人子，也承繼了許多乃父留下的包袱。國、共對峙，除了意識型態之爭、權力之爭以外，上一代恩怨的糾葛，就是其中難於解開的一個死結。這個結，在強人時代的台灣，必然影響大陸政策的制訂。

蔣先生的辭世，帶走了上一代的恩怨，而開啓了新一代執政者全面反省過去的大陸政策，規劃一全新具有前瞻性的「西進政策」的時機。

蔣先生晚年作出的一項順應民情的決策——開放大陸探親，台灣官方雖然一再強調，乃基於人道的理由，並且止於民間的層面上，官方則仍堅持「三不」。可是，大批台灣同胞湧進大陸，帶進去和帶出來的訊息，對台灣、對大陸，在各個方面都起激盪作用，必將直接改變兩岸的決策，使海峽兩岸形勢進入互動、互惠的錯綜關係時期，其影響的深遠，當更甚於戒嚴令的解除。

緊隨探親而來的，如新聞採訪，觀光訪友，參拜寺廟、迎立神社等活動，很難和探親一一區別開，一一加以禁止。同時，信件、電報、電話的來往，必然跟進。在大陸進行的商業交易、甚至投資設廠、捐款辦學等等，當事人若不聲張，台灣官方很難查知，也無從嚴懲。

既然如此，何不化暗為明，統籌制訂一套可行的大陸政策，使台灣民眾從事各項涉及大陸的活動，均有情、理、法的依憑，也可引導民眾的作為，有益於一千九百萬台灣人民，有益於十億大陸人民，而不落入中共空洞的統戰宣傳陷阱裏。

要解決如許問題，必然不可避免的，得走到談判桌上，和中國共產黨坐下一談。

以今天台灣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個層次所佔的優勢，台灣是有足夠的實力在談判桌上折衝，並獲益的。

尤其是，談判局限在實務和技術層面，暫不涉及國體、制度、政策等關係兩岸政權存亡的重大問題，談判在目前形勢下將完全可行，也將獲得兩岸人民的喝采。華航貨機事件的「兩航談判」，即為最佳例證。

一個具有前瞻性的大陸政策，對內，將有助分離意識的淡化；對外，將有利海峽兩岸緊張局勢的降溫。兩岸人民幸甚，我們盼望之！

中國之春刊頭係中國民主運動先驅孫中山先生墨跡

中國之春 China Spring

P. O. Box 243, New York, N. Y. 10185.

Tel: (718) 507-6442
(718) 429-6777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創刊。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主辦·中國大陸留學生創辦的第一份民運刊物

一九八八年三月號總五十八期目錄

■一九八八年二月一日出版■

"CHINA SPRING" (ISSN 0735-8237) is published monthly for \$24 per year by China Spring Research, Inc. 67-17 Woodside Ave., Woodside, NY 11377. Second-class postage paid at Flushing, New York. POSTERMASTER: Send address change to China Spring, 67-17 Woodside Ave., Woodside, NY 11377

●社論●

3 ■爭取參與改革的權利·台灣的大陸政策有待突破
讀者●作者●編者

6 ■能搞林連嗎?

中國大陸留學生賀利等

中國民聯三大集錦 選舉結果·文件彙編

9 ■打破「革命—專制—革命—專制」的惡性循環
(中國民聯第二屆主席)王炳章

13 ■中國民聯「三大」秘書處公告(第一號)

14 ■中國民聯「三大」秘書處公告(第二號)

14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總章程

17 ■創造溝通對話的機會,爭取參與改革的權利

19 ■民聯關於大陸局勢及民運路線的決議

21 ■民聯對台灣朝野的呼籲

21 ■積極參政,建設民主香港

22 ■積極創造條件,籌建民主政黨

23 ■中國民聯「三大」閉幕詞

23 ■中國民聯「三大」閉幕詞

23 ■中國民聯「三大」閉幕詞

23 ■中國民聯「三大」閉幕詞

(中國民聯主席)胡平

中國民聯三大集錦 特別報導

25 ■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三大」記實

29 ■中國民聯「三大」主席胡平簡介

30 ■我所認識的民聯副主席柯力思

32 ■「三大」花絮

24 ■民聯「三大」有感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華興

●專題●楊巍案的發展與迴響

34 ■楊巍父母為楊巍辯護書

36 ■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楊巍的判決書

37 ■歸去來兮,田園已蕪——上海匆匆行

41 ■楊巍是怎麼暴露的?

45 ■光明磊落的楊巍

44 ■中張一下中國人的正氣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遠影

●特稿●

47 ■是哪一撮西藏人在企圖恢復農奴制?

(藏族留學生·美國)才丹旺秋

49 ■我願意擁護一個可以反對的政權,我堅決反對那種只准擁護的政權

(中國民聯)胡平

編者的話

中國民聯被中共在全國範圍內公開批判後，召開了第三次代表大會。本期彙編了會議結果，使大家對民聯三大有一個全貌性的了解。

楊巍已被非法判刑，其父母不服，為兒子寫了一個辯護書，現由本刊發表。

凡共產黨的發展和衰亡，大體經過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吞嚥敵人，如打倒國民黨；第二階段是吞嚥朋友，如五七年反右，打倒盟友各民主黨派；第三階段是吞嚥戰友，如打倒劉少奇、林彪；第四階段是吞嚥孩子。魏京生、楊巍都是革命幹部的子弟，他們被共產黨投入牢房，標誌着中國共產黨已走入衰亡的階段。

卅八名歸國管理學碩士的呼救，一定會引起廣大留學生的共鳴。我們需要更多的反映留學生回國後所受到的文稿，希望大家多給本刊提供這方面的稿件。

下期預告

海峽兩岸的形勢近來都有較為顯著的發展。大陸方面，人大將於三月份開會，全面更新政府領導人，包括國家主席、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副總理等；台灣方面，後蔣經國時代已經開啓，李登輝面臨國會改選和國民黨十三大籌備工作。下期，對海峽兩岸的形勢發展，本刊將有專文分析。

中國留學西德的研究早尚，通過留學生之經驗，對東西德的社會發展做了全面深入的對比。下期刊出他的長文。

特輯·蔣經國後的台灣政局

- 本刊編輯部整理
- 88 ■ 中國民聯就蔣經國先生辭世發表的聲明
 - 52 ■ 蔣經國後台灣政局討論會紀要
 - 60 ■ 一個國民黨子弟談蔣經國先生逝世 (台灣旅美學界) 楊雲
 - 62 ■ 台灣進入後蔣經國時代 (台灣新移民·美國) 鄒國仁
 - 66 ■ 入亡政不息，民主求統一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申一帆

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多元 縱橫談之十

民運報導

- 67 ■ 突破共產黨對於做好事的壟斷 (中國民聯) 王炳章
- 68 ■ 中國民聯甘肅聯絡站成立
- 68 ■ 中國民聯北京第九聯絡站向總部建議書
- 68 ■ 中國民聯東北第五聯絡站成立
- 69 ■ 海內外民運發展及中國民聯近期活動 中國民聯總部宣傳組
- 70 ■ 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八七年民主評選揭曉

留學生園地

- 71 ■ MBA命運備忘錄 「中國青年報」張建偉等
- 77 ■ 中國請美方協助收緊留學生政策 (本刊記者) 羅惠平翻譯
- 77 ■ 我堅信這一天終將到來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雲之浮
- 88 ■ 是資助還是剝削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冰清

兩岸風雲

- 78 ■ 一場「內鬪」的信號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胡源
- 78 ■ 雷渝齊的一鳴驚人舉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李景芳
- 79 ■ 戈巴契夫的橄欖枝伸向北京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衛中

大陸專欄

- 80 ■ 話說李鵬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吳才民
- 83 ■ 華僑捐款，落入誰的腰包 (日本) 馮玉深
- 84 ■ 中國大陸的「整人階級」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美國) 趙劍
- 85 ■ 十三大向首都人民「獻厚禮」 (國內) 京生
- 86 ■ 人權問題不是「內政」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李亞冰
- 87 ■ 溫家寶的崛起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苑紹燕
- 89 ■ 人已受冤死，還談應否追究刑事責任 (加拿大) 嚴叔

思想論壇

- 90 ■ 民主政治與知識份子 (澳洲昆士蘭大學政治學教授) 卞垂亮

文藝園地

- 94 ■ 索 (小說)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牛了丁

讀者·作者·編者

野蠻的是誰？

讀了阿沛·晉美先生的文章，我佩服他充滿着正義感的激情和勇氣，更被他的善良寬容的願望所深深感動。個別指責藏胞「野蠻」、「該鎮壓」的同胞則應該為自己的無知和蠻橫而感到羞愧。就算避重（如殺人等）就輕地來看吧，中共毀掉了藏族人民歷經數千年建成的幾千座神聖的廟宇，假如藏人跟中共的野蠻程度大致相等的話，那麼他們即使毀掉釣魚台、中南海、毛堂、北戴河以及中國大陸所有的黨委和公安局，也絕不為過。可是他們僅僅是象徵性地摧毀了一個小小的派出所。藏族人民是多麼的善良啊！他們的心胸又是多麼的寬廣啊！

如果說現在的德國人民還在為納粹的罪行感到內疚，那麼容忍中共橫行了幾十年的所有的中國人對藏族人民所遭受的苦難是有責任的。如果我們都來努力廢除專制統治，漢藏人民

自然會有機會和陸相處的。就連當前中共還在敬拜的偶像列寧也說過：

「一個壓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絕不可能自由的！」

作為一個漢人，我更應牢記這句話，也希望中共別忘了鼻祖的遺訓，趕緊放棄對大陸各族人民的殘殺和迫害。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 越劍於美國

「要文鬥，不要武鬥」 用語不準確

文革浩劫結束十多年了，它給人民心靈上的陰影是難以消除的。譬如，著名作家巴金，在去年，偶然聽了樣板戲後，當晚睡覺時連連作惡夢……或許，樣板戲本身不見得怎麼不好，只因它是文革的產物，一聽到它，使人不由聯想起那段紅色恐怖的年月，而不寒而慄，這充分反映了人民對於文革是多麼恐懼、厭惡和仇恨，正可謂：千年易過，十年文革罪孽難消。

一九八八年一月號「中國之春」登載劉小梅同學的一篇文章，題目是「要文鬥，不要武鬥」，且不談該文內容如何，僅看題目就顯得文革味濃厚，四人幫幫腔幫調十足，讀罷令人反感。我雖然沒有像巴金老人那樣作惡夢，但的確感到很不舒服。

幸虧台灣、香港不在中共統治之下，才得以免於文革浩劫的摧殘，而今成為繁榮、昌盛的兩塊淨土。劉文以「要文鬥，不要武鬥」這種文革術語來評述現今台灣民進黨二全大會似

乎也顯得不倫不類。同盟會元老劉恩生先生在回憶「中山先生論演講」一文中談到，作文章、演講時，左中右三方勢力同在一堂，演講者應使支持者更加擁護，中立者變為傾向我方，反對者對我也無懈可擊。「中春」讀者面向所有中國人，應力求達到中山先生所期望的文章效果，批評台灣民進黨人的文章，即使民進黨人看了，也使之心悅誠服，才證明「中春」辦的有水平，而「要文鬥，不要武鬥」，即使港台地區人民不知文革事，這一題目仍有一種居高臨下的架式和好為人師的口吻。

「中國之春」是廣大海外留學生的良師益友，是中國前途的希望之光。作為「中春」讀者，我希望貴刊在今後組稿時，除批評文革不得不用文革術語外，凡正面評述文章應忌用文革術語作標題。並作為編輯一忌，以避免造成讀者對中春視覺上的混亂和心理上的懷疑，並希望「中春」注意不同的讀者對象，擴大讀者隊伍和自身的影響力，才能肩負起未來的歷史使命。

以上有感而發，不知正確與否，望能批評指正。
中國之春讀者於美國

致國務院公開信的意見 關於強令J-1簽證歸國 幾點看法

一、中春總第五十六期刊登何東昌遞給美國新聞總署的名單，稱這一千五百八十九人為一九八四年以前來美的公費留學生及訪問學者，但據了解其中很少或根本沒有幹部子女，不用說高幹，即使司局長一級的幹部子弟恐怕也

不在其中，這次看來倒是很優先平民子弟。而且其中也有被東拉西拉放進名單者，其中也不乏從未到領館拿過一分錢的自費者。「共產黨是最講認真的」，不知這次爲什麼這麼不認真。難道鄧小平、陳毅之子不是國家棟樑之材？爲什麼他們要留在國外而不回去參加祖國四化，接他們老子的班哪？據說在遞交名單之前，一些人匆匆轉變了身份，到名單公佈之日，有關之人早已不在J-1簽證之列，這就是中共一貫的做法。任何文件都是「先黨內，後黨外，先高幹，再低幹」，最後才是老百姓，因此，最後這文件的執行對象只是普通百姓。因爲從上至下的通風報信，受益者當然還是那些裙帶之內者。

二、給J-1簽證持有者製造一些麻煩，並不一定對中國政府有好處。如果這些人能得到合法地位留在美國，他的工作會對國家有好處。到了他們認爲合適的時機回國，參加建設不是更有利於國家嗎？我想絕大多數人是愛國的，遲歸或不歸並不一定就是不好的事，爲什麼那些高官們不能像愛護你們自己的子女一樣去關心、愛護那些平民百姓呢？給他們製造這個困難並不一定能增加他們回去的信心，反而增加了他們歸國的壓力（精神壓力和物質壓力），使他們失去合法身份不能工作。但他們依舊是中國人，滯留美國不歸，這樣做對國家有好處嗎？甚至有的單位已宣佈開除了他們並收回了住房。兩面夾攻之下，真不知讓他們如何是好？與其是回去後遭到白眼，和存在着就業的問題，倒不如留在這兒，也不致於就沒有出路。也免得三年五年或十年八年後，來一個思想整肅運動，那不是又要成爲「運動對象」了嗎？其結果我想是事與願違。不知領導者是如何考慮的？

據說以後還要陸續遞交名單給美國國務院、新聞總署，希望以後做得認真一點兒，「不要誤寫一人，也不要漏掉一個」爲好，只有公平合理，才能令人心服口服。

放之於北美

台灣是一個國家！

頃讀「中國之春」第五十七期「讀者、作者、編者」欄河登君的「台灣不是國家！」一文，筆者願意提出以下的看法和河登君商榷：筆者個人認爲，我們對目前客觀事實的認定（台灣不是一個國家？）不應該、也不可以與我們對過去歷史的評價（誰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誰是叛亂團體？）和我們對未來統一、獨問題的期望（未來中國大陸和台灣政治關係的演變）混爲一談，正如河登君所強調的，他並不想就台灣前途發表意見。準此，今天要正確地認定「目前台灣不是一個國家？」我們便得先拋棄自己主觀的評價、認識和期望，尤其要拋棄國、共雙方的統戰口號和政治宣言——只有一個中國（河登君不幸地掉入了這個陷阱），而採用客觀的、科學的方式來檢驗。

如果河登君還稍有現代政治學常識的話（按河登君在文中的口氣），應該知道，今天在政治學上對「國家」一詞國際一致的定義是：凡是一個不特定多數人所組成的團體，擁有一定範圍、邊界的領土，而且能夠根據自由意志對內、對外行使主權者謂之「國家」。簡而言之，一、人民；二、土地；三、主權，是構成國家的三要件。

讓我們再看看台灣：台灣現時有一千九百

萬人口和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又有一個中華民國政府代表人民對內、對外行使主權。現在我們搞清楚瞭如何認定「國家」的標準，也瞭解台灣的現狀了，再來就要請教河登君：台灣在那一點上稱不上是一個國家？

（台灣留學生）李台彥於西德

我們必須在世界範圍內發動一場拯救魏京生運動

前一段時間報上傳出魏京生在獄中死亡的消息，知悉後，我的心像被巨石盤壓一般沉痛。雖然中共後來否定這項傳聞，但壓在我心頭上的這塊巨石却再也無法挪動。我深深相信，即使魏京生現在沒有死，在他刑滿之前也必死無疑，因爲中共不可能讓他活着出獄。

傳聞魏京生在獄中從未擺脫過酷刑的折磨。從大陸出來的人有幾個沒聽說過中共監獄的黑暗面呢？張志新臨刑前被生割氣管，是共產黨殘暴的最血淋淋的鐵證。人類天生有憐憫女性的本能，有誰能想像出一群壯漢把一名婦女、一位母親推倒後將頸部按在磚頭上割氣管的場面？這與挖眼斷筋有何區別？這是中共直言不諱的事實，也是大陸人家喻戶曉的事實，而中共監獄裡還有比割氣管更甚的酷刑。魏京生是世界知名政治犯，據說他從沒有向中共低頭，這一點就決定了共產黨不會讓魏京生活着出獄，讓中共監獄的黑暗向全世界曝光，且中共不會笨拙地在魏刑滿前一至二年製造死亡新聞，所以即使魏京生現在沒有死，確切的死訊

也必將發生在幾年之內。

魏京生是民主鬥士、是民族英雄，我們必須發動一場拯救魏京生的世界運動！

(中國大陸留學生) 丁原於美國

能搞株連嗎？

編輯同志：

稱你們「同志」，這不是爛用中國大陸和蘇聯流行的稱呼，而是因為我完全贊同你們的政治主張和正義行為，並希望將成爲你們中的一員。我認爲我和你們是志同道合的。但是，令我吃驚、傷心和憤怒的是你們竟然刊登了一篇內容有對我進行惡毒人身攻擊的文章（一九八八年二月號「中國之春」七十三頁）。對那個鄧小平女婿的「哥哥」賀平，是否真販賣武器？我不知情，也與我無關，因爲我已經在日本、美國留學七年多了，難道你們也像大陸那樣搞株連不成？

對那位自稱是我家「舊友」的「高蘭」，我要求他（她）亮出眞名實姓，對肆意誹謗負責，公開賠禮道歉！

你們如果光明正大，應該敢於刊登這封信，以正視聽，我是無所畏懼的！

中國大陸留學生 賀利於美國

對宣傳方法的建議

喜聞國內成立了許多民聯支部，我想起以前在國內用過的一種巧妙的宣傳方法，不妨提供給民聯鬥士們參考。

「天安門事件」以後，在紅色恐怖的高壓下，苦於無法發洩心頭之恨，又不能隨便表露對毛及江青之流的痛恨，我們幾個人後來想出

了一個「高招」，即在人民幣上寫下短短幾個字，以揭露眞相，讓它流通市場。譬如，「王張江姚，天天造謠」、「慶父不死，魯難不止」和「形勢大好，一切要緊」、「批鄧，屁文」等等。因爲字小，又寫在鈔票上，故不易發覺，又不能毀滅，想必輾轉流入人民手中。有一天，我無意中看到一個朋友給我看一張伍元票子，上面有四個小字：「鄧小平好」，不禁啞然失笑，居然有人效法了，此種遊戲後來四人幫變天就終止了，也未聞有什麼破案。

由此聯想，在國內消息閉塞的情況下，如果在人民幣上發現，諸如：「方勵之好！」、「學生可愛」，大概算不得什麼「反革命罪」吧，如果再寫上一些「言行不一，老毛第一」、「假大空，毛作俑」，那就對中國人民搬走這具僵屍可作點貢獻了，豈不更妙？

大陸留學生 B·J 於美國

民運謀略

讀中春第五十六期「言論和行動可否割裂」一文，我很有有一番感想。我是很讚賞胡平的手法 and 謀略的。中國不是美國，中國的民主還未強大到可以制止政府和專政工具行使行動的地步，現實可行的一步，是要使官方不能名正言順地壓制言論自由。

很遺憾的一點是，我們中有許多人是從大陸出來的，長期學習毛澤東思想，但腦中連一點毛澤東思想也沒有。毛是謀略專家，毛的有些思想常被中國人民接受，因爲毛的語氣親切，如：「治病救人」、「團結九九%的群眾」、「爲人民服務」等等。毛澤東稱彭德懷、劉

少奇爲同志。而胡平文中稱毛爲毛澤東同志，妙就妙在這裡。毛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論證自己的正確，胡平也用馬克思主義證明自己的觀點正確。胡平是眞正有毛澤東思想的人，他學會了毛澤東的謀略，他採用適合中國國情、民意的思想、語言，我認爲胡平是個優秀的民運宣傳家。

講到謀略 (STRATEGY)，民運的目標是消滅專制制度，把這制度的受害者——人民，包括共產黨幹部，救出來，而不是消滅他們。中國這數千年的封建專制制度，像一隻開向冰山的船，最終要「冰海沉船」，我們要把這艘船上的所有人救出。現在中國的改革令許多舊官僚、舊人員走投無路，這恰似要拆散、打沉別人的船又不給別人登上另一艘船。這些面臨「失船落海」的保守派，就算心中支持改革，也會被當成反改革派，他們會背水一戰，拚死反抗。

經濟贖買被裁減的人員是關鍵——改革的關鍵！王炳章以前曾強調過經濟贖買多次。他在近期中春又一次提出這個關鍵的問題。中春各期，有許多文章談文革的痛苦、反右鬪爭的悲慘回憶、專制的罪惡，却甚少文章談經濟贖買。

我想引用「沙漠之狐隆美爾」一書中的一段話：「對於這位聰明、英勇善戰的將軍，敵人猜不到他在想什麼，令他苦惱的是，連自己的上司和同事也不能理解到他卓越的見解。儘管他費了許多精神去解釋。」

衆所周知，工業現代化，要靠技術和方法。同樣地，政治現代化，一樣無例外地要講究技術和方法。

(中國大陸留學生)
廣昆於加拿大

打破「革命——專制——革命」的惡性循環

——中國民聯第三次代表大會開幕辭（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卅一日）

（中國民聯第二屆主席）王炳章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卅一日，王炳章在民聯三大上致開幕辭。

各位代表：

今天，我們聚集在這裡，為了一個共同的夢：有那麼一天，我們在自己的國土上，能夠像在這裡一樣，自由的想、自由的說、自由的爭論、自由的選舉。這是我們幾代中國人的夢。

可是，我們怎樣才能實現這個夢呢？這裡，我想講一下湯姆·毛里漢（TOM MOLIHAN）的故事。毛里漢先生是美國非常成功的速食連鎖店——多米諾匹薩（DOMINO PIZZA）的開創人。他出生在密執根的一個貧窮的意大利區。從小，毛里漢看到很多意大利人做生意發了財，但大都採用偷稅漏稅等歪門邪道的方法。小小年紀的毛里漢立下了一個志向：將來一定要用合法的手段發家致富，以便向全世界顯示，意大利人也能光明正大地賺錢，改變人們一提到有錢的意大利人，就想到黑手黨的狀況。經過多年奮鬥，渡過了數不清的困境（包括他哥哥的離開），毛里漢先生終於傲然地登上匹薩業之巔。

我們這一代中國人，也應該像毛里漢先生一樣，立一個大志，那就是，不用卑鄙的權術搞政治，而是通過民主與法治的運作解決分歧，彼此合作，壯大我們的民主團體，以致建立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最終合法而公開地登上中國大陸的政治舞台。以我們的實際行動，改變中國政治中勾心鬭角、爾虞我詐的傳統。

談到法治，我必須提一下這期「盟員通訊」上數位盟員的建議，即修改民聯章程中主席連任不得超過兩屆的條款，以便使我有機會再次當選。

我是堅決反對修改這項條款的。是因人改法，還是照章行事，是區別人治和法治的重要標誌。中國共產黨剛剛開了十三大，為了符合鄧小平連任中央軍委主席而又退出政治局的個人意願，十三大再次修改了有關條文規定，充分體現了其人治的色彩。我們既然要追求民主與法治，就不能學共產黨那一套。

民聯這個民主團體，要用法治穩定下來，而不是用人治穩定下來。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第三次代表大會

THE THIRD CONFERENCE OF
THE CHINESE ALLIANCE FOR DEMOCRACY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卅一日晚，民聯三大代表舉行除夕聯歡晚會。
這是王炳章和卓少莉合唱。

在政治冷感症流行的今天，要重新點燃人們心中殘存的理想主義火花，民運團體必須以身作則，創造一個民主、法治的典範。
我在各地演講時，常被問到這樣一個問題：「國民黨在大陸時曾聲稱搞『民主』，後來共產黨也曾許諾搞『民主』，今天你們又說搞『民主』。你們怎樣保障不重蹈國共兩黨的覆轍？怎樣才能打破中國數千年『專制—革命—專制—革命』的惡性循環？」這個問題問得很好。下面，我就就如何打破「專制—革命—惡性循環」的問題，談幾點個人的看法，做為民聯三大的開幕辭，也做為我的卸任演說。

第一點：理解民主，相信民主

民主運動必須首先要正確地理解民主，堅定不移地相信民主。

國共相爭時，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先生，曾到延安問毛澤東：如果共產黨打敗了國民黨，共產黨怎樣才能避免歷代統治者蛻變的惡性循環？毛澤東強調了兩個字——民主，他還反譏蔣介石只會搞兩個字——獨裁。黃炎培相信了毛澤東，把一大幫民主人士拉到了共產黨一邊。

其實，毛澤東理解的民主與黃炎培追求的民主完全是兩碼事。毛澤東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專政。對此，他的主要理論有二。其一，民主只是對人民內部而言，對敵人只能講專政。而誰是人民，誰是敵人呢？定義權和解釋權在誰的手裡呢？在毛澤東的心目中，這個權力當然在共產黨手裡，在他自己手裡。其根據是他的第二個理論：人群是分階級的——無產階級是最先進的階級——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由領袖人物來領導。由此推行，毛澤東就成了最先進人物中的最先進代表，這樣，就成了聖人，不但根本用不着監督與制衡，而且可以掌握對一切事物的定義權和解釋權。

大家要注意的是，所有的共產黨都高喊民主，但對民主的解釋都完全不同於常識觀點的民主。因此，準確地理解和解釋民主，是非常重要的。

孫中山先生曾反復強調「知難行易」，點出了正確理解的重要性。我們所理解的民主，與共產黨領導人辭典上的民主，是大相逕庭的。

我們理解的民主理念有三：一是主權在民；二是接受多數人裁決、保護少數人權利；三是政治上人人平等。此外，民主的理念（「軟體」）必須由一套民主制度（「硬體」）來保障，這些制度包括：（一）最高權力的分散與制衡；（二）多黨制和自由競選制；（三）新聞自由制度；（四）軍隊國家化。

準確地理解了民主還不夠，更重要的是要相信它。民主的原則，信則靈，不信則不靈。有不少人，雖然口頭上也能講出動聽的民主理念，但暗地裡根本不相信民主這一套。在他們心中，要玩中國政治，非得用「厚黑學」、「資治通鑑」那一套。可以預見，迷信權術的結局只能造成新的專制。



民聯三大代表、留學生郭城在大會上發言

第二點：實踐民主，體會民主

理解了民主、相信了民主還不夠，還要認真地實踐民主，在實踐中體會民主。只有在自己的團體中實踐了民主，我們才有資格談論如何結束整個民族的「專制—革命」的惡性循環問題。

在這一點上，我們民聯有了一個好的開端。首先，我們團體確立了一個分權制衡的民主架構，這就在制度上和結構上防止了集權。民聯領導機關是二權半分立的——監委（司法）權完全獨立，立法權和行政權互相半獨立。各地的分部、支部，都有自治權和自主權。

另外，我們團體內每個盟員都享有言論自由，監委辦的「盟員通訊」，不受總部制約。

還有，我們實行了自由競選制度。有人總是顧慮民主團體內分權會妨礙運作，會減弱戰鬥力，鬪不過專制政黨。二年來的實踐說明，這種顧慮是不必要的。總部行政班子、民聯常委和監委之間，在「制衡」下做到協調運作。反之，中國共產黨的專制結構處處「制肘」，已發展到極無效率的程度。因此，民主制度的「制衡」，可以戰勝專制下的「制肘」。

我們學會了用民主與法治的方法管理一個團體，就可以用民主與法治的方法管理一個社區，最終，就給用民主與法治的方法管理社會提供

了可能。

第三點：以多元化的方式推展民主

要結束「專制—革命」的惡性循環，還要學會多元觀念和多元模式的民主運作。

聽說，劉賓雁訪美後，有人問他印象最深的是什麼。劉說：「是水龍頭。美國的水龍頭，式樣千奇百怪，家家戶戶不一樣。」劉賓雁一語中的：美國給人深刻的印象是她的多樣化、多元化。而中國專制制度的弊端之一，是其「大一統」的觀念和格局。

當代民主運動一定要克服大一統的思想，在民運內部，那種「只有我這種模式才能推動民主，你那樣做一定不利於民主」的排他性思想是要不得的。我們一再強調，民聯只是民運團體中的一個，中國之春只是民運雜誌中的一種。我們尊重其它民運團體、民運人士和民運雜誌，也尊重其它的民運模式。我們要消除壟斷觀念，樹立与其它團體和雜誌共存競爭的觀念。

多少年來，我們中華民族吃夠了「大一統」的虧，吃夠了「一統天下」的虧。因為，一搞「大一統」，就容易消滅異己、消滅朋友、消滅弱小。我們爭取讓「大一統」在我們這一代成爲歷史名詞。

第四點：不以打倒共產黨為目標

對待目前執政黨——共產黨的態度，是能不能結束「專制—革命」循環的另一個關鍵問題。

中共官方攻擊民聯要「推翻政府」，這是一種故意的歪曲，民聯要的是「選舉政府」，並非「推翻政府」。

我們從未提出過「打倒共產黨」，更未提出過「消滅共產黨」的口號。我們爭取的，只是與共產黨平等共存、公平競爭的權利。如果中共領導人認爲自己掌握真理，認爲群眾會擁護自己，對自己有充分的信心，那麼，就應該學習南朝鮮的盧泰愚，與政治對手展開一次公平的競爭。如果，中國人民像南朝鮮人民一樣，選擇了目前的執政黨，那我們認輸、服輸。但是，如果中共領導人沒有盧泰愚那樣的魄力，就證明他們心虛，就證明他們理虧。假如共產黨在選舉中失敗了，我們也不會打倒它，更不會消滅它，而是允許它存在，允許它東山再起。

我們要指出，「消滅共產黨」的想法與作法是缺乏民主觀念的。我曾一再指出，反對派不是敵對派，反對黨不是敵對黨。敵對黨以消滅對方為己任，反對黨則是以制衡、競爭為原則。

第五點：提倡「第一次寬恕」

不能否認，在過去的卅多年中，某些共產黨領導幹部作惡多端，製造了大批冤假錯案，有的甚至有血債。廣大人民對這些共產黨幹部恨之入骨，尋機復仇。從鎮反開始的歷次運動和荒謬政策，中共專制政權不知使多少人死於非命。這些死者的後代，對共產黨政權自然深惡痛絕。我們真擔心這樣的局面：一旦共產黨政權出現危機而受害者得手之時，很多中共幹部將被推上歷史的斷頭台。文革中，大批中共幹部被群眾打死，其平時欺壓百姓、積惡太深，是重要的原因。

問題也就出在這裡，他們殺了一批人，這批人的後代得手後再去砍殺他們，他們的後代反過來又報仇……。如此往復，中華民族何時才能結束動亂？何時才能結束復仇的火焰？

因此，我在這裡呼籲，我們這一代人，一定要提倡「第一次寬恕」的精神，過去的就過去了，讓歷史的歸於歷史。對於那些由於是制度的原因和迫於最高層的指令而犯下罪行的共產黨幹部，我們一律提倡寬恕，以便結束「殺戮——復仇」的惡性循環。

共產黨的哲學是鬭爭哲學，而我們則提倡寬恕哲學。恕道，是我們中華文化的偉大傳統之一，我們要把被中國共產黨專制制度毀滅的優良文化傳統恢復起來，發揚光大。

當然，我們也要規勸某些共產黨幹部，不要再當這座專制絞肉機上的零件了，對於上面保守死硬派鎮壓人民的指令，要進行抵制，至少要保持中立，以便在大規模群眾運動興起時，留條後路，獲得群眾的諒解和寬恕。

壯大「反對團體」

各位代表，我們今天聚集在這裡有着特別的意義，我們的民主團體剛剛被中共當局宣佈為「反動組織」，大家是頂着「反革命」的帽子來與會的。這是一件滑稽的事，共產黨對與它不共戴天的國民黨都投上笑臉，却不容於我們這批赤手空拳的書生。可見，我們的理性主張，我們

的靈活策略，已經打中了專制制度的要害。

儘管我們被打成了「反動組織」，但我們並不「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我們反而提倡恕道、提倡理性精神。我們要昭示於世人：中國民聯不是什麼「反動團體」，而願做「反對團體」。要打破「專制——革命」的惡性循環，壯大「反對團體」是必不可少的一步。

各位代表，這次大會要做的事情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是完成團體內的權力轉移工作，這是對我們團體的考驗，是對每位代表民主素養的考驗。很多人都在注視着我們，多數人投來企盼的眼光，部份人投來懷疑的眼光，個別人投來準備看笑話的眼光。這次大會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為，在中國的政治團體內，權力轉移總是帶來危機和震蕩。我們就是要下這麼個決心，把民聯的這次大會開好，把新舊班子的交接工作搞好，一句話，民主從我們本身開始。二年之後，當我們再次聚集在一起時，如果我們不但沒有分裂，反而隊伍更加壯大，那時，我們就可以驕傲地向世人宣稱：我們這一代中國人是可以學會民主的，是有希望打破「革命——專制」的惡性循環的，我們的夢是可以實現的。

民主事業大有可為

各位代表，我本人在民聯主席的職務上工作了四年，往前衝擊了很多，摔的跤也很多。但我摔倒了爬起來，爬起來再往前衝，精神上始終沒有什麼倦意，也沒有絲毫的畏懼退縮之感。今天，在我即將卸任之際，回想這幾年和大家一起艱難創業的日子，一種怕怕的感覺反而湧上心頭，就像下了陡峭的高山，回首望望山頂一樣。我願借此機會，向支持我並和我一同走過坎坷道路的諸位盟友表示感謝，同時，也感謝各界同胞的關懷、感謝我的家人對我的支持和諒解。

最後，我願以一個賣鞋的小故事結束我的講話。據說，一位鞋商曾派了兩個推銷員到非洲某地考察市場。第一位回來報告：「那裡的人從來沒有穿鞋的習慣，我們在那裡毫無市場。」第二位回來却說：「那裡的人沒有穿過鞋子，如果我們向他們顯示穿鞋子的好處，並保障我們鞋子的質量，他們一定會爭先恐後地買，我們將會開闢一個大市場。」民主是否能在中國推開，同樣有兩種針鋒相對的論點。我個人堅信，民主在中國是有廣闊天地的。但是，其成功推展的前提必須是，我們這些追求民主的人們要用實際行動表明：我們團體的民主運作是高質量的，是經得起考驗的！

讓我預祝民聯三大成功！

中國民聯第三次代表大會秘書處公告(第一號)

中國民聯第三次代表大會於一九八八年元月二日舉行選舉，選出聯盟主席、副主席、總部常委和總部委員，選舉結果如下：

主席 胡平：北京大學哲學研究生班畢業，現為美國哈佛大學政府系博士候選人。

副主席 柯力思：北京醫學院(現為北京醫科大學)畢業，原為法國巴黎大學醫學院神經科臨床研究生。

常委 姚月謙：大學文科畢業，主修中國文學，中國民聯日本分部負責人。

王炳章：北京醫學院(現為北京醫科大學)畢業，加拿大麥吉爾大學實驗醫學哲學博士。

張俠：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政治哲學博士，現為華盛頓州普杰桑(PUGET SOUND)大學政治學教授。

林樵清：大學文科畢業，研究共產黨史，中國之春雜誌社經理

沙林：哲學博士。

余叢：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呼延民：大學文科畢業，留美碩士研究生。

胡平：見前。

柯力思：見前。

姚月謙(日本)：見前。

高今航(日本)：留日研究生。

趙榮(香港)：工商業者。

王維真(澳洲)：大陸移民。

陳紓塵(澳洲)：大陸移民。

早尙(西德)：中國留學生。

李台彥(西德)：新聞研究生。

劉梓樂(法國)：政治經濟學研究生。

李國愚(南美)：中國移民。

余直(加拿大)：工程師。

丁楚(美國)：留美碩士研究生。

宗繼祥(美國)：華僑，工商業者。

楊農(美國)：理科博士。

賴石(美國)：文科博士候選人。

張卓之(美國)：文科研究生。

王炳章(美國)：見前。

林樵清(美國)：見前。

沙林(美國)：見前。

張俠(美國)：見前。

呼延民(美國)：見前。

張志明(美國)：旅美學者，現任研究員。

高格文(美國)：新聞工作者。

王策(美國)：文科博士候選人。

郭城(美國)：留美學生。

余叢(美國)：見前。

林偉(美國)：留美研究生。

車少莉(美國)：休斯頓貝勒醫學院博士研究生。

南明(美國)：理科博士。

林心聲(美國)：華僑，工商業者。

莫達傑(美國)：大陸新移民。

胡平(美國)：見前。

柯力思(美國)：見前。

謝正一(台灣)：台北工專副教授，民權新聞社社長。

中國民聯第三次代表大會秘書處
一九八八年元月二日於美國舊金山

秘書長：姚月謙

一九八八年一月三日

中國民聯第三次代表大會 秘書處公告（第二號）

中國民聯第三次代表大會於一九八八年元月二日舉行選舉，選出聯盟監察委員會委員和主任委員，選舉結果如下：

主任委員 **黃仕中**（美國）：留美研究生。

委員 **孟振華**（美國）：工商業者。

黃奔（美國）：工商業者。

錢達（美國）：電子工程師。

楊先智（西德）：中國技術人員。

童菁（日本）：大學畢業新移民。

何明（香港）：大學畢業，工商業者。

中國民聯第三次代表大會秘書處

一九八八年元月二日於美國舊金山

秘書長：姚月謙

一九八八年一月三日

中國民聯常務委員會通告

中國民聯第三屆常務委員會在胡平主席的主持下，於一九八八年元月三日，舉行了第一次會議。會議對各常委的督導工作進行了分工。通告如下：

胡平：全面負責並督導文宣工作；

柯力思：督導財政工作；

呼延民：督導總部辦公室業務；

余叢：督導企劃工作；

林樵清：督導總務工作；

王炳章：督導組織工作；

姚月謙：督導亞洲事務；

沙林：督導理論建設；

張俠：督導公共關係。

中國民聯第三屆常務委員會

一九八八年元月三日於舊金山

林口 印刷公司

彩色報紙 各型雜誌 宣傳刊物 大型海報

☎ : 718-937-5141

718-937-5301

🏠 : 50-22 23 ST. ■■■

L.I.C., N.Y. 11101 ■■■

LINCO PRINTING CO.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總章

一九八八年一月一日第三次代表大會通過

第一章 總綱

- 第一條：本組織定名為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簡稱「中國民聯」，主辦「中國之春」雜誌。
- 第二條：本聯盟以獨立自主為準則，聯合一切民主力量（包括國、共兩黨和其它團體之內的民主力量），喚起民衆，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現行的專制制度，實現「民主、自由、法治、人權和多元」。
- 第三條：本聯盟之主要政治和經濟主張為：廢除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保障私有產權、提倡多元經濟。
- 第四條：本聯盟現階段之工作重點是推展中國大陸民主運動。近期奮鬥目標為：取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的「四個堅持」，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釋放一切被捕的持不同政見者；爭取持不同政見的民辦報刊在中國大陸出版發行；提倡自由競選各級人民代表。
- 第五條：本聯盟為和平民主統一中國而努力，中國的統一須有國、共兩黨以外的政治力量及人民層面的廣泛參與，不容任何政黨包辦。

第二章 盟員

- 第六條：凡認同本聯盟之章程者，進行登記，並由原盟員一名具名認可，交納盟費，即成為本盟盟員。
- 第七條：盟員有遵守本盟章程、保守本盟機密、執行本盟決議、宣傳本盟宗旨的責任，以及交納盟費、介紹申請者入盟等義務。
- 第八條：盟員加入本組織一個月後有選舉權，三個月後有被選舉權。盟員有參加所在組織的活動及提議、表決、質詢、上訴等權利。
- 第九條：盟員如違背章程，依情節輕重，本盟將採取說服、勸退和開除等項措施。凡被勸退和開除者，由本盟監察委員會批准並書面通知本人。
- 第十條：凡要求退盟者，須向總部或基層組織書面提出，備案即可。凡一年無故不交納盟費者，按自動退論。

第十一條：本盟有責任營救因參與本盟工作而發生事故的盟員及照顧其有贍養責任之親屬。

第三章 組織

第十二條：本盟組織原則為：服從多數人裁決，尊重少數人權利。反對派在盟內合法存在。

第十三條：本盟設總部、分部、支部和小組四級結構，上級協調下級。分部及支部之設立，須經總部批准。未設立分部之地區，支部或小組直接受總部協調。各級機構，須報總部備案，特殊情況下，某些盟員可與任何一級協調機構負責組織工作的同志直接聯繫。

第十四條：本聯盟最高協調機構為總部委員會，由主席、副主席和委員若干人組成。總部委員連選連任，但主席一職，連任不得超過兩屆。

第十五條：分部委員會由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各一人及委員若干人組成，分部委員任期一年，連選連任。

第十六條：支部委員會由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各一人及委員若干人組成，支部委員任期一年，連選連任。

第十七條：小組設小組長一人，任期一年，連選連任，在無選舉條件之地區由總部指派。

第十八條：各級委員會由同級代表大會選舉產生，聯盟代表大會為本盟之最高權力機構，兩年舉行一次，各級代表大會在特殊情況下可提前或延期召開。

第十九條：代表大會之代表由各基層選舉產生，在無選舉條件之地區由總部指定。

第二十條：本聯盟設監察委員會，由主任委員和委員若干人組成，由聯盟代表大會選舉產生，連選連任。

第二十一條：本盟各級負責人可按罷免法罷免。

第二十二條：各級委員會之委員做出決議時，至少要有三分之二委員參加生效，決議必須獲得全體委員之半數通過生效。同意或否定票數同等時，主席或主任委員有最後裁決權。

第二十三條：若分部委員會或支部委員會認為總部委員會決議不妥，可召開本地區盟員大會討論。若本地區盟員超過實有人數三分之二否定總部委員會之決議，分部或支部委員會有權抵制總部委員會之決議。

第二十四條：任何提案或提議，任何代表如認為有重大影響，可要求聯盟代表大會對其重要性表決。經二分之一以上代表通過後，該提案或提議即為重大提案或重大提議。凡重大提案及重大提議，必須經三分之二以上代表通過方能生效。

第二十五條：本盟總章程之修改權歸聯盟代表大會，解釋權歸監察委員會。

創造溝通對話的機會 爭取參與改革的權利

我們對中國大陸改革形勢的看法

（中國民聯第三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一九八八年元月三日通過）

自中國民聯第二次代表大會以來，中國大陸的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

首先是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陷入「一放就亂，一亂就怕，一怕就收，一收就死」的惡性循環之中。城鄉經濟在最初鬆綁之後，曾獲得一定程度的改善。然而，每當改革的結果威脅到特權統治階層根本利益的時候，共產黨內保守派就會採取緊收措施，導致國民經濟痙攣式的震盪，使人們本來就缺乏的信心進一步降低。這樣，中國共產黨陷入一個尷尬的境地：它本來想用經濟上的改革來鞏固自己的政治統治，可是現在它的政治體制却成爲扼制經濟改革的瓶頸。

經濟改革進退兩難的局面，使部份人士轉而寄望於政治改革。然而，剛剛結束的中共十三大所提出的政治改革方案，却令人大失所望。在亞洲各鄰國及地區（如南韓、菲律賓、台灣）走向民主的潮流下，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改革方案却漠視這股潮流，反對權力的分散與制衡、反對多黨制這些公認的民主原則，對於言論和新聞自由等民主政治的起碼理念亦未予提及。其所謂的政治改革，實質上是行政改革，目的只不過是想提高專制機器的效率，把中國引向理性專制的模式。

其次是改革的困境誘發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大規模學生運動的興起，共產黨內部保守勢力的反撲和由此而起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接踵而來的是共產黨內民主派人士被整肅，人民群眾的民主願望遭到壓抑，推動民主改革的進步團體中國民聯被公開宣佈爲「反動組織」。中國政治經歷了一次大倒退。

至此，中國共產黨的改革局限性已經十分明顯，它想做的，至多是經濟上有有限度的放鬆，而且，這種放鬆還要以一黨強權下的政治控制爲前提。共產黨的決策者們，一直崇尚「政治強權保障社會安定，再保障經濟發展」這種所謂適於發展中國家經濟起飛的理論。豈不知，現今的中國是「意識形態——政治

「經濟—人身活動」全面控制的極權社會，其起步基礎與主要是政治控制的非共產黨發展中國家有着本質不同。在共產黨極權國家，意識形態、政治、經濟各種要素互相咬合，單一經濟要素的放鬆必然與其咬合要素形成緊張關係。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因素或是被迫退回，以適應舊有的意識形態與政治結構；或是緊張關係持續發展導致社會危機。

事實已經證明，中共由於本身的局限性，它已不可能單獨領導中國改革走向成功，若沒有其它社會政治力量的制衡和人民群眾廣泛的參與，改革的步伐將會停滯不前，改革的成果將會得而復失。

爲了扭轉中國大陸改革的僵局，民聯三大決定，民聯將作爲一個制衡力量，發動群眾積極參與改革，在堅持「二大」提出的「支持改革，推動改革，批評改革，超越改革」的正確方針基礎上，我們還將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參與改革」。改革是全民族的事業，改革不是中共的專利，我們不願看到改革因中共壟斷其參與權而夭折。

積極地參與改革，是我們的責任，也是我們的權利。爲了爭取這種權利，民聯首先要做的，是反對中共當局對民運團體和民運人士的政治迫害。爲了達到這一目的，我們必須創造機會，直接或間接地與中共當局溝通、對話。趙紫陽總書記在中共十三大的政治報告中，曾提倡建立社會協商對話的制度。近些年來，北京領導人也一再呼籲要與台灣國民黨人商談國是。既然如此，中共當局就沒有理由拒絕與中立而又理性的民聯接觸和對話。我們的態度和作法是：不計恩怨，採取主動，找上門去。這樣做，是爲了爭取合法的地位和參與改革的權利。

其次，民聯要發動廣大群眾、知識份子爲爭取憲法上規定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合法政治權利而奮鬥。這些權利不但是人民應該得到的天賦人權，同時也是他們參與改革的必要手段和前提。

爲了保衛改革的成果，防止保守勢力的復辟，民聯號召廣大群眾、知識份子、政府幹部起來反對、抵制中共保守派發動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之類的運動，講真話不講假話，至少保持沉默，對逆潮流而動的政治運動和政策，持不合作態度。

爲了提高人民群眾對政治改革的參與意識，民聯除了要加強自身理論建設之外，還要致力於廣泛宣傳普及基本的民主理論常識，以此去填補中共馬克思主義體系崩潰之後所留下的意識形態真空。把民主、自由、法治的理念根植在中華民族的土壤上。

民聯三大堅持反對將「四項基本原則」寫進憲法。事實已經證明，憲法中的「四項基本原則」已成

為對改革力量進行反攻和政治迫害的武器和根據，它不但起不到穩定政局的作用，反而成爲政治動盪的隱患。因此，民聯將繼續爲修改憲法，取消「四項基本原則」而努力。

縱觀世界潮流，民主改革的趨勢是不可阻擋的，專制制度必然崩潰。在這個過程中，共產黨高層執政者的命運取決於他們自身，如果他們能夠向民主化、多元化的方向邁進，接受分權制衡的觀念和制度，中國的改革將大有希望，他們也將被歷史所肯定；如果他們仍堅持一黨專制的極權制度，必然會被歷史潮流所淘汰。

面對強大的守舊勢力，民運人士必須做好長期韌性奮鬥的思想準備。我們寧可要把困難想得多一些，時間計算得長一些。與此同時，我們也不排除近期出現突發事變的可能性。我們能夠主動掌握的，是加強民運團體自身的理論建設和組織建設，爭取做到：既有長期奮鬥的思想準備，也有應付突發事變的能力。

民主的潮流不可遏止，民主的事業必定勝利。

中國民聯三大集錦 選舉結果·文件彙編

全面更新新國會 · 遏止兩極發展 政治衝擊大陸

——我們對台灣朝野的呼籲（中國民聯第三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一九八八年元月三日通過）

二年前，中國民聯第二次代表大會向台灣當局發出了「廢除戒解、突破法統、放眼大陸」的強烈呼籲。

二年來，台灣政局發生了令人鼓舞的變化和成就。

在政治方面，獨立自主的多個反對黨在台灣出現，使台灣真正進入了多黨競爭的政治局面。在社會方面，台灣解除了實施卅八年的戒嚴令，人民的社會生活正逐步恢復常態。

在新聞與言論方面，台灣已正式解除報禁，輿論即將做爲一個監督和制衡的力量而發揮作用。

在大陸政策方面，台灣開放了民衆前往大陸探親，突破了海峽兩岸長期的分隔。這一措施有利於緩和台海兩岸的緊張局勢。

在經濟方面，台灣已創下七百多億美元的世界第二位外匯累積，顯示出，只要有經濟自由，中華民族的勤奮與智慧就可創造出經濟奇蹟。

以上諸項發展，是台灣朝野共同努力、特別是反對黨和中間力量長期奮力爭取的結果。有些發展雖然姍姍來遲，但畢竟給台灣帶來了生機與希望。

然而，我們也注意到，台灣政局的發展，還潛伏着某種危機。那就是，台獨意識的高漲，刺激了極右勢力的抬頭，使政局有兩極化發展的趨勢。如果不及時消除這種傾向，它可能為將來政局激烈動盪埋下伏筆，並為中共武力攻台提供藉口。

我們認為，台獨運動的興起與高漲，除複雜的歷史因素及國際背景外，海峽兩岸近四十年的長期隔離，為其重要原因。台灣執政當局雖然宣稱代表整個中國，但在實際政治上堅持「不妥協、不接觸、不談判」的僵硬政策，對大陸無所作為。這種變相的分離政策是台獨意識的溫床。拆除這個溫床，就必須打通台灣海峽，把大陸因素引進台灣，把台灣力量注入大陸。兩岸相通，分離主義才會失去市場。

中國民聯總章程規定：本聯盟為和平民主統一中國而努力。對於台獨，我們的基本觀點是：「大陸沒民主，台獨不可能，大陸有民主，台獨沒必要」。海峽兩岸當前的首要任務應該是民主化，不是統一，也不是台獨。我們建議，大陸與台灣在未來兩岸民主化的基礎上達成統一。

另一個抑制台灣政局兩極化發展的積極因素，是促進理性溫和的中間力量的聯合，為緩衝極化政治力量的衝突發揮作用。

台灣愈來愈面臨法統危機。數十年未改選的「中央民意代表」的代表性連執政黨本身都已感到疑問。我們呼籲台灣朝野共同努力，制訂出國會全面更新的具體方案與時間表。

事實表明，台灣各種危機的根本原因是中國大陸的共產黨極權專制制度。只要大陸極權專制存在，台灣的安全就不會有真正保障，統獨之爭就會持續。因此，海峽兩岸的民主力量應該聯合起來，為徹底變革中國大陸極權專制制度而共同奮鬥。

在促進中國大陸政局的演變上，大陸民運一直對台灣人民寄予很大希望。我們不僅認為，一個繁榮、民主、穩定的台灣對大陸是一面鏡子和監督力量，我們更主張，台灣的力量應該登上大陸，把民主之

火引向彼岸。我們相信，如果台灣民主力量運作得體，它可能給大陸民主化的蓬勃發展創造契機。只有結束大陸極權政體或至少大陸民主力量強大到可以制衡執政當局的時候，台灣的安全才會獲得保障。從歷史的責任感來說，台灣有識之士也應為結束大陸專制發揮作用，為民族創建功勳。

中國民聯三大集錦 選舉結果·文件彙編

積極參政，建設民主香港

——我們對香港人民的呼籲（中國民聯第三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一九八八年元月三日通過）

香港的安定和繁榮與中國大陸政治形勢的發展是息息相關的。

近兩年來，香港人民建立政黨政治的努力受到壓制，百萬人簽名反對建大亞灣核電廠未得到北京當局的理解，爭取八八年立法局直接選舉也遭到挫折。這些都在說明了中國共產黨的強力干預，是不尊重香港人民的意願的，不願見到民主香港的實現的。

香港人民的努力一再失敗後，香港人民應該面對現實，意識到自身存在的危機，拋棄一走了之的逃避心態，再接再勵，起而爭取港人應享的權利。

最近，許多論政團體聯合舉辦了一些大型政治活動，都得到港人熱烈的反響。這可看出港人政治意識和參政意願在日益提昇。

在這基礎上，港人應爭取在過渡的十年裡建立分權制衡的民主香港。並將這些成果寫進基本法裡。並且，基本法的制訂，應由港人自己着手進行，而不是在中國共產黨的主控下起草、制訂。

民主的香港不僅能保障港人的權益，而且可進而影響大陸人民加速民主變革的心願。反之，大陸實現了民主或至少出現了有力制衡執政黨的民主力量，香港才會有希望，香港的安定和繁榮才能得以持續。

因此，港人應利用香港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上的優勢，聲援並聯合大陸的民主力量，為香港、為中國創造一個新的局面。

積極創造條件，籌建民主政黨

（中國民聯第三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一九八八年元月三日通過）

中國需要反對黨，需要制衡執政黨的組織力量。這是中國大陸政治改革的需要，也是中國社會走上現代化道路的需要。

中國大陸現存的民主黨派，由於其政治和經濟上的依賴性，無法起到應有的作用。民聯三大的代表們認真地討論了組黨的問題，大會認為：

組黨，將是中國民主運動發展的必然結果，問題是時機和條件。一個政黨建立的條件可以分成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面：主觀條件包括具備一批素質優良，具有獻身精神的核心骨幹，充足的財源，成熟的理論體系和能夠將民主思想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綱領；客觀條件包括能使組織充分發展的社會基礎，以及可為新政黨提供與其地位相稱的工作的形勢需要。民聯三大的代表們認為，目前這些條件尚不充分具備。作為民主運動的一員，民聯願與其它民運團體和民運人士一起為創造建黨的條件而努力。

我們為之奮鬥的政黨將是個民主的政黨，其民主的性質同時體現在其結構和綱領上。與共產黨高度集中、寡頭專權的人治體制相反，這個新生的民主政黨將建立在一個分權制衡的法治基礎之上。民聯第三屆代表大會上，新的領導核心的形成和新老領導成員的順利交接，標誌着民聯組織上的成熟，同時也為新的民主政黨的組織制度摸索出了經驗。

與共產黨的排它性和專權的特點相反，這個新生的民主政黨將是一個能適應多元社會並帶有兼容性的政黨。它不提倡打倒和消滅其它政黨，包括目前把民聯打成「反動組織」的共產黨在內。它贊成和平、合法、公開、平等的競爭和相互監督制衡的原則。

中國近百年來「專制—革命」的惡性循環，必須打破；中國當代民主運動為打破這一惡性循環而籌建的新型民主政黨，必然誕生。

中國民聯

三大閉幕詞

(中國民聯主席)
胡平



三大後舉行記者招待會

中國民聯第三次代表大會結束了。我們的會議開得很成功。

沒來開會之前，我聽見有人說，中國民聯成分很複雜。來後一看，果不其然。民聯的成員，無論是在社會背景、文化修養方面，還是在氣質習性、政治觀點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別

。三天的會議，除了在吃飯問題上意見一致以外，幾乎在任何其它問題上都充滿着分歧和爭論。中國民聯本身就體現着多元、體現着多樣性。儘管我們之間存在着那麼大的差異，但我們都忠實于自己制訂出來的規則，我們都信仰理性的方法解決問題，我們都服從民主裁決的結果。因而，我們始終能夠在同一個屋頂之下和睦相處。我想，未來的中國的統一，未來的中華民族的統一大概也將是這個樣子。

統一可以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統一于民主、統一于法治。這種統一包含着各種不同的價值觀念，它保障具有不同見解的人們和平共處。另一種則是統一于某種主義，統一于某種意識形態。按照這種方式搞統一，勢必離不開不間斷地搞清洗、不間斷地搞運動，因此，它要麼是造成充滿敵意的分裂，要麼是造成生機狀態的死水一潭。

今天，海峽兩岸的廣大人民都強烈地渴望統一，但他們所渴望的統一，決不是統一于某種主義、統一于某種意識形態，而是統一于民主，統一于法治。在這一點上，我們中國民聯的想法和中國廣大人民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我們正在為實現這一點而努力。

長期以來，我們一直被教導說，政治問題，歸根結底就是誰掌握統治權力的問題。一個社會搞糟了，那就是由于當權者是壞蛋，解決問題的辦法很簡單，打倒這批壞蛋，讓好人來掌握一切權力。這種觀點乍一看去很正確，其實却是錯誤的。歷史經驗反復告訴我們，不是好人掌權或是壞人掌權，而是那種不受任何制約的無限權力本身，才是導致社會災難的最重要的原因。

政治最基本的問題不在於誰來統治，而是如何統治，以及統治到什麼程度。不論是什麼

人掌握權力，不論是叫聖人、叫天子、叫先鋒隊，還是叫精英，重要的是必須遵循一種普遍的規則，必須為權力確立一種基本的分立與制衡，必須用民主的方式來實行統治。同時，必須在政府的權力和人民的權力之間作出明確的界定，必須承認每一個公民享有一系列不可剝奪的自由權利。中國民聯是一個旨在爭取自由民主的組織，它希望解決的恰恰是「如何統治」以及「統治到什麼程度」的問題。

在這次會議上，一些代表討論了組黨的問題。多數人認為組黨時機目前尚未成熟。我同意這種觀點。我想說的是，中國民聯的性質之不同於一個政黨的性質，其差別之一在於它無意于提出自己的一套獨特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明確具體的綱領。它所追求的目標——「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多元」，實際上是一切民主型政黨共同承認的基本信念，也是民主社會中每一個公民應有的共識。

在這個大的共同的前提之下，中國民聯包含着各種不同的見解的人們，也許，有人主張中國應加強中央政府的職能，另外有人則認為應強調各省的自治；有人贊同福利政策，喜歡北歐式的社會主義，有人則偏愛更大程度的私有經濟，欣賞英美的保守主義方針；有人是虔誠的基督徒，有人却是地道的無神論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內部，中國民聯包含着各種不同見解的人；在外部，它不排斥任何其它的主張自由民主的黨派或其它政治組織。必須懂得，在促進大陸自由民主的第一階段，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尋求建立有關自由民主的基本共識，我們現在應當強調的是一切贊同自由民主的人們之間共同點，我們應把自己的立足點置于這個自由民主的「最大公約數」上面。

在現階段，在大陸尚沒有從方向上改變其

不民主狀態，民主社會的地基尚未建成之前，就去強調這種或那種特殊性或歧異點，只會導致內部隊伍的分裂和在外都社會中的自我孤立。假如我們不能堅持在民主的大旗下兼收並容以及和其它民主的組織正常共處，我們的事業就不可能取得發展。

歷史經驗一再證明，在那些專制狀態遲遲未能改變的地方，往往不是由於專制的力量有多麼強大，而是因為民主的力量不能夠聯合。為什麼民主的力量不能聯合，就在於它們不合時宜地強調它們彼此的差異性而輕視了它們之間的更基本的共同性。

在這個世界上，人們因為觀點的不同而組成不同的黨派。這種區分當然是有作用的。不過我們不要因為這種區分而忘記了另一種其實更為重要的區分。許多人都是願意講道理的，有少數人却老是想著以權勢壓人。什麼改革派、保守派、什麼左派、中派、右派，這種區分既是含糊不清的，又不是最根本的。

依我看，世界上真正重要的兩大派是講道理派和不講道理派。一個社會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有不同政見的公開論壇，那表明這個社會中，基本上是講道理派佔了上風；反過來，一個社會要是連一份獨立的出版物都沒有，只能證明那裏還是不講道理派的天下。照說，不講道理派的人數該是很少的，何以會支配一個社會呢？原因就在於他們總是用次要的分歧掩蓋了主要的分歧。而我們許多講道理派的朋友們，則常常囿於黨派和觀點的分野從而受制於那少數不講道理派。這個問題不解決，則我們的政治便永遠上不了軌道。

所以我老是要大聲疾呼言論自由。我很高興地看到，在這個問題上，海峽兩岸都有了引人注目的進步。台灣方面自不必說，大陸方面

，近些年來，要求言論自由的呼聲也一浪高過一浪。當然，反復還是有的，像最近的反自由化、抓楊巍、宣佈中國民聯是反動組織，這些無疑都是大倒退。對於這種倒退，我們理所當然地要堅決反對。我堅信這種倒退不可持久。我希望，我呼籲一切贊同言論自由（包括

中國民聯三大集錦 選舉結果·文件彙編

民聯三大有感

（加州大學）華興

早就聽說民聯三大即將召開，并改選新主席的消息。雖然相信民聯三大一定會取得成功，但多少總有點耿耿。在幾千年的中國封建社會裏，皇帝總是終生統治者，父傳子，……家天下。中國共產黨自稱人民的救星，毛澤東理所當然地高踞龍庭，設陽謀，佈冤獄，即使億萬生靈遭塗炭，全國經濟崩潰，萬歲爺的龍位仍至死方休。鄧小平的退休曠了多年，勸不退，半退，全退，好戲連場。十三大之後，仍是共產黨的军委主席，「我們（共產黨）的領導人」。中國民聯要堅持其民主政綱，主席連任不得超過兩屆，各級領導人經民主選舉產生，能在三大中辦到嗎？

從報紙上讀到民聯三大落幕的消息之後，這點耿耿心就一掃而空了。新任民聯主席胡平先生是大陸學生民主運動的著名人物，與中國大陸的各界，尤其是知識界和學生有廣泛的聯繫，其經歷和才幹，都不失為民聯主席的適合人選。他的當選除了說明中國民聯力行其綱領的

出版自由、新聞自由）的人聯合起來（不管我們在其它方面有多少分歧和爭議），一齊向那些為數甚少的不講道理派即反對言論自由的人施加壓力，早日促成言論自由在中國的實現。一旦我們通過了這個「瓶頸」，中國的民主化便必將駛入一個更為寬闊而穩定的未來。

成功外，必將在進一步執行其一貫的政治主張，開創新的工作局面，吸引更多的新人，尤其是大陸留學生加入民主運動諸方面，做出新的成績。

作為一個學理工的人，對政治自覺外行。參加民主運動的目的，除了致力於加速結束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制外，還希望在民主運動中增加一種制衡的力量。在一個多元的社會裏，不但不同政黨，不同政治派別，不同政治家之間有相互的制衡。政治家還必須受到輿論界、工商經濟、學術界和社會各階層的監督和協助。不但政治家能夠出人頭地，工商、學術、娛樂、體育都各有前程。只有這樣，才能不但防止少數人的專權，而且為每一個人提供充分的發展機會，加速社會的全面發展繁榮。在這個意義上，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各個不同專業的中國留學生和各界人士，關心我們國家的前途，早日加入民主運動的行列。

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

——中國民聯

「三大」紀實

●本刊記者●

尤露

中國民聯「三大」於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至一九八八年一月三日在美國舊金山灣區召開，出席會議共六十三人，分別來自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日本、美洲、拉丁美洲、澳洲、歐洲，其中正式代表五十三人，列席代表十人。

「三大」是在一種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召開的，即：中共在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通過對楊巍案的審判，已正式將中國民聯定性為「敵視和破壞中國社會主義制度、意圖推翻人民政府」的「反動組織」；再，根據中國民聯章程第三章第十四條「主席一職連任不得超過兩屆」的規定，將採取無記名投票方式，改選主席。鑒於上述情況，中共方面早有預言，說：「中國民聯的這次大會，必然是以失敗告終。要麼，修改章程，讓王炳章重新當選，要麼，雖選出新一任主席，但必導致組織的分裂。」所以，這次會議開得成功與否，對中國民聯的生存與發展有着至關重大的意義。

我作為「中國之春」雜誌社的記者，列席參加了這次會議，民聯「三大」究竟開得如何？我將針對此問題作如實而簡要的報導。

「我們是懷著一片愛國之心來的！」

遠離舊金山的灣區鬧市，在十二月三十日這天，幾輛小車從早到晚不斷地在一家旅館門前出出進進——這是民聯舊金山支部的同志駕駛的小車，他們作為東道主，擔負著接待代表的任務。

代表之中，有參加過一大、二大的老盟員，故友相逢，不亦樂乎；也有才加入民聯不久的新代表，一經認識，便分外親切。沒有多久功夫，他們就熔為一爐，相互之間，肝膽相照，毫無顧忌地侃侃而談。這些代表都是一些「政治迷」，他們談論的當然也首先是中國的政局發展。

最受代表們關切的是三個人：中國大陸留學生楊巍的妻子車少莉和舊金山支部的台灣出生的錢達以及法國支部的越南出生的劉梓燊。許多代表都向車少莉問好，並對楊巍表示關切，一位來自日本的代表說：

「楊巍這樣的人，才是中國真正的脊梁，中國人裡有楊巍，就說明中國的民族精神還未滅，他們把一個楊巍關起來了，千萬個楊巍還會湧現。」

對不顧自己的生命危險而深入大陸營救楊

巍的錢達和劉梓燊，代表們都流露出一種敬佩之情，不少人拍著他們的肩膀，說：

「好樣的！祝賀你——幹得真棒啊！」

有的代表還說：

「中共不是天天講統一嗎？殊不知在我們民聯，大陸人和台灣人早就實現「統一」了，不僅「統一」了，而且在為我們的共同理想而一起奮鬥。這就是用我們的血肉之軀，要在中國真正實現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多元！」

我趁這個會前的機會，對一些代表作了個別採訪，他們都發出一個共同的聲音：

「我們是懷著一片愛國之心來的啊！我們為中國的前途而擔憂，我們熱誠地希望中國能前進。——如果中共是因為這個把我們打成「反動組織」，那麼，我們就只有認「罪」了，但這「罪名」只有一條——愛國罪！」

代表們的生活是非常儉樸的，為了把每一分錢都用在中國的民運事業上，會議把經費開支壓縮到最低限度。平時只能睡兩個人的房間，一下子安排了四個甚至五個人，床上不好睡，代表們就打地鋪。伙食也極其簡單，早餐是稀飯，午餐和晚餐是很一般的盒飯。會場也是經多方交涉，免費使用的。看到這種情景，我非常感動，我想起有些誤認為民聯經費不清的人們，如果他們知道民聯是這麼一個清貧的組織，那些謠傳和疑惑就會不攻自破了。

第一天

（八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認真總結經驗 接受代表質詢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午九時，由第二屆民聯副主席柯力思主持，宣佈民聯「三

大」正式開幕。

第二屆民聯主席王炳章致開幕詞。王炳章說：今天，我們聚集在這裡，為了一個共同的夢，就是在那麼一天，我們也可以在自己的國土上，能像今天一樣，自由地想，自由地說，自由地爭論，自由地選舉。王炳章就他在民聯主席任內的經驗，提出了他個人的幾點看法，即：一、理解民主，相信民主；二、實踐民主，體驗民主，學會如何用民主與法治的方法來管理衆人之事；三、以多元的方式推展民主，搞民運一定要有「有容乃大」的態度，樹立和其它政治團體共存競爭的觀念。四、不以打倒共產黨為目標。對待共產黨的態度，我們並不是要推翻它，而是要求中國的各政治團體都和共產黨平等共存，有公平競爭的權利和機會。五、提倡「第一次寬恕」，中國人吃了太多的政治苦頭，我們應該結束這種「鬭爭——復仇——鬭爭」的惡性循環，以寬恕哲學來對抗共產黨的鬭爭哲學。

其後，又由民聯舊金山支部代表郭平以東道主身份致歡迎詞，歡迎各位代表來舊金山，共同描繪中國未來的藍圖。

接着，由柯力思主持選舉了秘書處人選，秘書長為姚月謙、副秘書長為沙林，另有保衛、後勤、新聞、文書、財務多人；並通過了會議議程。

此時，有代表提議，希望主席、副主席候選人及早發表競選意願，以便讓代表有一定的醞釀時間。

該提案經表決予以通過。

會議轉至對「二大」以來民聯的工作經驗總結上。首先由王炳章談兩年來民運的成績、教訓及面臨的主要困難，王炳章說，中國最近兩年民運的重要事件是：一、方勵之教授等中

國著名的知識份子公開對民主思想進行傳播並遭到了中共開除出黨的打擊。二、八六年末的學運，年輕的一代公開提出了自由、民主、人權的口號。楊巍和一些在大陸的民聯成員在這場運動中做了一定的宣傳工作。三、方勵之教授的夫人李淑嫻通過自由競選當選人民代表，這一事件的含意是深遠的，即只要我們善於使用公民的權利，我們就可以取得一定的成果。四、胡平的「論言論自由」得以重新公開發表，這是中國民運的經典性著作。五、一九八七年初西藏出現要求人權的暴動。六、楊巍事件經過民聯的奔走、遊說，促使了美國介入中國人權問題，美國國會甚至通過了保障留學生的議案。七、中國留學生對胡耀邦辭職反映強烈，並掀起了近兩千人的簽名運動。八、留學生郭城長跑，展現了中國留學生追求民主的嶄新風貌，並得到了民聯的支持和照應。九、「中國之春」控告「人民日報」，有力地打擊了中共保守派氣焰。十、「中國之春」英文版的發行，對中國民運國際性的傳播有着深遠的影響。十一、「中國民聯」已被國際上公認，成為中國反對派組織。最近，民聯被中共公開、正式地打成「反動組織」，是民聯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的標誌。民聯的地位已逐漸受到世界的注意、承認和肯定。

這之後，日本分部代表姚月謙、香港分部代表柯力思、舊金山支部代表錢達、西德支部代表李台彥、歐洲分部代表劉梓榮、西雅圖支部代表魏西西、澳洲分部代表陳紓塵、華盛頓支部代表宗繼祥、紐澤西聯絡站代表鄭文杰、洛杉磯支部代表朱春福、內布拉斯加支部代表楊農、芝加哥支部代表怡文，相繼匯報了各自的工作情況，並指出了存在的問題。

這裡特別令代表關切的，是香港分部的工

作。香港分部自成立以來，做出了不少成績，但也存在着不可忽視的缺陷，特別是「中春書屋」營運欠佳，財務管理不善。代表們一致表示，在民運工作中，香港的地位極其重要，希望加強香港分部的工作，開闢出一個新的局面。

爾後，由第二屆民聯監委主任黃仕中作二年來監委工作的總結。

稍事休息後，會議又繼續舉行。由剛從大陸來美不久的上海留學生呼延民介紹上海學運情況，及由中國大陸留學生，正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胡平作了一九八六年底學運的意義的專題報告。

報告結束後，代表分別分成六個小組，對中國民運問題進行討論，爾後，由六組代表分別發言，對如何進一步開展民運各抒己見。專程從台灣起來參加會議的民權新聞社長、台北工專副教授謝正一作了台灣政情的專題報告。

會議轉入代表對總部工作的質詢，質詢最多的是楊巍案，代表們追究了總部在楊巍案中的責任，特別是總部有無洩密事件。就此問題，王炳章代表做了說明，車少莉也為此作了證

任。王炳章和車少莉說，楊巍被捕後，是自己坦承加入民聯的，並對其用筆名發表文章供認不諱，光明正大為民聯辯護。民聯本身沒有洩密現象。楊巍被捕後，民聯做了大量的營救工作。雖然這樣，我們還是應為楊巍負責間的責任。

晚上，原訂為除夕夜的聯歡會推遲，由競選主席的候選人李國愚和胡平分別發表競選演說。

會議開到當晚九時半，才轉入聯歡晚會。



「三大」代表在進行委員選舉

第二天（八八年一月一日） 討論組黨 修改章程

會議在緊張、熱烈的氣氛中迎來了一九八八年的第一天。
上午九時，大會由秘書長姚月謙主持，繼續開會。

首先討論組黨問題。代表們基本上取得共識，認為成立反對黨，在中國形成第三種政治勢力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同時，也是人民交給我們的神聖使命，但就當前中國大陸的現

狀，組黨時機尚不成熟。對組黨應採取「快籌備、緩建黨、高理論、低姿態」的方針。有的代表提出，總部應該從現在起，就組織建黨班子，對黨的理論建設和組織建設作深入細致的研究，拿出一個切實可行的方案來。

會議又就中國民運的策略問題進行了進一步的探討。

胡平的發言引起了與會者極大的興趣，胡平說，中國民聯目前的形象如何，是值得認真研究的，很好？不好？或是某些地方需要扭轉？改善？他認為，當前應特別注意民運策略，找到適合中國大陸情況的方式。他覺得促使中共解決「言論自由」，是推進民主的最好的「突破口」。同時，他還談到了要逐漸增加組織的「透明度」的問題。但一些代表則對此持歧見。雙方的探討使問題更加深入。

下午二時，會議轉入由車少莉報告楊巍被捕的過程和錢達、劉梓燊代表中國民聯為營救楊巍而勇闖大陸的經過。他們的發言，不斷贏得代表的熱烈掌聲。

三時，代表磋商、擬定各種提案。四時，大會秘書處匯集到提案共二十一件，並依照提案類別，交付代表大會予以表決。

經過逐件討論、修正和表決，最後通過的主要議案是：

在民聯的總章程中增加一條：任何提案、提議，如任何代表認為有重大影響，可要求大會對其重要性表決。經二分之一以上代表通過後，該提案即為重大提案；凡重大提案及重大提議，必須經三分之二代表舉手通過生效。

原訂遊覽舊金山的計劃，由於會議緊張而未成行，當晚開會至十時半方才結束。

第三天（八八年一月二日）

學習民主競選健全立法程序

該日的主要議程是選舉民聯主席、副主席、常委、總部委員和監委主任、監委。

大會由會議副秘書長沙林主持。

除主動參加競選的原兩組候選人李國愚（主席人選）和宗繼祥（副主席人選），胡平（主席人選）和柯力思（副主席人選）外，其時，又有代表推荐姚月謙（主席人選）、林樵清（副主席人選）參加競選，經姚、林短暫考慮之後，同意參加競選。

隨即，三組競選人來到主席台前，發表競選政見演說，並接受代表的質詢。

李國愚的政見演說主要為：（一）主張漸進的非暴力革命，迫使中共放棄一黨專制；（二）聯合海外民主力量，廣籌資金；（三）大陸的民運應注重農民問題，加強在農村發展民聯組織；（四）做好和各民主派別的團結工作；（五）不同意目前組黨，但應開始對組黨作理論和組織上的準備。與之搭檔的宗繼祥則表示，若他擔任副主席，則盡力為改善民聯的財源而努力。

胡平的政見演說內容為：如他能擔任主席，將堅持民聯的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多元的政治目標，但在對待中國大陸的策略上，會更加講求方式方法。胡平還談到，要學會和中共打「明牌」的藝術。他說，他將特別加強中國大陸留學生的工作。他相信，在他任期之內，將會有更多的中國大陸留學生投入民運事業。同時他表示，他將着重民聯的理論建設，這是他的專長。他認為他對理財和組織工作非其所長，但他將啓用專才，配合工作。與之搭檔的副主席候選人柯力思表示，他的長處是做實際工作，他相信他將成為主席的好助手，他可以在財源方面做一些有效的努力，也可以自

由出入世界各國，瞭解各分部、支部的情況。姚月謙的政見演說是：他若當選主席，將抓住一個重點——即一切工作着眼點應以大陸為目標。加強兩個建設——即民聯的組織建設和思想建設。擺正三個關係——即擺正民聯和其它黨派的關係；盟內與盟外的關係；海外與國內運作的關係。做好四項工作——即以商養運，完善制度、盟內生活、公共關係。與之搭檔的副主席候選人林樵清表示：他們還要廣納人才。

會議代表對三對競選人都作了質詢，對胡平的質詢尤其熱烈。使胡平對他的政見做了多次解釋和闡述。

質詢完畢，會議代表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進行了選舉，選舉結果：胡平、柯力思以多數票分別當選為民聯主席、副主席。

其後，又選舉出委員、常委和監委主任、監委多名（名單見另頁）。

會議直到夜十一時方告結束。

在選舉過程中，對一些程序問題曾引起爭議，如在候選人已發表完競選演說之後，又有人提出參加競選，當時一部份人認為程序已過，新的競選人應無效，一部份認為民聯章程中無明確規定，競選應屬合法。後在該競選人自動退出的情況下，問題方告解決。又如有的代表提案，將原主席、副主席搭檔人選重新組合，因章程中沒有明文規定，一度引起爭執，後應用會議第二天通過的重大議案的條款予以表決，才否決了該提案，使選舉得以順利進行，這都說明民聯章程尚有缺陷，有待於進一步發展、完善、健全。

選舉結束後，我採訪了部份代表，他們說：「我們是搞民主競選，又是在競選中學習民主，我們是按立法程序競選，又是在競選中健

全立法程序，這種民主氣氛，可以說是中國大陸上從未有過的！我們承認我們現在還很幼稚，但我們只要遵照着民主的宗旨走下去，我們就會成熟、壯大！」

第四天（八八年一月三日） 通過決議案 「三大」閉幕

一月三日上午九時，會議改在一個小會議室繼續舉行。

大會代表針對四個決議草案進行了廣泛深入的討論，並提出了修改意見，這四個決議案是：「創造溝通對話，爭取參與改革的權利——我們對中國大陸改革形勢的看法及對民運路線的建議」、「全面更新國會，遏止兩極發展、政治衝擊大陸——我們對台灣朝野的呼籲」、「積極參政、建設民主香港——我們對香港人民的呼籲」和「積極創造條件、籌建民主政黨」。後經過表決予以通過。

十一時三十分，民聯新任主席胡平致閉幕詞，胡平表示，我們要更新觀念，只有觀念跟上時代才能更好地協調。中國民聯一定能成長壯大，一定能開創出一個新局面，一定能為中國的民運事業做出貢獻。

爾後，大會秘書長姚月謙宣佈中國民聯「三大」閉幕。

下午，主席、副主席、部份委員及代表出席了在舊金山召開的記者招待會。

惜別依依 任重道遠

經過四天緊張的會議，代表們又要分赴世

界各地了，真是來也匆匆、去也匆匆。相互之間，依依惜別，各道珍重。有的代表在分別時甚至流出了眼淚，他們說：

「我們今天的離別，是為了明天的重逢。我相信，等到『四大』召開時，中國民聯一定比『三大』更加成熟和壯大。作為一個人，我們是渺小的，但作為一個組織，我們是充滿希望的，任重而道遠，為了祖國民主、自由的明天，我們願付出畢生的精力和心血，乃至生命！」

這一天舊金山也和代表們的心情一樣，顯得有些沉鬱，到了中午，竟下起滂沱大雨。當小車把一位位代表送向機場時，不禁使我覺得，他們正是這樣，在一個新里程點上，衝進政治的暴風雨，為迎接祖國的新的黎明而奮鬥着——想到這裡，我的情緒也不由得變得慷慨激昂起來。

可是等我也乘上飛機，展現在眼前的却是另一景觀——原來籠罩在舊金山的雲層並不厚，等飛機一升高，懸在湛藍的天空上的，竟然是一輪火辣辣的太陽。太陽和烏雲搏鬥着，它照射在雲架間，閃射出斑斕奪目的光彩，使人不能不相信，烏雲在這樣強烈的陽光下，是不可能長存下去的。

這又讓我產生了一個新的聯想：是的，中國的專制制度就同烏雲一樣，在民主的陽光下，它總有一天會消遁的。雖然我們現在正承受着種種打擊，甚至背上「反動組織」的罪名，乃至成爲十惡不赦的罪人，但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我們的心地是坦蕩的，正像烏雲擋不住陽光一樣，中國的未來是無比光明的！

我想，這也是代表們的心情。
爲此，我們有什麼不可犧牲的呢？

中國民聯第二屆主席

胡平簡介

●本刊記者·申一帆



胡平在「三大」講話

則更是一名典型的中國書生。輪廓分明的面部少有激烈的表情，任何場合的談話，即使是系統地論述自己的政見，或應對駁論，他總是流露從容的、漫不經心和溫文爾雅的態度，和用像是信口開河地隨意評這評那的口吻。

……若讀過他的政論文章，聽過他的一席談話，許多人都得承認這外貌文弱的四川讀書人骨子裡藏着強韌的勁道……他敏銳地用嚴密的邏輯思維，深刻、周詳地探討社會、政治問題……大家都佩服他在答辯會上敏捷的反應，他善於捕捉提問者的中心論點，甚至能首先理清問題中的模糊含混之處……

這是八年前旁觀者對胡平的直覺印象。對於多數尚未與胡平謀面的盟內外讀者來說，應視作一幅客觀的人物肖像。編輯部決定由我來執筆介紹胡平，首先遇到的是胡平本人反對宣傳自己的重大障礙。為了尊重被介紹者的個人意願，又能在盟內外傳遞必要的信息，終於達成妥協，將我原來寫就的文稿，砍頭去尾留中腹，以饜讀者。以下即為檔案式的簡介正文：
胡平，男，一九四七年生於北京。七歲隨母入川。生父係國民黨起義軍官，肅反時被鎮壓（此案於八四年始獲平反）。

幼年的胡平對其父飲彈而亡之事幾乎無知。在母親的悉心照料下，胡平說他的童年「還是很幸福的」。對這個說法，他愛引用法國作家巴爾扎克的話加注：「世上的幸福，沒有幾件不是在睡夢中靠糊塗得來的」。當然，這也和在五十年代，大陸對所謂「黑五類」子女歧視還不太甚有關。從幼兒園到初中，胡平可謂一帆風順。因品學兼優，深受師長同學的喜愛。

挫折由申請入團見端倪：因家庭出身之故未被接納。萬事只要有初，嗣後便接踵聯翩而至。一九六三年高中升學考試，胡平考分在成都名列前茅，但竟被分至一所離家既遠、教學質量堪稱全市最次之列的學校。

文革既起，所謂「階級路線」橫行於一時。胡平所在學校，開了三天半「辯論會」（實為鬪爭會），其中有三天時間倒是用來批判胡平的。蓋因胡平自恃有理，一味本真，竟上台與之爭辯之故也。雖如此，終不曾服。其後，胡平辦起一份鉛印小報，轉載了週羅克的反血統論的精彩文章（越二載，週羅克亦「飲彈而亡」）。在此期間，胡平還為蒙冤的校長、老師鳴不平，為這批「牛鬼蛇神」得解放而賣命。中國的事往往甚趣勝戲文：數年之後，該校的「牛鬼蛇神」校長老師們紛紛出煉獄而重執教鞭，胡平的檔案中却猶存「替牛鬼蛇神翻案」之荒唐罪案。

文革中期，先在學校，後在農村，胡平均受過幾度批判。從六九年到七三年，作為知識青年的胡平，在四川渡口郊區插隊落戶。七三年後返回成都，當過代課老師，也做過各種「出大力，流大汗」的臨時工。其時胡平走遍人間，嘗盡了人生的酸甜苦辣。

四害覆亡，七七年全國恢復高考，胡平未被允准參加報名。七八年獲准報考研究生，以

香港「七十年代」雜誌八一年第二期上，曾刊有未名撰寫的「中國新一代的政治家」一文，其中有一節是這樣描繪本盟新主席胡平的：

……細巧的臉骨架與眼鏡是給人最初、並且是經久的特徵。一旦站到你面前，

該專業總分第一的優秀成績被北京大學哲學系研究生班錄取。有意思的是，當時他曾同時參加高考，考分在四川省名列前茅，却以家庭出身之故，未被重點大學錄取。但作為教育系統「落實政策」的樣板，允其入四川師範學院。有關部門領導還專此做過經驗介紹。自然，胡平去了北大。

胡平曾說：「打開我的檔案，一看就是半個反革命」。北大哲學系却不是單看檔案。開錄前，該系總支會派專人赴四川外調，訪及胡平昔日的老師、同學及街坊。見衆口一辭褒之，系領導乃有了錄取的決心。

一九七八至七九年間，胡平積極參與北京之春的民主牆活動，協辦民刊「沃土」。八〇年在北大大學參加競選，被選為「區區」區人民代表」。當上民選代表，當局大為着惱。於是八一年畢業後，胡平有兩年之久未被分配工作。在家賦閒，操抱孩子一業。八三年八月被分到北京出版社任編輯，碩士學位推遲至八四年底才補授。胡平於八五年七月轉至北京市

中國民聯三大集錦特別報導

我所認識的民聯副主席柯力思

（本刊記者）胡亦鳴

一個胖胖敦敦的，總是在臉上掛着微笑的，又戴着舊式秀瑯架眼鏡的讀書人，會給人一種溫文厚道的老好人（也許是個好好大夫）印象。這就是我第一面所認識的柯力思，怎麼也難以把他和「民聯副主席」頭銜聯系在一起。

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八七年元月赴美留學，在哈佛攻讀博士學位。

一九八八年元月二日胡平被民聯第三次代表大會選為主席，拍檔的副手是前任副主席柯力思。

胡平的妻子姓李名宛，拉小提琴為其專業。生有一子，夫妻感情甚篤。

胡平主要代表作有「論言論自由」、「我國經濟改革的哲學探討」、「理想行於現實之間」等，並另撰有論文多篇。

寫至此，意猶未盡，遂補遺如下：三大上，筆者是曾取激烈反對胡平態度的。專錄力主胡平出山當選的王炳章的說話作結：

「胡平不是露天煤礦，而是深埋的金礦。淺嘗輒止，就會因無閃光的地表而失望，反思提煉，才會嘆為觀止……」

相信新的主席、新的路線、新的形象，會開創民聯新的局面。」

一九八八年元月寫於紐約總部

瞭解，於是無話不談了。我的性格與他截然相反，大約極端的兩極易吸引，就滔滔不絕直到深夜，似乎藉此能解除疲勞似的。

中國知識份子多懶散，所以過去在沙龍總是我下庖廚敬少老爺們。但是唯一不怕欠情而且心安理得地享受的，就是在柯力思的住地。

遇到更勤快的，我也就樂得舒服。怪不得王炳章稱他為「老黃牛」。一開始我覺得他像個勤懇守職的「辦公室主任」，幾乎有點埋怨他不

會可憐自己，也幾乎有點遺憾他「只知寫公文」。其實不是如此。他健談，也博學。他寫散文，充滿詩情畫意。一有話題，往往引經據典。這便令我刮目相待了。得理時他也不讓人，只不過不是我的「金剛怒目式」而已。

他有不少觀點與我不謀而合，但也有些差別很大。譬如他堅決主張廢除死刑，我便忿忿地斥他「迂」，嘲弄這個當年在法國參加「非暴力變革運動」和「國際大赦」時烙上的胎記。

他其實一點也不迂。王炳章一次就讀柯力思的理性來反襯我的激情四溢，暗指我的多疑。和柯力思雖已熟悉，但心中仍難擺脫中共班房給我帶來的疑慮鬼影，便旁敲側擊自以為高明地打聽他的歷史，直到走進他鮮為人知的愛情王國裡去。

柯力思其實理想主義色彩很濃。單看他十多年前，曾與同道駕一條小船，打算划出台灣，以逃兵役、實踐自己的反戰理念這事，便可知其一斑。他的生涯帶有傳奇色彩，因他擔任了兩屆中國民聯的副主席，應當寫出來讓盟內外瞭解。由於篇幅所限，只能作小傳簡述如下：

柯力思，單身漢，一九五一年生於台北萬華。高中時代，曾參加台灣「自覺運動推行委

也脾氣隨和性格平衡似內向，和人爭辯時也缺火氣。一天到晚地只知道伏案工作，把時間大量消耗在覆信、聽電話、做記錄這些平凡事務上，倒一點不心煩。我和他一起泡在總部的大辦公室裡，從夏日到冬夜，很快地熟悉、

他脾氣隨和性格平衡似內向，和人爭辯時也缺火氣。一天到晚地只知道伏案工作，把時間大量消耗在覆信、聽電話、做記錄這些平凡事務上，倒一點不心煩。我和他一起泡在總部的大辦公室裡，從夏日到冬夜，很快地熟悉、

也脾氣隨和性格平衡似內向，和人爭辯時也缺火氣。一天到晚地只知道伏案工作，把時間大量消耗在覆信、聽電話、做記錄這些平凡事務上，倒一點不心煩。我和他一起泡在總部的大辦公室裡，從夏日到冬夜，很快地熟悉、

員會」，後又參加中國國民黨，幾乎于當時某些大陸青年參加中共並幻想改造它一樣天真。嗣後柯力思參加「統中會」(顧名思義，是圖統一中國的「會」)。統中會人員在六九年初悉被國民黨逮捕，柯力思家遂遭警察地毯式搜查。因其時他已脫離該「會」，關押盤問廿四小時後得釋放。有感于台灣問題的解決，有賴于大陸問題的解決，便決心以出國為手段，謀轉道進大陸。

於是，六九年大專聯考，放棄心愛的法律，入輔仁大學法文系。這便奠定了柯力思對法國大革命之崇敬和畢生對人權、自由、民主的追求，他退出了國民黨。其時又受印度聖雄甘地的影響，使他日後留法時參加了前述非暴力人權組織。

前述小舟出海既為海岸巡防所阻，當兵便不可避免。柯力思七十年代中期在高雄服過二年義務兵役，隨後又赴法留學重修寵愛的法律。此後，就是謀進大陸，為此通讀不少國際共運有關資料。

柯力思是個「粘粘怪」(大陸北方語，意即不吭不哈成大事)，奔大陸從而改造之是他早年執着的理想。法國社會，自由、民主氣氛甚濃，更加强了他改變大陸專制的決心。以解決大陸問題來解決台灣問題，其志亦深遠可嘉。所以，雖在台灣饒有田產，雖然意中人家人全力反對，且最後以分手相脅，仍決意一行。至今，時而柯力思會瞬忽露出有重大心理壓力的迷罔，可能是情絲難斬之故罷。

七七年初訪中共駐法使館，被婉辭。為使對方放心，柯力思改修並不敏感的醫學。次年十一月，北京民主牆大盛，柯力思秣厲兵磨拳擦掌地想去大陸。再一年的三月，終於辦好赴大陸探親的手續。恐此行乃入虎穴，「風蕭

蕭兮易水寒」，他便回台灣辭別父母。是年七月，從台灣到日本，八月抵達中國大陸的上海灘。九月底從福州探姑母到北京入北京醫學院。

兩星期後，認識劉青、徐文立，成為北京著名的「四五論壇」一員。於是一遂初志。

民刊被中共取締，柯與徐文立等人復辦「學習通訊」，八〇年底又共同組織「中華民主統一促進會」，其時柯為該會章程起草人(章程見「中春三十三期」)。又準備申請赴港與港台民運人士携手，未獲准。

八一年四月，民運人士遭大逮捕。捕前，徐文立等要有條件的柯力思力爭出國求發展民運。雖經徐文立全力掩護，但大陸民運本魚龍混雜，中共特務多混迹其間，搞民運的青年和學生性多純真，城府不深，更難察內奸，故柯力思仍被約見警告。嗣後多次申請赴日赴美探親，不得要領，狀告至公安部。

八四年畢業後，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約談柯力思八次，要點為：一、你參加組織反革命集團，這是觸犯法律的。二、不要抱幻想，以為你是台胞，不敢把你怎麼樣。三、我們是仁至義盡的，現在讓你畢業。

一九八五年元月，柯力思風塵來美。四月，尋到「中國之春」參加了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年底，民聯二大為王炳章的副手，三大為胡平的拍檔。

筆者有讀曰：觀柯力思其人，大智若愚，大言若納，大勇若憨。出自一島而足跡全球，遍讀各科而安于事務，奮鬥二十年而終於達目標，蓋群出類而兩屆相副，決非尋常人毅力可得而為之。國民黨失之交臂，共產黨得其勁敵，決非偶然，也深可感慨矣！

八八年元月廿七日凌晨記于紐約陋室

東湖



HUNAN EAST RESTAURANT

● (LEESBURG PIKE PLAZA)
3501 S. JEFFERSON ST.
BAILEYS CROSSROADS, VA 22041
TEL: (703) 820-3901
(703) 820-3902

● 9546 OLD KEENE MILL ROAD
BURKE, VA 22015
TEL: 703-567-7600
● FOX MILL SHOPPING CENTER
RESTON, VA 22071
TEL: 703-476-1666

名廚主理 · 豪華筵席 · 有口皆碑 · 近悅遠來

三大花絮

●本刊記者●

魯冬陽

美國西海岸大都會舊金山。冬日斜陽，溫存細雨，晨曦暮靄，霧沁馨香。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第三次代表大會就在該市的一家旅店召開。這裡有可歌可泣的故事，這裡有可敬可親的人物。即使你只觸摸到灼人的熱烈氣氛、明哲的民主理念，你也會深深感到，這個團體是大有希望的。

先行的鋪路人

從美國各地和世界各洲來的代表們，來如烟，默默；去似風，匆匆。民聯舊金山支部忙着籌備，做着迎送。郭城、郭平開着私人的車，把早到的代表先安頓在盟員家裡。總部工作人員提前到達後，日以繼夜地工作，直到舊金山恬睡入夢，他們才和衣臥在大會接待室的地毯上，頭足相枕藉，打個小瞌睡，而不願另開房間。無論學文學理工，無論博士工程師，都愛這種充滿激情的生活。是民主先行的鋪路人，就要為團體節約經費。



志士戀人雙並蒂，熱血同流自由花——車少莉近影

情深意長

車少莉，是最受代表們關懷的人物，她披雨帶霜坐車而來，一到即被大家包圍，關切地向她噓寒問暖。登講台報告丈夫楊巍一案始末，掌聲經久不息。會未閉幕，老高和另一些代表即發起為楊巍會場募捐。老高，個子也高，深度近視，早生華髮又大言若訥。他默默地拿着一頁紙，走遍各個房間，無須多言，幾十名代表便超過了千元。大家寧可在微薄的獎學金裡節衣縮食，從辛勤打工的汗水裡擷，也要為備受磨難的民主前驅盡一己的綿力，可謂情深意長。

慷慨一嘯虎山去，狂書豪情在人間——錢達近影



凱旋的英雄

曾專程赴上海為營救楊巍而奔走的錢達、劉粹榮，被大會視作凱旋的英雄。小劉可稱是民聯的「元老」，但他從不居功自傲。從巴黎遠道先期到達，便勤快地做起接待的雜務工作。貌似稚氣實則老練的圓臉龐上總掛着笑意，溫暖着新代表的心。

錢達，氣宇軒昂，說話斬釘截鐵，富有邏輯。他有正義感，被代表們評為「志士型」的人物。其實他很幽默，富有人情味，有勇有謀，還有很強的組織實務能力。佈置完會場，大



書生絕非空議論，不向邪惡讓分寸——劉梓榮近影

家正對綠底白字金邊的橫幅、別具一格的會標流連忘返，陶醉在會場的莊重典雅氣氛裡的時候，他却和另一位代表林心聲操起掃帚又把場外清理打掃了一遍。他在大會報告上海之行，傳奇又令人感嘆，場上時而笑聲四起，時而掌聲雷動。這是位新盟員，他的良好素質是民聯生命力的映照。

場上吃飯，鈴聲不斷

大會氣氛十分熱烈，代表們爲了省時間，

乾脆就在座位上吃盒飯，報告人也照樣「席上生風」。爲了使更多代表有發言機會，規定一人只有三、五分鐘。於是滔滔的發言激情常被執行主席的鈴聲干預。有在座席上發言「給他加時間」或「義捐」個人發言時間的，也有發言者自己靦顏申請「延長一分鐘」的。更有，演講者戀戀離開講台，聲明「下一輪再發言」，逗起了大家善意的笑聲。

「情緒問題」，風雨後的陽光

要是你也參加會議，就會發現場上最常聽到的是席上激昂的「程序問題！」喊聲，隨着就可見高舉的手和漲紅了的臉。這是一句大會時興的時髦話，從某些操鄉音的代表口裡說出來，聽起來很像是「情緒問題」。後來，果然有了「情緒問題」。

胡平認爲，形式即象徵內容，程序即代表着目標，有第一重要的意義。這一點在會上成了共識。因而，自柯力思率先對某程序提出異議後，衆代表幾乎容不得一絲不合民主程序的運作和議案。爲此，有過不少激辯。有老朋友之間抗爭「當仁不讓」，因而大聲洶洶然的，也有滿面熱淚聲言「否則要退席的」。幾乎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代表在會上哭過。有道是「男子有淚不輕彈」，愛之愈深，責之愈切。代表們如此嚴肅，並非來自童心的天真，而是在努力學習並運用民主，是爲了免蹈共產黨的覆轍。所以，這是一種充滿着神聖的使命感的「情緒」。

關鍵時刻不少代表相繼挺身「曝光」，以示面對中共強暴的決心和獻身精神，以增加盟

內透明度，創造協調的氣氛，搏得代表們的欽佩和讚賞。也有人請大家「向上帝祈禱」，讓學者們冷靜「……………」。「結果，退出會場的又喜極而歸，爭吵過的復擁抱在一起。車少莉悄悄對我說：「看來真是向上帝祈禱了呢！」上帝者，民主理性是也，否則就不會有舊金山暴風雨過後的滿天朝霞。

主席的新裝

第三屆主席胡平，平易且質樸。三大一閉幕，他即要去中外記者招待會「亮相」。有人說，怕胡平的留學生便裝過於清寒，話未落音，便有找合身新西裝的、尋漂亮好領帶的。最後一擁而上，七手八腳地給他穿戴打結，還有人忙着給他梳頭呢。弄得胡平清癯的臉頰泛起了紅暈。他「怪不好意思的」。但爲了團體，爲了大局，就生受了罷。胡平會給民聯帶來新的風貌，正如民聯固有傳統也一定會薰陶影響着胡平一樣。

……
何須寫「這次大會，是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大會的氣氛，連中共也要妒嫉；代表的素質，連敵人也羨慕。身爲學者又善作學生，能做大事又甘爲普通戰士。爲了已犧牲的，爲了還存活的；爲了過去的滿腔淚，爲了明天的萬重山。

舊金山，陽光燦爛，太平洋，碧波萬頃。飛機昇空了，現出粼粼銀光。代表歸去了，帶去新的希望：春天不遠了。

一九八八年一月中旬寫於紐約

楊山魏父母爲楊山魏辯護書

尊敬的高級人民法院領導同志：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十四時我們收到了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八七）滬中刑字第一九一號刑事判決書，判處我們的兒子楊魏有期徒刑二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我們認爲判決不公正，決定上訴于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即貴院。上訴狀如下：

一、關於被告楊魏是學生身份，尙未完成留學學業。

《判決書》說楊魏「係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赴美已完成留學學業的回國人員。」這是不符合事實的。從楊魏的護照上可以看出楊魏自一九八三年起在美國亞利桑那大學攻讀博士研究生尙未完成學業。一九八六年五月他回國探親並結婚，而且同時定購了二十天內來回的飛機票，本擬按期赴美繼續完成博士學業，不期因故簽證受阻而暫時滯留國內，在他被捕後該校才先寄發給他碩士畢業文憑和學位證書。這些事實，足可證明楊魏是學生身份。在此，再舉出一個旁證，英文《中國日報》《CHINA DAILY, TUESDAY, DECEMBER 22, 1987-3》左上角的標題是「STUDENT（學生）FOUND GUILTY」。證明了楊魏的身份是學生。英文《中國日報》如實反映了情況，判決書和其他宣傳機構的報導失實。因此我們首

先希望在二審判決時更正過來，并要求宣傳機構加以澄清。

第三楊魏被宣判爲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其依據是「敵視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蓄意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其具體指控如下，我們將據理逐項辯護。

首先指控楊魏參加了「中國民聯」反動組織」並在其刊物《中國之春》上發表「反動文章」。

上海市公安局負責人在本月廿一日答記者問時指出：對「中國民聯」的一般成員，我們堅持教育的方針。楊魏是「中國民聯」的一般成員，當然也應屬於教育對象。至于發表「反動文章」一事，我們希望法院本着實事求是的精神，認真負責查閱、參考楊魏在一審辯護詞中所說的情況，注意分析他撰寫文章時的歷史、時代背景，觀念、體制狀況，文章所指的對象、表達的問題實質、本意以及請注意到隨着形勢的發展我黨觀念、政策的不斷更新、發展而出現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現狀。有些現狀楊魏認爲正是他過去文章中的觀點所在，或者是作爲建議性的意見，楊魏稱之爲「民主意識超前」。楊魏對目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是同意的，他擁護政治、經濟體制改革，擁護黨的十三大精神，並且爲改革開放的方針決策

積極宣傳（如讚賞並訂購了國家體制改革委員會的全年機關刊物「體制改期刊」，積極向友人推荐等，均有書證人證）。

我們提請法院注意下列情況：楊魏對他被指控的「觸犯刑律」的行動從一開始就「供認不諱」，從未抵賴；但對於指控他的動機「以反革命爲目的」，「反對黨的領導」却始終不服，反復申辯，其中究竟是什麼原因，請法院作再一次的調查和研析。市委書記、市長江澤民同志在本月廿四日召開的「知識分子思想政



楊魏在獄中（旁為律師李國機與宋小紅）

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 刑事判決書

(87)滬中刑字第191號

公訴人：上海市人民檢察院分院檢察員 李天錫

被告人：楊巍，男，三十二歲，漢族，四川省江津縣人，係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赴美已
完成留學學業的回國人員，家住上海市廣靈路友誼二村五號五〇二室。現在押。

辯護人：上海市第五律師事務所律師 李國機

上海市第一律師事務所律師 宋小紅

被告人楊巍反革命宣傳煽動一案，由上海市人民檢察院分院於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七日公訴來院，
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進行了公開審理。上海市人民檢察分院副檢察長齊奇、檢察員李天錫、曾勉出
庭支持公訴。現查明：

被告人楊巍於一九八五年八月，在美國留學期間參加了以取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的「四個堅
持」，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為綱領的「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以下簡稱「中國民聯」）反
動組織；在該組織主辦的反動刊物「中國之春」上，以桑梓、桑羊等筆名，多次發表攻擊人民民主專
政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反動文章。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九日，被告人楊巍趁本市部份高校少數學生鬧事之機，到人民廣場，收集情
況，編寫材料密報「中國民聯」總部。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晨，上海市公安局發出佈告，明令「嚴禁擅自進入工廠、學校和科研
單位煽動他人鬧事」。被告人楊巍蓄意違抗，當晚就到復旦大學，分別以「中國民聯（中國之春）」
及「衛人權」名義，張貼反動標語，向鬧事學生表示「全力聲援」。十二月三十一日，被告人楊巍又
按照「中國民聯」總部負責人的指使，將該反動組織寄來的「就民運目標和民運策略致國內大學生
的一封信和建議信」，複寫後散發給北京的陳某、廣州的石某，要他們「轉抄、翻印、張貼、寄送
，廣為傳播」，妄圖煽動他人抗拒政府法令。

一九八七年一月五日，被告人楊巍再次就部份高校少數學生鬧事情況，向「中國民聯」總部提供
歪曲事實、造謠誣蔑的材料。楊巍還出謀要「中國民聯」向國內鬧事學生寄發「聲援信」時，寫明「
中國民聯」、「中國之春」的海外聯絡地址、電話，約定聯絡暗語；要「中國民聯」為鬧事學生編寫
煽動性的傳單、歌詞、慰問信，寄回國內散發和設法將「中國之春」秘密輸入國內。

在此期間，被告人楊巍還書寫了宣傳「中國民聯」反動綱領等內容的反動傳單，因被公安機關破
獲而未及散發。

以上事實，有查獲的反動標語、傳單和信件、文稿，以及「筆迹鑒定書」、證人證言等，證明屬
實，證據確鑿。被告人楊巍供認不諱。

本庭確認，被告人楊巍敵視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蓄意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活動
，應依法懲處。現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零二條和第五十二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被告人楊巍犯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剝奪政治權力一年。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接到本判決書的次日起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及副本，上訴於上海市高級
人民法院。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

審判長 洗祖良

審判員 周慶興

審判員 潘國生

本件與原本核對無異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書記員 薛阿財

歸去來兮·田園已蕪

匆匆上海行

(中國民聯成員·美國) 錢達

我是去年三月在舊金山加入中國民聯的。五月間車少莉來舊金山灣區作了兩場有關楊巍案的座談會，當時我應車少莉之託，替她找到此間的王明武律師事務所，願意免費代表她出席楊巍案的審判。可是其後幾個月，楊巍案一直沒有進展。直到十二月八日，車少莉打電話來，說美國國務院通知她中共在十二月初就要「公開審判」楊巍。所以她央我再聯絡王明武律師事務所，請問他們是否能去。其後柯力思也來電問我們支部有沒有人能代表中春總部去大陸出席楊巍的審判。

隔天我給柯力思打個電話，說我決定去，他說太好了，總部會緊急計劃細節，於是第二天下午我便去中共在舊金山的領事館辦理簽證。一星期後我就登機赴上海了。

我乘西北航空公司的班機經東京轉上海，於十九日晚十時抵達上海虹橋機場。我十分驚訝，中國的第一大城市上海完全

不像國際間的大城市那樣，晚上十點鐘的夜空，燈火燦然與星月爭輝，交通大動脈上的車燈映照出一條條錯綜盤纏，緩緩蠕行的龍。而上海的夜空，燈光稀疏而昏暗，只有一條很明顯有路燈的街道，從機場通向市區。

挾帶資料過關

當飛機滑過跑道再轉向機場大廈，兩旁的視野之內看不見一點兒現代化的設備和標誌，幾乎可說空無一物，只有兩架小一點兒的客機並列停在機坪上，這時我看見更稀奇的事兒了，有幾個工作人員在停機坪上騎自行車，很顯然的上海機場上的勤務和調度是以自行車為代步工具的。

進了機場大廈以後，裡面的設計也十分單調而呆滯，驗關時，連行李都沒叫我開。我心中暗自好笑，因為各個自由國家在驗關時，還

翻翻搞搞，我想中國大陸更是要從裡到外翻個透。於是在飛機抵上海前半小時左右，我把一百多頁的資料揣進襯衫裏，在下機前後一個多小時中，那疊紙張在胸前移來移去，弄得我很不舒服，我不時得伸手進去理一理，沒料到現在人民祖國的海關如此寬大開明，我怎能不笑話自己對人民祖國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呢」？

走出了機場，因為飛機誤點，最後一班巴士已經走了，我就搭計程車前往錦江飯店，住了七二三號房。

星期天一早八點不到，我搭著錦江飯店所屬的計程車，到了虹口公園附近的廣中五邨，去拜望楊巍的雙親。一路上交通之擁擠和混亂真是叫我瞠目咋舌。

楊巍的父母親都是良善敦厚的典型中國人，他們熱切的接待我。我們談了大約兩個小時，在談話中有兩件事教我非常驚訝。第一件事是就在前一天（星期六）的下午，楊巍的雙親才收到通知，楊巍的審判將在二十一日（星期一）舉行。第二件事是楊巍的案子，上海市民都不知道，甚至連鄰居都不知道，因為中共是在楊巍的宿舍逮捕他，而逮捕以後從未發過新聞，一直過了近十個月，才在報上登了一小篇，還是因為中共抗議美國國會干預此案。

我從楊家出來以後，又去美國駐上海領事館，可是他們星期天不上班，我就折回錦江飯店。在這半天中，我看見各方面建設的落後和同胞們生活的艱苦，感到十分痛楚，心中不禁要吶喊「中國人啊！你為什麼受這樣的災難！」我在一個小小的書攤上買份上海地圖，老太太要五毛錢，我給她兩塊，她直躬身謝我，走過街頭，看見擺地攤的，有的擺了十隻手套，有的擺了八個腳踏車座墊。



錢達赴上海，臨上飛機，在舊金山機場。

大陸上的電視節目都很單調，但是那天晚上倒轉播了一場精彩的女子甲組籃球決賽，是解放軍隊出戰湖北隊。這大概是我在上海的唯一娛樂了。

擋在法院內外

星期一早上去餐廳用過早點，就叫了計程車赴上海中級人民法院。這法院是一幢很老舊的建築物，座落在福州路和四川路的交口上。進了法院大門有前廳，然後各法庭還有門。我趕早來是因為會聽說大陸上的法院常常在开庭前一兩小時貼出佈告，這就算公開了，在這段時間，有時是准人進去的。可是我到的時候法

庭的門沒有開，我就在四處走走。在法院大門外的右邊牆上，有一塊公告牌，上面公告了當天開庭的一些案子。其中我找到了楊巍案的公報，上面寫著「楊巍，反革命煽動罪，訂於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時正開庭」，下面簽署的日期是十二月廿日。想想，廿一日公審，廿日公告，而廿日還是星期天，可以說中共政權根本不認為社會大眾有權或有需要知道審判是怎麼一回事，他們覺得審判的意義很單純的只是當權者如何處分他們認為有罪的人。

八時卅分法庭開門了，有些人開始驗票入場。我上前去對門口的法警說明我是來出席楊巍的審判，他問我有沒有旁聽證，我說沒有，但是我現在提出申請。法警問你和他是什麼關係，我說是朋友，法警說朋友也要票的。我說我特地從國外趕回來參加楊巍審判的，他說不管你打那兒來，沒有票就是不准入場。

我在前廳來回的走似乎想不出其他的法子，我上前去說楊巍案與中國之春有關，我是中國之春總部派來的代表，法警對我打量了一下，說，你到樓下接待室去填表。我於是去接待室弄了份表來填，接待室裡非常擁擠，不一會，下來兩位穿制服（不同於法警制服）的人，他們找到我，便叫我隨他們進了一個小房間，關上了門以後，他們問我什麼名字，從那裏來，拿哪一國護照，憑什麼證明我代表中國之春，我於是掏出總部的委託書。他們說，你不是我國公民，必須經外事局的許可才能申請旁聽，我說，那麻煩你們幫我立刻連絡外事局。

他們也真的帶我進另一個房間打電話到外事局，外事局那邊隔了好久，才找到一個負責的人，他說了句「聽法院說沒有旁聽證了。」還沒等我再說話，那邊就把電話掛斷了。我回頭對法院的接待員說外事局沒有拒絕我，他們

只說沒有旁聽證了，但是我剛才看見上面只坐了四、五排，後面還空了一大半。他們說沒有外事局的許可，我們發證也是違法的。他們以同樣的話一再拒絕我，而時間已經快拖到九點半。我談話時拿出了錄音機，並對他們說，我要錄音了。他們沒有制止我，可是從我開始錄音以後，他們就盡量避免說話。

法庭外演講

我開始作強硬要求立刻見院長，他們說你不必見院長，我們是院方接待員可以決定如何處理。我說，請問你們叫什麼名字，他們猶豫了一下才說這個沒有必要告訴你，我說你們連名字都不能說，你們夠資格代表法院嗎？他們一時顯得很尷尬，但是仍然用同樣的理由和我磨時間，這時審判應該已進行了一個小時。我說，對不起，我不想再跟你們浪費時間，我這就上去看看如果還有空位，你們沒道理拒絕我。說著我就逕自往上走，他們也沒攔我，就跟在後面。

到了法庭門口，門是關上的，那原先的法警，十分粗魯的推我，我無意打開，看看前廊幾張長椅上坐了十來個人大概在等其他案子開庭。我一面錄音，一面揚起聲音說：「現在第三法庭在審判一位名叫楊巍的政治犯。楊巍是一個熱血青年，他用很大的犧牲和很深的愛來愛中國……」。

中共開放以後爲了國際形象，凡與外事有關的突發性事件，似乎沒人知道如何處理，那些法院的人員，不來趕我，倒把那些聽話的人趕走，可是那些人不肯走，他們轉到另一個方向，還在聽我講，又隔了三分多鐘，有七、八個法警出來，強制我到樓下，其中一個人硬



錢連曾在上海散發民聯為楊蕓的答辯書

扯我手臂，我說，你放開我自己走。在樓下食堂裡，他們搶走我的錄音機然後問我一些話。

一會兒，先前的兩位法院接待人員又來帶我到樓上會議室裡，那兒有一位穿他們同樣制服的官員問我話並作筆錄。他們三人的態度都很好，不過我們仍然時有爭論。有一回他們說，你們台灣同胞來旅遊我們是很歡迎的，你看我們處處都給台灣同胞特別優待。我說，你們對同胞優待就是對大陸同胞的侮辱，當年就不該迫害有台灣親屬的大陸同胞，現在也不需要優待台灣同胞，既然都是中國人，就該一視同仁。

「請」進公安局

吃過午飯後，就有公安局人員前來交接，負責的是一位四十歲上下的女警（以後稱公安女）她向法院接待員詢問了我的問話經過，翻閱了我簽過字的筆錄，並交接了我的證件和其它扣留物品和資料，然後叫人把我帶出法院，

坐上公安局的車子，駛向公安局。

進了公安局後，客廳中央擺了一張椅子，前面有兩位公安局的官員，右前方的一位（以後稱公安甲，另一位稱公安乙）用很嚴厲的口氣，命令我在中央的椅子上坐下，然後近乎吼叫的問我的名字。我說你不必大聲吼叫，我們坐的不遠，你說話我都聽得清。他不理會我，仍然用喝令式的聲音問話，我說你是要和我比聲音大嗎？他仍然不軟化的喊叫，我也喊叫式的答了兩個問題。

公安乙看看情況有點兒僵，就把話接過去，同時叫勤務人員給我倒茶。其後他們問了我很多問題，包括我何時入境、何時加入中共、此行的任務、和什麼人接頭、我的生長背景、在大陸有沒有親人等等。其中有多次尖銳的對話，相當激怒他們。有一回：

誰傷害誰感情

公安甲說：「你這樣子用旅遊作幌子進來搞政治活動，這是欺騙、是陰謀。」

我說：「你們毛澤東同志以中共黨主席身份都可以搞個大陽謀，我搞個小陰謀應該沒有什麼關係吧！」

公安甲、乙同時變了臉，公安甲說：「你不要在這裡撒野，我鄭重的警告你，毛澤東同志雖然有錯誤，可是我們對他的情感是很深的，你說這話嚴重的傷害我們的情感，對你是很不利的。」

我說：「我批判毛澤東傷害了你們的情感，可是毛澤東傷害了千千萬萬中國人的情感，誰來負責？」

公安甲說：「你不要老提過去的歷史，對於文革四人幫惹下的錯誤，我們黨都解決了。」

我說：「怎麼解決的，平反，平反就算了事啦？人民的損失怎麼辦？」

公安甲：「人民的損失我們都賠償了。」

我說：「千萬人的青春和生命呢？」

公安乙：「這些都是沒辦法的啦，那你說怎麼辦？」

我說：「所以，這只能說你們認錯了，不能說你們解決了，說實話，共產黨犯下許多嚴重的錯誤，是永遠無法解決的。」

公安乙：「我告訴你，你說話要小心啊，不要在這裡胡說。」

我說：「我講的每一句話我都負責，同時，我再說一次，我早上在法院錄的音，請你們不要沒收，因為我說的話可以帶出去對外公開，如果你們沒收我的錄音帶，就表示你們有些話是不能對外公開的。」

你帶著什麼任務來

問話四個多小時後，大概的事都問完了，公安甲開始把問話拉回到幾個先前問過的問題（這時，公安甲的態度已經很客氣，不再有先前的吼叫）。其中單單爲了我此行的任務就反覆了十多回，磨掉將近一個小時。

公安甲：「你再說清楚，你此行到底還有什麼任務？」

我說：「委託書就在你桌上，上面寫的很清楚。」

公安甲：「你一定還有其它的任務啦！」

我說：「沒有了，就那麼多。」

公安甲：「你大老遠跑來，只有這麼一點任務，鬼才相信哩。」

我說：「我這一趟來，已經準備要暴露身份，所以任務很單純，我不可能再連絡其他人。」

，危害他們的安全。」
公安甲：「你一定還有其他牌，而且我們也知道了，你快亮出來嘛！」

我說：「你們簡直像是在騙小孩子，我自己知道沒牌了，你還咬定說我有，你既然已經知道我的牌，那你亮出來，我看看好了。」
磨到七點多鐘，他們給我送來一碗麵，雖然還是白水麵，但是上頭加了幾片香腸和肉片。我覺得他們真是十分禮遇我了。當我吃的時候，勤務人員還不時為我拍照片和錄影，我想他們大概要存個證，表示沒虐待我，還給我吃飯。

我吃飯時，公安甲離開了，剩下公安乙和三個勤務人員。我問公安乙，楊巍的審判結果如何，他說，我們也沒去法院，不可能知道。我每隔一陣子就問他們準備把我怎麼辦。公安乙就說，你別急，再等等。然後我們就閒聊，利用機會對他們教育，說了很多中國民聯的主張。公安乙老是說，中國的情況特殊，你們不瞭解。我問他特殊在那裡，他也支支吾吾說不清楚，偶爾一兩個答覆，我立刻又反證駁回去。旁邊的勤務人員聽的很認真，不時的看著我微笑。

到了晚上十點多，公安甲和公安女都回來了，他們宣佈了我的三個罪名：

- (一) 假造入境理由，搞非法活動。
- (二) 在法庭外喧嘩，妨礙公務進行。
- (三) 中國民聯為反動組織，在中國大陸不准存在，更不許活動。

立刻遞解出境

然後他們告訴我，立刻就要將我遞解出境。接著，他們要我看筆錄，我看看大致屬實。

除了補充一兩句話就簽了字。然後他們當面清點沒收之物品，及交還給我的物品。我要求保留膠卷和錄音帶，但是被拒絕。他們同時要我繳出所有與中春有關的文件。我於是把讀過且批註的民聯二大章程與宣言都交給他們（想想也可以教育他們）。還有王炳章最後用快遞寄來的資料也被他們搜去。我忽然想到王炳章寄來的紙袋上有個地址，我故作無意識的撕紙袋，他們警覺很快，立刻衝上來搶，說你不可毀滅證據，我說這個對你們沒用。公安甲和公安女與我在拉扯，公安乙撿起碎紙在桌上拼湊。

十一點多，他們用兩輛車子押着我回錦江飯店，其中三個便衣跟著我去房間，看我收東西。結帳後，就開赴機場。到了機場，他們叫我在安全人員辦公室沙發上將就著睡，並且給了我一床棉被。房裡總有一兩個人輪流看著我。直到我返美才知道當時美國國務院的照會已經進去，上海市公安局已接獲指示，要謹慎處理此事。

早上九點半到了候機室，替我買機票的一位機場老官員對我說：「你回來多看看才能瞭解，就不會這麼偏激。」候機室裡站著坐著的很多旅客都在看我，我便揚聲說：「你們共產黨可以相信你們的共產主義，但是你們沒有權把四個堅持放進憲法裡，還要強制人民接受。」不久，乘客開始登機了，公安女交待了一位機上的服務人員，抵香港後替我安排轉機。我轉身和幾位公安人員握手。公安女說：「我們這次對你特別寬大優待，你出去後要向外界說清楚啊。」我說：「我會的。」

民主是制度不是態度

我覺得對於任何人甚至共產黨，我們都應

該用不予其退的態度，對他們的改進黨給予鼓勵。但是我們要更進一步說明的是，在廿世紀談民主，不是一個態度的問題，而是一個制度的問題。我們要的不只是一批態度良好的官員，我們要的是一個公平公開的制度，作為長期保障主義在民的實體。我還記得民聯二大的形勢報告中就明白的指出，今天中共在設法把中國導向「理性的專制」，可是我們的目標是真正的民主。因為沒有任何人能保證專制中的特權不會變質，只有真正的民主才是現代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礎。

抵香港後，在機場櫃檯上，我看見一位工作人員閱讀的中文報紙上有很大的標題，寫著：楊巍不肯認罪，被判刑兩年。我心中十分感動。勇哉楊巍！真是配得天下的中國人為你驕傲，在中國共產黨這部製造軟體動物的機器裡，仍然找得到不肯彎曲的脊椎。

飛機自香港飛向舊金山的途中，先飛過台灣的上空。在高空中可以很清楚的看見曾文水庫、石門水庫及大台北市。我已經五年不曾返台了，今年年底父親六十大壽，我沒有回台給父親祝壽，却涉險赴大陸。我心中只有遙祝我那教忠教孝、開明又敦厚的父親，身心康泰，壽高福大。有朝一日他回到故鄉時，看見的不只是貧窮的家鄉和我那歷經滄桑、意志消沉的叔叔（註），我盼望我的父親能看見他所愛的中國有可靠的、具體的新希望。

註：我唯一的親叔叔，年輕時聰穎而多才，可是後來因為是知識份子，又有一個國民黨的哥哥，在「反右」以後，長期勞改，直到文革以後才平反，可是青春已逝，志氣盡消，從我表哥來信中，知道我的叔叔常常消沉在烟酒

楊魏是怎麼暴露的？

—從楊魏事件汲取經驗和教訓

(中國民聯)王炳章

楊魏的筆名

「原來桑羊、桑梓就是楊魏？」當對楊魏的起訴書傳到中國之春編輯部時，編輯們才恍然大悟：原來，在中國之春雜誌上，署名桑羊的文章，是楊魏寫的。上海市人民檢察院分院對楊魏的起訴書，第一次向外界披露了楊魏曾用桑梓、桑羊的筆名，在中國之春上發表文章的事實。其實，這也是第一次向中國之春的編輯們告知：「桑羊」就是楊魏。

直到這時，我才把實情告訴編輯部全體工作人員：楊魏不但用過桑羊和桑梓的筆名，而且署名魏桑莉的兩篇文章：「中國民主同盟的啓示」（發表在中春四十四期）和「歐洲共運和中國民運」（發表在中春四十九期），也出自楊魏手筆。這兩篇佳作，是楊魏回國後、被捕前，在國內寫就，由專人送出的。

的確，原先知「桑羊」、「桑梓」、「魏桑莉」就是楊魏的，僅有我和車少莉。我一



直保密到最後一刻，連處理稿件的執行編輯都不知詳情。難怪編輯部看到楊魏的起訴書後，都流露出驚奇的表情。

保護每一位盟員，是我們的天職。在楊魏事件上，民聯總部做到了這一點。

「魏桑莉」的由來

也只有到這時，我才百分之百地確定：楊魏被捕後，大義凜然地承認了他參加民運的一切事實，包括他加入民聯和在中國之春雜誌上多次發表文章。

這些事實，絕不是由民聯總部洩露出去的。其有力的佐證是：對楊魏的起訴書和判決書上，並未披露「魏桑莉」亦為楊魏的筆名。這是因為，「魏桑莉」這個筆名，是我自己為楊魏起的，連楊魏本人也不知情。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楊魏的「中國民主同盟的啓示」和「歐洲共運和中國民運」兩篇

文章，由國內轉到總部後，並未署名。於是，我「獨斷專行」地給他起了個新筆名——魏桑莉。「魏」者，巍字之半也；「桑」者，桑羊、亞里桑那也；「莉」者，車少莉之莉也。

可以想像，如果楊巍知道了他又多了一個「魏桑莉」的筆名，他可能也會「供認不諱」。他之所以坦承在中國之春上寫過文章，據說只是要證明，他的文章都是說理的，無絲毫值得隱瞞之處。

楊巍被捕的直接原因

楊巍被捕事件中，有很多教訓值得其他民運人士汲取。

楊巍被捕的直接原因，是他於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夜，到上海復旦大學，以「中國民聯」（中國之春）的名義張貼標語。這一活動，被上海公安局佈置在復旦大學的便衣盯梢，使國內治安當局抓到了中國民聯和中國之春插手學運的直接證據。

據楊巍父母透露：楊巍被捕時，公安局在其家中，搜到了楊巍與民聯總部聯絡的書信。公安局亦向楊巍展示了他在國內進行其它民運活動的某些證據。這些證據（包括錄相）顯示，楊巍一回國，就被國家安全局注意上了。這是怎麼回事呢？

楊巍的報告

原來，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六日，我曾到楊巍就讀的學校——亞利桑那大學演講。楊巍在我去之前，曾給大使館打了個報告，說要請我吃飯，交換一些看法，並徵求使館的意見（見本期中國之春四六頁對車少莉的訪問）。楊的

目的是為了避嫌。他認為，與其讓別人打了小報告，不如明來直去。公開了，反而官方說不出什麼。可是，楊巍這麼一來，反而引起了官方的注意。

一九八六年五月，楊巍回國探親、結婚。是時，正值「寬鬆」氣氛十分濃厚。楊巍感到，好像國內「什麼話都可以說了」，而且有時說得比中國之春還要厲害。楊巍以為中國之春公開登陸的時機已近，於是，就半公開地在北京活動起來，為中國之春在國內註冊奔波。自然，他也就怎麼避諱與中國之春的關係。後來，根據民聯在北京的關係反映，當時有些人已清楚楊巍的身份，並曾勸告他要十分當心。

楊巍在上海時，上海國安局負責人會找他談話，主要是通過他了解中國民聯和中國之春在美國的活動。據說，楊對國安局的約談不但感到緊張，反而覺得此機可以利用。他不緊張，乃因他認為民聯的事業是正義的，是光明磊落的。他想利用與國安局人員接觸的機會，宣傳民聯的宗旨，告訴他們海外的信息，並摸一摸國安局對民聯的態度和對民聯活動情況的掌握。

楊巍在國內期間，做了大量的民運活動和民主思想的傳播工作，直到學運期間，他公開以民聯名義張貼大字報，公安機關才決定不再容忍，並想從他口中套出民聯的組織內情。

不要招致官方的注意

從楊巍一案中，我們可以獲得什麼經驗和教訓呢？

第一，不要給當局「不得無理」提供機會。現在，中共的很多機構（包括駐外機構）的人員，由於三信危機，都有一種得過且過、多

一事不如少一事「維持會」心態。即：對上面敷衍塞責，對下面一些「犯忌」言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是，另一方面，他們也怕犯錯誤，怕上面問罪於己。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某人給某人專門打了小報告，有關當局就不能不理了，因怕背上「知情不辦」的罪名。這就是打小報告者最受人痛恨之處。對於打小報告陷害人的邀功者，各地留學生要反映給我們，我們是有辦法使他們收斂的（已有成功的案例）。美國政府也有明確的法律規定，不容許中國留學人員向中共當局打小報告，一經發現，立即驅逐出境。

此外，自己也不要製造使當局「不得無理」的機會。如楊巍給使館打報告要請我吃飯，使館就不得不反映給國內。這或許是楊巍一回國就被注意上的起因。

過去卅多年來，無數人「靠黨組織」、「向黨組織講真心話」，以求共產黨相信自己。其結果，都遭了殃。楊巍向使館「講真心話」的情況，雖與上述人完全不同，但他仍想讓共產黨不要懷疑自己。這種想法是不怎麼切合實際的。因為，不相信他人是中共的特性之一。

由於民聯總部對保密工作十分重視，因此，中共對民聯和中國之春的内情知之不多。這樣，中共就會對一切可疑的跡象，進行過篩式的追查。我們獲悉，很多回國的留學生都會受到國安部的盤問和調查。如果問到自己頭上，就籠統含糊地回答：「中春雜誌大多數留學生都看過，大使館也訂閱，海外是出版自由的。至於中春的詳情，我們都不清楚……」。一般均可過關。

我到很多大學做過演講，數不清的留學生和我私下談過、吃過飯，更有很多留學生（包括民聯成員）和我們聯絡甚為密切，他們回

國後，哪怕是帶有重要的使命，都沒有出過事。楊巍是唯一的例外。

不可盲目樂觀

第二，不可對形勢抱有盲目樂觀的態度，不可對中共改革派抱太大的希望，中國的民主事業，還有很艱難的路要走，我們一定要有長期奮戰的思想準備。楊巍顯然受到一九八六年下半年國內「寬鬆」氣氛的鼓舞而過高地估計了形勢發展，認為中國之春公開登陸的時機已近。年底，學運一起來，車少莉就跟我說，她擔心楊巍會出事。因根據她對楊巍的瞭解，她判定楊巍一定會冒頭大幹。此話不幸被車少莉言中。當時，我們想盡辦法轉告楊巍要慎重從事，但可惜為時已晚。

經驗告訴我們，對中國的政情發展，需要始終採取冷靜的態度。「寬鬆」氣氛濃厚時，不必過份樂觀；當局嚴厲收緊而鴉雀無聲時，亦不必過份悲觀。在中國大陸，人性解放的大趨勢是不可阻擋的，但其發展，必有曲折的起伏過程。

要善於保存力量

第三，做為民運的骨幹，在群眾運動高潮到來的前夕而不為當局注意時，要盡量鼓動，盡量傳播民主的理念；而一旦高潮到來，則必須採取審慎的姿態。除非在決戰時刻，民運骨幹不宜過份曝光，以防被中共當局注意。

勿留下明顯把柄

第四，應該承認，為了形象之故，中共當

局的司法已發展到不能完全胡來的地步，它要問罪於人，必須找到某些「證據」。哪怕是裁臚的「證據」。因此，從事民運活動時，要千萬注意不要給官方留下客觀證據。也要謹防中共官方的圈套，如使用妓女、假遞文件、兜售機密、金錢行賄等等。

要與海外建立聯絡

第五，要與海外建立聯絡管道，回國的留學生及國內的民運人士遇到大麻煩時，要及時通知我們或其它國際人權組織（可通過同學等第三者），以便動員國際輿論給予聲援。中共已不再是一個萬能政權，為了吸引外資，為了統戰需要，為了引進國外先進科技（包括國防科技），它必須在某種程度上顧及形象。在這種背景下，國際輿論對改善中國大陸的人權狀況，是具有一定作用的。在楊巍一案上，海外留學生的強大輿論、美國國會的反應、各國政府和人權團體的關切，顯然發揮了效力。我們瞭解到，有的留學生回國探親時護照被沒收，有的學成回國後遭受當權派打擊，但由於無法和當事人及時聯絡，不能獲得準確和全面的信，因而不能替他們呼喊奔走。

組織就是力量

第六，要發揮團體的功能。過去，民聯曾成功地營救過兩位在香港落難的國內赴港人士。經民聯在各國的支部與所在國政府積極接觸，一位被法國政府接收，一位被加拿大政府接收。這次，在聲援楊巍的活動中，民聯整個世界性組織網都動員起來，在總部協調下，發揮

了整體運作的功能。因此，有民主思想的留學生，就其個人安全而言，加入民運團體顯然比個人單幹要好得多。中共在國內公開批判民聯後，美國國會已正式把民聯列為受共產黨迫害的團體，其任何成員（特別是留學生成員）遭到麻煩，都會引起美國國會的強烈反應。組織就是力量，我還是強調這句老話。

拋棄世故與冷漠

我聽到楊巍的同學說，楊巍太天真了。我却寧願說，楊巍是個高尚的理想主義者，而理想主義總是帶有天真的一面。

現在回想起來，當年魏京生、徐文立、王希哲等人，在鐵幕之內，吶喊民主、抨擊獨裁，不是也有人笑他們「天真」地以卵擊石嗎？當初，我們幾個人揭竿而起，發起中國之春，聲言變革專制，不也有人罵我們「天真」、「狂妄」嗎？的確，如果不是「天真」，我們哪來得那股衝勁呢？

今日，楊巍「天真」地以中國之春名義，在國內校園張貼標語，招致了一場世界性的聲援運動。他當時怎能想到，他的一張標語，竟然牽動了中南海和美國的國會山莊呢？

你想到過嗎，就是這種種的「天真」，促成了一種風氣，一股潮流。

你想到過嗎，楊巍一個人的「天真」，不知保護了多少個不天真者的安全！

中國人當前缺少的，就是這股「天真」勁兒，大家太世故了。多一些人「天真」時，我們的祖國才會變得可愛些。

當然，僅僅天真是不夠的，我們還需要謀略。但我們絕不該世故和冷漠。

（一九八八年元月）

申張一下中國人的正氣

——就楊巍案給父母的一封信

親愛的爸爸媽媽：

來信和寄來的有關楊巍案和中國民聯的剪報都收到了。在這篇「上海市公安局負責人就中國民聯等答記者」的報導短文中，如「反革命」、「反動」、「破壞」、「煽動」、「背叛」等等罪名就羅列了二十處左右。本來對這種混淆視聽的宣傳可以不屑一顧，可沒想到您們兩位老人家也要我小心「中國民聯」反動組織的猖狂活動，「不要輕聽輕信，失掉自己的正確立場。」

爲了您們這短短的兩句話，我想了很多很多。本來我與「中國之春」毫無關係，但是爲了揚眉吐氣地說說心裏話，我要借這刊物伸張一下中國人的正氣。

爸爸、媽媽，我投生在和平的日子裏，戰爭沒有給我帶來過災難和創傷，可是「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却一直伴隨着我成長的腳步。在我的身上，紅與黑的烙印不停地在變換。您們爲我譜寫的人生三部曲我已完成了兩部，「戴紅領巾」，「入團」，只差「入黨」這一部了。因爲我還來不及入黨，您們已經成了共產黨的敵人，成了「反革命分子」了。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遠影

爸爸，您還記得那天嗎，當您戴着「反革命分子」的白袖套被押着回家時，您是怎樣一副屈辱的表情？您是那樣地熱愛共產黨，那樣地奉公守法。就因爲日記裏記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得罪了您的上司，您就招來了這樣的罪名。就在您挨鬥的時候，您也要我們聽黨和毛主席的話，同您這個「反動父親」劃清界限。就是從那時起，我感到是非混淆了，您應該是個最革命的父親啊。

媽媽，您一直是個善良而又富於同情心的老師。困難時期，共產黨一動員，您就同爸爸一道主動削減了自己有限的工資，到現在退休多年您也只有五、六十元的養老金。您多年來爲您的學生付出了那麼多的心血，用您的錢補助了不少困難的學生，可文革時您却被他們拳打腳踢，說您是用修正主義教育路綫毒害學生。當您胸前掛着黑牌，被學生們拉去遊行時，您想過這非人的侮辱是怎麼回事嗎？

爸爸、媽媽，儘管您們遭受了那麼多的折磨，甚至在垂暮之年還被送到幹校去放牛、養豬，可您們仍要我們既往不咎，相信共產黨還是光榮偉大正確的黨。您們是多麼善良而又虔

誠啊。

是的，不僅您們，中國的知識分子大多是天真而善良的。在經歷了那麼殘忍的鬥爭後，知識分子還是寬容爲懷，相信共產黨會一天天好起來。但盼來盼去，盼到的却是「清污」，「反自由化」等等政治運動。事實證明，中國的知識分子可以容忍共產黨無情的打擊，而中國的共產黨却容不得知識分子一句善意的批評。爸爸、媽媽，您們想想看，這是怎樣的不公啊。

我從小聽您們的話，熱愛共產黨。可是到後來，我成了個矛盾的人。我一邊在寫頌揚共產黨的文章，一邊却在懷疑共產黨所發動的一連串政治鬥爭。回想起來，我並沒有像張志新、魏京生那樣誠實地做人。我不敢公開自己的想法，因爲我寧肯做個活着的「不誠實的」革命人，也不願做地獄裏誠實的「反革命」鬼。共產黨不靠武器，不靠理論，光憑着「反革命」、「反動」等一項頂駭人的黑帽便可輕而易舉地鎮住十億人民。這是怎樣可笑而可悲的事實啊。

爸爸、媽媽，難道您們還不清楚「反革命」、「反動」這樣的詞語的真實含意嗎？事實上您們也是前後矛盾的。既然要我「不要輕聽輕信，失掉自己的正確立場」，那您們爲什麼要輕聽輕信共產黨給「中國民聯」冠上的「反動組織」的罪名呢？何況您們根本不知道「中國民聯」有什麼活動，又「猖狂」在何處。您們連「中國之春」還沒見過一面呢。別擔心，我不會再輕易對任何人，任何組織唱頌歌了。好在我的肩膀上依然還長着我自己的腦袋，三十多年的革命還沒將我獨立的思維革去。我並不了解「中國民聯」。「中國之春」也非盡善盡美的刊物。但我確知一點，那就是參加民聯

光明磊落的楊巍

訪車少莉談楊巍案

● 本刊記者 ● 丁立

與組辦刊物的人都是國內來美的學人，從留學生、學者到博士，大都是國內知識界的精英。他們千辛萬苦地才得到這留學深造的殊榮。本來他們儘可以在美國為自己和小家庭營造一個名利雙收的未來。可他們偏偏要多管閒事，替那些尚未獲得真正的民主和自由的人們吶喊。結果得罪了共產黨，還要背上「叛國」的罪名。同他們相比，我是自私的。不過，我也容不得他人無端地給這些有志之士扣任何黑帽子，誰能說他們不比我們更愛自己的祖國呢？共產黨對待不同政見者動輒加上「叛黨」、「反動」、「反人民」等罪名實在是太低劣了。人民何曾要求過將「四個堅持」寫入憲法呢？是他們在堅持，是他們在強迫人民堅持。他們何曾尊重過人民的意願呢？

至于他們說的：「我們不允許『中國民聯』在中國境內活動，不允許『中國之春』在中國境內發行。對『中國民聯』在中國境內設立的秘密組織一律予以取締，在中國境內流傳的『中國之春』一律予以收繳。」這些宣言只能證明共產黨是在踐踏憲法，憲法中出版、言論、結黨、結社的自由統統成了一句廢話。真理只會越辯越明，共產黨害怕人們接觸「中國民聯」和「中國之春」，這正說明了他們害怕、空虛。

爸爸、媽媽，這些就是我想要對您們說的話。您們一輩子懼怕「反革命」的大帽子，一輩子唯唯諾諾地做人，從沒公開大膽說過一句真心話。今天我有了說真話的自由，禁不住要寫這封公開信為您們吐吐氣，也為千千萬萬被封住口的中國人吐吐氣。

望您們多加珍重！

永遠愛您們的女兒遠影

八八年一月九日于大洋彼岸

編者按：楊巍已被判刑兩年，並決定不上訴。在楊巍案的判決書中，提到楊巍是中國民聯成員，並用桑羊、桑梓的筆名在中國之春上發表過多篇文章。這些引起了許多人的疑慮，本刊記者特別就此，訪問了楊巍的妻子車少莉，她澄清了一些問題。

以下記代表記者，車代表車少莉。

記：楊巍在去年一月十日被捕，當時學運已近尾聲，你有沒有預感到楊巍會有危險呢？
車：楊巍會被捕，我是有預感的。去年一月十一日我聽說中共中央在七日下了個文件要鎮壓學運，就立刻和王炳章通電話，查證這件事。王炳章要我打電話回上海時，告

訴楊巍，必須小心，不能活動了。可是當我打電話回家時，已經晚了，楊巍已被逮捕了。實際上，學運一開始，王炳章就會告訴我，叫楊巍特別小心。

中春應該登陸

記：你為什麼預感到楊巍會被捕呢？

車：楊巍有些想法和作法與別人不同的。他認為越公開越安全。所以他和「中國之春」的接觸是公開的。在美國時，王炳章到亞利桑那演講，楊巍請他吃飯，事先楊巍還向領事館打了報告，問是否允許。領事館則回答，這種事他們不管。楊巍知道，王炳章來演講，他和王接觸的事，肯定有人匯報，但他認為，我官面文章都作了，招呼也打了，要速我就沒理由了。

回到國內，楊巍最關心的就是「中國之春」雜誌登陸的問題。中國百廢待舉，而他認為，「中春」如果能合法存在、合法活動，那麼其他問題會迎刃而解。他聽

說「知識份子」每年可進去五百本。如果「中春」也能進去，那就好了。當時的政治氣氛又特別寬鬆，他就到處打聽，怎麼能做到使「中春」登陸。

國安局約談

記：這麼說，在學運前，公安局就已經知道楊巍和「中春」的關係了？

車：上海國安局會找生化所留學生談話，找去談話的，不只他一人，是否衝著他，我就不知道了。他毫不隱瞞請王炳章吃過飯、談過話。國安局的人問他都談了些什麼。他說，王炳章當時和他談了護照不能延期，父母親已被批准到加拿大探親等等。



86年楊巍回國結婚，攝於北京南郊。

國安局的人對他很感興趣，說他們領導還會找他談。楊巍還正兒八經地和他們約了時間、地點。後來國安局的人還給了他一張票去聽報告。那是一個不對外開放的內部報告，觸及許多敏感話題。而他在會場還提出了一些很敏感的看法。楊巍有他的信念。他覺得，把你自己的想法公開，人家就不會覺得你心懷鬼胎。

記：你知道楊巍被捕時，有什麼反應？

車：當時我第一個反應就是，向外界公開。那時，他的父母和我都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我們非常擔心他的安全。如果人們都不知道有楊巍這個人，那麼他很可能會無聲無息地消失了。中國政府對老百姓經常是這麼幹的，他們根本不在乎一條命。如果外界都知道了，他們抓了一個人，就不能毫無交待。這麼做的目的是在保護楊巍。

公開的目的在於保護

記：當時有沒有想到，要是不聲張的話，楊巍很可能被關一陣子就會放出來的？

車：那時是也有些朋友勸我不要嚷嚷，不要吭聲，可以私底下做些工作，要求公安局放了他。當然，背地裡放了他的可能性不是沒有，但如果他們不放楊巍呢？又不吭氣，豈不是連保護的作用也起不了。現在看來公開的好處大。一公開後，他們就瞞不住了，就必須告訴人們，他們為什麼抓楊巍，抓到什麼地方去了。而且，我們並不想走後門，這事後門也走不來。我們希望能有一公平的審判。在公正的天平上，我相信楊巍是沒有罪的。因為他所作的一切並不違背憲法所賦予公民應享的權利。

如果能公開審理此案，則兩年也判不起來的。

記：楊巍被捕的消息公開後，外界起了什麼反應？

車：那是一個連鎖性反應。新聞界報導得越起勁，美國政府就越關注；美國官方越關注，新聞就越滾越大。到後來，竟引起美國國會通過法案保護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官方從前也注意到中國大陸的人權問題，但都不如這次規模大，而且有一焦點，引起了世界對中國人權廣泛的注意。楊巍案成了國際性的侵犯人權案，迫使中國政府和海外留學生面對人權問題、法律問題。在留學生中，抓人要合乎法律程序，成爲共識。這無疑是一大進步。

沒有隱瞞的動機

記：判決書中提到楊巍是民聯成員，並多次用桑羊、桑梓的筆名在「中春」上發表文章，你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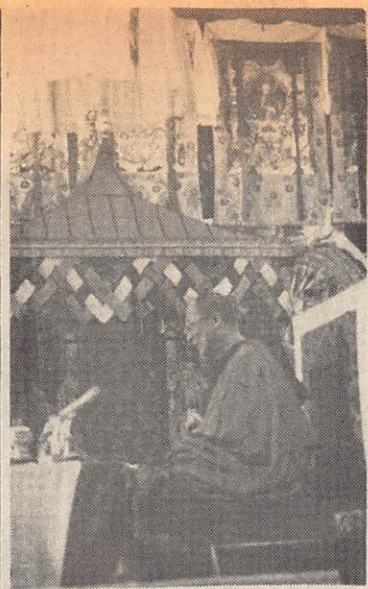
車：我剛剛說了，我預感楊巍會被捕，是基於對楊巍個性的瞭解。楊巍父母親說，公安局逮捕楊巍，去他們家搜查時，楊巍各種活動的記錄以及和國外的通信，都放在一堆，沒有特地藏起來。這和他個性有關，他沒有要隱瞞什麼的動機。

學運大規模興起時，楊巍自己很積極地到上海幾個院校張貼署有「中國之春」「中國民聯」的大字報，並且通過我，很急着想和王炳章取得聯繫，希望得到民聯總部的指示採取行動。

因此，在楊巍暴露的問題上，民聯總部是沒有大責任的。

是哪一撮西藏人

在企圖恢復農奴制？



達賴在經堂用麥克風講經

編者按：

又一個西藏留學生發表他的看法了！這篇文章寫得何其好啊！它簡潔、明晰、但又十分尖銳地指出了中共在對待西藏問題上的蠻橫不講理和詭辯與反証他人的惡劣態度。以西藏人的立場評判西藏問題，是最有說服力和一針見血的。



近來「人民日報」通過各種形式大肆宣傳，說最近在西藏拉薩發生的遊行示威事件是一小撮人企圖恢復「舊的農奴制度」，這也是趙紫陽總書記在回答外國記者時所說的一句話。對於這種說法我們不能不感到莫名其妙。我是一個西藏人，也就是阿沛晉美的文章中所提的僅有的四名西藏留學生中之一。作為一個懂中文的西藏人，我覺得自己有責任，在廣大中文讀者面前請問趙紫陽總書記和「人民日報」，到底是哪一撮西藏人在企圖恢復舊的「農奴」制度？因為根據我所見過和聽過的無論是報刊雜誌，還是演講，甚至我們平時朋友間聊天時，我都從未聽過任何一個西藏人說他們渴望恢復舊的制度。因此，我們無從知道中國政府是根據什麼下了這個斷言。

這裡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說西藏的舊制度是什麼「農奴制度」是根本不符合西藏歷史的實際情況的。從敦煌發現的八、九世紀的古藏文文獻中，我們就可以找到一些當時普通農民間進行土地買賣的契約，這說明了西藏社會是從那時期就開始進入封建社會的。而在本世紀

（藏族留學生·美國）才丹旺秋

的西藏社會裡（指五九年之前）人民是完全有選擇居住地方和工作職業的權力的。據統計，在貢布一帶的居民中至少有百分之六十是從康區移民過來的，而拉薩城裡居民更是來自全藏區。在西藏的各大寺院中，大部份高僧都是出生於中國政府所謂的「農奴」家庭，甚至西藏政府裡的一些高級官員也是來自這一階級的。因此，說西藏的舊制度是「農奴制度」是不符合事實的。這也如同中國政府天天宣傳說西藏的「農奴制度」裡「三大領主」隨便挖「農奴」的眼睛，但從全西藏舉不出一個被「三大領主」挖掉眼睛的「農奴」名字一樣，無非為了顯示自己是西藏人民的解放者和救世主，而對西藏文明歷史的歪曲和西藏人民的侮辱而已。

這裡我們且不去談西藏的舊制度是否「農奴制度」，首先必須澄清的是現在到底是哪一撮西藏人在企圖恢復舊的制度。對此，只要我們簡單分析一下當前西藏內外的社會基礎和各種政治勢力以及他們所追求的政治理想，便不難發現這種論調的荒謬性。

衆所周知：當前，在西藏的政治生活中，

最令人注目的是達賴喇嘛，雖然達賴喇嘛是那個制度中的權貴人物，但他本人出生於貧寒的家庭，並在那個制度下只生活過他那短暫的年輕時代。而且無論從他的自傳，還是別人對他的回憶錄中，我們都可以發現達賴喇嘛從小崇尚民主制度。在他登基之後不久，他就開始草擬改革西藏社會制度的計劃，並在重重勢力的



西藏的喇嘛在唸佛經

阻撓下曾為實現這些計劃而做出過他的最大努力。達賴喇嘛流亡到印度之後，更是大膽地為實現他所追求的政治理想而努力。他在徵求人民群眾的廣泛意見下制定了新的西藏憲法，這部憲法提出了崇尚人權、保證人民的各種自由等民主制度中的根本問題。而且按照這部憲法在人民的選舉和投票下產生了人民代表。按照

這部憲法，西藏政府裡的主要官員是由這些人民代表推選的，而不是達賴喇嘛指定的。達賴喇嘛還多次告訴人們要學會與不同政見的人共事的習慣。在七十年代初曾有一個從西藏越境逃到印度的西藏人在達賴喇嘛所住的達然薩拉宣佈他要建立一個西藏共產黨。當時群眾都罵他是中共的特務，並要制止他建立什麼西藏共產黨，但達賴喇嘛却說服群眾，他說這是我們自己制定的法律賦予他的權力，誰也沒有權力剝奪他的這一權力。後來此人在達然薩拉建立了一個西藏共產黨，他還曾為了人民代表中爭取席位四處奔波。可惜的是後來要求入黨的寥寥無幾，幾年之後也就宣佈自動解散了。我想通過這些例子人們不難瞭解達賴喇嘛的民主思想與他對實現民主制而進行的努力。特別令人值得注意的是，他曾多次指出西藏未來的地位和社會制度應由西藏人民決定，並表示在未來西藏政治生活中，他自己的位置是無關緊要的。如果中國政府所指的一小撮人是達賴喇嘛的話，那不僅是毫無根據的，也是荒誕不經的。除了達賴喇嘛之外，在國外的主要政治勢力是西藏流亡政府和各種不同形式的群眾性團體。作為西藏流亡政府是上面所提的那樣按民主的方式建立並行使權力的。目前在流亡政府中的官職人員中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五九年以後在民主社會的環境中受着民主思想的教育而成長起來的新一代西藏人。他們不僅具有強烈的民主意識，而且還常常批判西藏的舊制度，認為西藏淪為現在這種狀況的原因之一是，舊的制度沒有能夠很好地發展西藏的政治和經濟，使西藏長期處於閉塞和窮困的狀態。至於那些群眾性的政治團體，無論是在印度，還是在歐美地區都按照自己的政治見解與西藏流亡政府進行聯繫。假如中國政府所指的一小

撮是他們的話，這不僅沒有任何根據，而且是可笑的。

我想也許這一小撮人指的是最近在西藏拉薩參加遊行示威的那些群眾吧！據我瞭解，這次參加示威遊行的群眾是清一色的「翻身農奴」和他們的子女。如果中國政府認為他們在企圖恢復舊的「農奴」制度的話，那豈不是他們不願「當家做主」寧願當「農奴」了嗎？更令人值得深思的是，在一個只有幾萬人口的都市裡，竟有幾千名群眾冒着槍林彈雨上街示威，如果只是為了恢復舊的「農奴」制度的話，豈不是說明那個「農奴」制度看來也並非像中國政府天天所描繪的那樣是「最殘酷」、「最黑暗」和「最野蠻」的嗎？要不就是今天的西藏社會比那個「農奴」制度更殘酷、更野蠻和更黑暗。否則他們為什麼要冒着生命危險去恢復那個制度呢？令人感興趣的是，如果我們回顧歷史，便可以發現，從一九五九年以來每次動盪中，只要西藏人一提起「西藏獨立」，中國政府立即會扣上一個「企圖恢復舊的農奴制度」的帽子。這次也不例外，遊行的群眾只喊出了「要人權」和「西藏獨立」的口號，然而中國政府却認為他們在企圖恢復舊的「農奴」制度。看來中國政府的眼裡「西藏獨立」是「恢復舊的農奴制度」的同義詞。如若真是這樣的話，人們得出來的結論豈不是舊的「農奴」制度下的西藏是獨立了嗎？

其實只要對中國政府有所瞭解的人都明白，這只不過是當他們在世界輿論面前陷於尷尬和無任何世人所能接受的理由時所慣用的手法而已。說什麼魏京生出賣國家機密情報何嘗不是同樣的做法。這種避開問題的癥結，而文不對題地企圖扭轉問題性質的做法是中國政府沒有辦法下的辦法，是愚弄世人的拙劣伎倆。■

我願意擁護一個可以反對的政權 我堅決反對那種只准擁護的政權

——為一種公民立場聲辯

(中國民聯主席)
胡平

記得在「文化革命」中，讀到過一份紅衛兵小報，上面刊登著「紅衛兵小將批鬥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彭真」的報導，其中有一段對話引起了我很大注意，這段對話是：

紅衛兵：彭真，你為什麼不聽毛主席的話？
彭真：我聽毛主席的話。

紅衛兵：毛主席說你是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你承認不承認？
彭真：（語塞）。

這段對話是否事實，我不知道。問題是這段話所揭示出的意義值得我們深思。

在今人看來，古代社會流行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原則實在是太荒唐了。但是，從「反右」到「文革」有多少被打成「右派」、「反革命」或「走資派」的人，遭受著無比的屈辱，甚至被逼得無法求生，令人費解的是，他們很少有人敢於大聲的抗議和憤怒的控訴，他們只能很委屈地、可憐巴巴地一再申明：「我不反黨反社會主義」，「我是擁護毛主席的」。這比起古人的所謂「愚忠」來又有什麼兩樣呢？

也許，有人會得出結論說：是的，這表明在很多中國人身上還存留着不少封建時代的思想意識。我不打算駁斥這種說法。我只是要說，給一個複雜困惑的現象貼上一個現成的標籤，那還不等於對這個現象給出了解釋。

紅衛兵鬥彭真的邏輯 值得深思

在我看來，問題的癥結在於，由於我們缺乏自然法的概念，缺乏公民的概念，等等。我們習慣於把自己完全歸屬於某個黨派、某個事業或某個政權，這樣一來，當我們面臨着別人以那個黨派的名義、以那個事業的名義、以那個政權的名義對我們施加迫害，我們就沒有一塊真正屬於自己個人的獨立的立場，因此我們就只有招架之功，更無還手之力。在這種形勢下，證明自己並非「異己分子」，證明自己清白無辜的唯一辦法似乎就是：毫無怨言地接受



一對好搭檔——民聯主席胡平與副主席柯力思



胡平(左)和留學生們在共同探討中國的政情

對方的打擊(美其名曰「接受考驗」),直到對方良心發現為止(如果還有幸能盼得到這一天的話)。

讓我們回到開篇那段對話上來。彭真之所在紅衛兵的責問之下無言以對,是因為他承認了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只能擁護不能反對這一規定,這和古代臣子由於接受了必須忠於

皇帝的規定從而使自己永遠處於被動地位同出一理。我們常常批評岳飛式的愚忠,但問題在於:忠而不愚,難道是可能的嗎?當我們把「擁護」某個個人、某個家族或某個政黨視為不容動搖的大前提時,我們就已經是放棄了自己作為一個公民的獨立立場。這也是從根本上顛倒了當政者與人民的關係。古代就有人指出,君為民設,非民為君設。現代人則把當政者稱為「公僕」、「勤務員」。要使上述說法有實際意義,至少要做到一點,那就是承認人民有反對當政者的權利(遵循着一定的形式)。

自四九年以來,中國大陸流行的最嚴重、最可怕的罪名是「反黨」。在一般情況下,人們為了擺脫殘酷的迫害,他們總是竭力剖白說自己並不是反黨、可惜,這種剖白常常是無效的。因為,判定你是否反黨的不是你自己,也不是中立的或獨立的法庭,而是黨自身。確切地說,是黨的最高統治者,無怪乎隨着最高統治者的更換,「反黨」的帽子也就從一些人的頭上移到另一些人的頭上。

不少人指出,在我們的憲法中寫進「四個堅持」的字句是違反憲政精神的,因為它給予了某一種特定的集團和特定的學說以極其特殊的絕對權威的地位。豈止如此,我們要補的是,我們的憲法並沒有規定誰個機構是對「四個堅持」的權威解釋者,以及對於這個最高裁判本身我們當如何裁判的問題。其結果便是,誰掌握了最高權力,誰就可以把一切他不喜歡的東西扣上「反對四個堅持」的罪名。這就離憲政精神更遙了。撇開這些不提,我們要問,當其把「反黨」作為頭號罪名時,那究竟意味着什麼呢?換句話,「黨」為什麼是「反」不得的呢?通常的回答是黨如何如何之偉大、光榮、正確,然而這一回答顯然是不得要領的。黨

的偉大、光榮、正確,只是表明了我們不應該反對它,這並不等於說我們不可以反對它。譬如說兩夫妻情深意篤,誰也不願意分離,但與此同時他們各自仍然有着離婚的權利。這就是說,對於一個偉大、光榮、正確的黨,反對它無疑是錯誤的,但那却是合法的。換句話,「反黨」決非罪名。在把「反黨」視為犯罪的地方,不是別人,恰恰是「黨」,嚴重地違反了共和國的基本精神、違反了憲法的精神、違反了自由民主的精神。

在「論言論自由」中,我曾經指出:「一個政權只有在符合人民的願望時,才有存在的理由。這就必然要求,最起碼的,人民可以毫無顧忌地表示對這個政權的真實態度,換言之,這個政權就決不能禁止人們發表反對自己的意見。一個有權禁止一切反對意見的政權可以擔保自己永遠被「人民」所擁護,因為它把所有反對自己的人都排除在「人民」之外。請大家想一想:如果一個政權宣誓要忠於人民,但是究竟誰算「人民」,誰不算「人民」,又必須由這個政權自己來劃定,而它正是以別個人是否擁護自己為標準,這不是一種赤裸裸的循環論證嗎?假如這套邏輯可以成立,天下就沒有一個不受「人民」擁護的政權了!」

誰掌最高權力

誰就可以扣人罪名

是啊,長期以來,善良的中國人實在是讓「反黨」這頂千斤大帽子困擾得太久了。你只不過是提出了一點不同意見,「反黨」的大帽子便立時飛來,這就使你陷入十分尷尬的處境:要麼,你只有放棄你的觀點,至少是保持緘

默，以此來證明你並無意於「反黨」；要麼，你起而抗爭，特別是起來反抗「黨」對你施加的迫害，但這種作法既然是和「黨」發生了正面衝突，結果便是落實了你的「反黨」罪名。當人們圍繞着你究竟是不是反黨而爭論不休時，他們忘記了去冷靜地想一想，一個公民究竟有沒有權利反對執政黨？一個執政黨，有沒有權利因為某位公民反對它而對之施加懲罰？這才是問題的要害。至於說那位公民究竟是不是真的反對黨，那倒是第二位的問題。

一個社會缺乏公民概念、缺乏自由民主意識的最明顯的標誌是，當着某一政治事件發生時，人們總是不能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真正關鍵的一點上來，例如，公民的權利問題，言論自由權利問題，而是糾纏於其它較為次要或從屬性的問題上。這個現象不改變，中國的民主化將無從推動或是導入歧途。

政權必須承認 人民有公開反對的權利

下面，讓我來解釋一下我標題的兩句話。這兩句話是我在今年九月十二日在哈佛舉行的留美同學「知識份子、民主與現代化」討論會上發言時提出的。

「我願意擁護一個可以反對的政權，我堅決反對那種只准擁護的政權。」

先說後一句。一個政權，只准別人擁護它，這是什麼意思呢？我們知道，「擁護」是指在選擇的基礎上對某一事物所公開表示的一種積極的肯定態度。它是意志的一種主動狀態。可見，只有在人們可以不擁護的情況下，「擁護」才是有意義的。因此，「只准擁護」所要

求的並不是真正的擁護，它要求的不過是無條件的順從而已。顯然，這是對理性尊嚴的極大侮辱，是對公民權利的公然否認。因此，對於那種「只准擁護」的政權，一個公民的最起碼的責任就是堅決反對之。注意：在這裏，我們要反對的一點，乃是這個政權的不容批評，不容反對，那和它所推行某些具體政策（工業政策、農業政策一類）并不相關。這就是說，即使這個政權目前所採取的具體政策都恰巧（的確是恰巧，因為不存在任何必然的聯繫）和我們這些問題上的主張一致，我也必須反對它。因為這裏涉及到的的是權力的合法性或曰正當性這個更重要的問題，涉及到我作為一個公民的自由權利的問題。換句話，我必須擁有反對這個政權的權利，即使我贊同它眼下推行的幾乎每一條政策。

我的前一句話的意思是：如果一個政權承認人民擁有反對它的權利，那麼我認為我們就不妨從總體上，也就是從它的基本制度和結構方面，對它表示擁護。我們當然會繼續對我們認為是錯誤的政策進行批評，對我們認為是有缺陷的地方加以改善，當某一個領導者或是某一屆政府，其政績不能為大多數人所滿意，那麼人們將通過正式的途徑予以更換。如此等等。具體談到今天國內的情況。我以為，我們無疑正處在一個極為重要、也極為困難的轉型時期。一方面，我們的政府已經在相當程度上停止了過去那種動輒把人打成「反黨」并對之殘酷迫害的作法；另一方面，它至今尚未公開承認人民擁有反對自己的基本權利（當然必須依照一定的形式）。越來越多的人們懂得，自由民主不能依靠領導者的恩賜而只能依靠我們自己的爭取。我要提起注意的一點是，一旦人們通過和平的方式獲得了一種自由民主的局面

，那很可能不僅僅是社會方面奮鬥爭取的結果，同時也是當政者明智抉擇的結果。這就是說，假如我們的當政者能為時未晚地明確承認人民的表達自己政治意見的自由權利，那麼，我們應當十分慎重地、埋性地運用這種權利。民主，需要穩步漸進，不能夠搞「不斷革命」。我們既要堅定，又要克制。

一個堅定明確 而又通情達理的立場

無論如何，有一種態度是我決難贊同的。那就是，對只准擁護的政權曲意擁護，對可以反對的政權一味反對。前者幫助維持了一個極權專制政權的繼續存在，後者則使得一個穩定有效的民主政府成爲不可能。

推動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的民主化是一個極其複雜的工作。困難之一便是人們很難爲自己確定一個恰當的立場。本文旨在提供這樣一種立場。這種立場是足夠的明晰和強硬——當其面對着極權主義因素的時候；它又是十分通情達理——當其面對着民主改革的因素的時候。堅持這種立場，我們便無需乎介意某些權勢者可能給我們加上什麼「反動」的罪名，因爲他門加上這種罪名，無異於公然宣稱他們自己不容批評，不容反對，因此正好證明我們的反對是完全正當。堅持這種立場，我們也就不必擔心會招致那些開明的當權者們的猜疑或是給他門幫了倒忙，因爲我們的這種立場無疑是促進民主化和平而理性地實現的有力保障。

我希望這一立場能得到更多的理解。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於哈佛）

原載于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報》

蔣經國後台灣政局討論會紀要

本刊編輯部整理



會場全景

主辦：「中國之春」編輯部
主持人：中國民聯主席 胡平
時間：八七年元月十六日下午四時至六時
地點：紐約·哥倫比亞大學

編者按：以下發言除兩位大陸研究生按本人發言稿刊登外，其餘諸位均按會場錄音整理，發表前未經講演人審閱。如與原意有所出入，由本刊負責。



胡平

胡平：各位女士、先生們，今天，我們「中國之春」編輯部借哥倫比亞大學國際部大廈的會議室召開「蔣經國後台灣政局」討論會。蔣經國先生在本月十三日逝世。現在，來自海峽兩岸的學者、教授共聚一堂，共議國是，表明了大家對台灣前途、對祖國和平統一問題的強烈關心。我代表「中國之春」編輯部，對大家來參加討論會，表示熱誠的歡迎和感謝！

今天發言的人有：賓州大學政治學教授張旭成先生、西東大學東亞系教授楊力宇先生、紐約州立大學政治學教授黃默先生、台灣著名作家劉添財先生、紐約市立大學歷史系教授唐德剛先生、以及來自大陸的留學生、耶魯大學人類學博士候選人叢大長先生和紐約市立大學哲學博士候選人吳牟人先生。各位發言人講完之後，還讓大家提問題，暢所欲言，充分討論。



張旭成教授

李登輝接任， 台灣將平穩過渡

張旭成先生（賓州大學政治學教授）

張旭成教授：蔣經國先生的逝世，標誌了一個時代的結束，一個人治時代的結束，一個強人時代的結束。目前台灣的政局正處在一個過渡時期。

蔣經國先生在他去世前的一年多時間內，做了很多有積極意義的工作。有很多事情他還沒有來得及做完，但起碼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蔣經國先生給台灣社會留下了一項有積極意義的政治遺產，就是在軍隊內推行了任命制度和輪調制度，使軍官不再有子弟兵，這使軍

隊政變的可能性變得非常困難。這對台灣的民主憲政是一個很好的保證。

蔣經國先生希望推動改革，但沒有完成他的心願。對他的動機和想法，有很多種的推測、分析。有人說，蔣經國先生有歷史使命感，他希望對歷史有所交待。這無疑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但我們要看到他為什麼要推動改革？我有這樣的觀察：

一、一九八四年十月江南事件，使台灣情報局長的幕後指使行為曝光；隨後的十信風暴在台灣政治經濟上造成很大的危機。在這種情況下，台灣決策人會覺得在政策上制度上需要作出重大的改變。

二、一九八六年二月的菲律賓和平革命，隨後韓國在政治層面的一些改變，使台灣朝野各派深受刺激。面對東亞地區的政治新局勢，美國里根政府也暗地對台灣當局施加了要搞民主改革的壓力。

三、台灣在野勢力多年來前仆後繼的鬭爭，是民主改革的一個重要推動力。

蔣經國先生說過：環境在變，時代在變。這表明他很瞭解這一點，他是一個識時務的人。

蔣經國先生死後，民進黨已公開表示：在國殤期間，自願停止遊行集會的政治活動，這是一個很聰明的做法。國民黨在這個時期也需要一個安定團結的局面。為了追求一個團結的局面，國民黨高層領導人現在正力求表現步伐一致的公開形象。另外，也可能會做一些事，例如利用新總統李登輝上台的機會大赦一些政治犯，試圖化解一些歷史積怨。如果國民黨能解決好二·二八事件的歷史積怨，將會對台灣政局發展有積極的影響。

國民黨今年七月就要召開十三大，在十三

大上，他們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做：第一，選出新的領導人。現在國民黨的高層領導人老化得很嚴重，而且沒有一個能統馭全局的領導人。第二，國會的全面改選。第三，地方自治的實施還有待重大的改進。

不過，最近台灣高層出現了一些權力鬭爭的跡象，這是今後台灣政局發展的一個不穩定因素。

問：張教授，您是否知道，在蔣經國去世之後，台灣在自身繼續民主化的同時，在推動大陸的民主化方面有些什麼打算？

張旭成：如果國民黨過份強調要採取什麼措施去推動大陸民主化的話，那麼就會對大陸造成相當大的威脅。如果說要影響大陸改變的話，那還不如少談。現在台灣很多人能自由去大陸，就會帶去許多外界信息。與其對大陸人民談三民主義而讓中共領導人產生戒心，不如靠增加信息讓潛移默化自然起作用更好。現在的問題是應該使台灣民主化進一步完善，才能對大陸產生更重大的影響。

問：張教授，據您的看法，將來任國民黨主席的，是李登輝先生還是其他什麼人？郝柏村將軍目前的作用如何？

張旭成：我曾聽到關於李登輝先生有可能兼任黨主席的消息。如果真如此，這是最好的安排。首先是實現領導的一元化，其次是要要求台灣的聲音會一下子停止，因為李登輝是台灣人，他一身二任，台獨就師出無名。關於郝柏村將軍，我個人認為他是個職業軍人。在台灣的環境，要真正建立軍事集團軍人干政是極其困難的。最近幾天郝柏村將軍表現了對新總統的效忠。郝柏村將軍擔任三年參謀總長是因為在軍事現代化上的成就，而不是「尾大不掉」。相信他的任期到年底就會結束。



楊力宇教授

共產黨對台政策自相矛盾 國民黨大陸政策走向理性

楊力宇先生（西東大學東亞系教授）

楊力宇：蔣經國先生對台灣的貢獻，主要有兩方面：一、在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作出很大貢獻，對台灣經濟起飛和繁榮奠定了很好的基礎；二、八十年代積極推動台灣的民主改革，可惜他還沒有完成心願就過早去世了。

有人問：蔣經國去世之後台灣民主化是否會停頓？李登輝上台後是否會搞台灣獨立？我認為絕對不會。因為：

第一、民主是當今潮流，時代潮流是不可阻擋的；

第二、李登輝先生雖然是個台籍政治家，但是他有很強烈的中國意識，他一再強調一個

中國的原則，一再強調中國最終要統一。李登輝先生所受的是西方教育，他深受西方民主政治的薰陶。他一再強調民主政治的重要性的政治的重要性。他認為法治是民主政治的基礎。他相信民進黨作為反對黨對民主政治的重要性。他因此反對所謂「群眾運動」、遊行示威的脫法現象。他認為應該走理性的、議會的政黨政治。

台灣在李登輝先生的領導下，會將台灣的民主化進程進一步推進，在他的領導下會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

有人問到台灣軍人是否會干政的問題，問到郝柏村將軍的地位。我認為在現行體制下，軍人干政的可能性非常低。蔣經國先生早在八五年十月就談到：絕不允許軍隊干政。而且台灣的軍事體制非常上軌道。在五十年代周至柔將軍當參謀總長以來，就建立了很好的軍事首長輪調制度，今天台灣沒有所謂的軍人山頭主義和子弟兵。

但是，軍隊干政在兩種情況下是可能發生的。第一種可能情況是台灣有動亂，鬧自決、鬧獨立、搞街頭群眾運動。在這種情況下，軍人干政的可能性會增加。但目前這種可能性不大。雖然有些激進反對派要搞群眾運動，但他們畢竟懂得自我節制，不會無限制地推動群眾運動而影響台灣社會的穩定。第二種可能情況，是中共使用武力。那時軍人重要性增加，軍人干政的可能性就增大。中共是否會使用暴力？恐怕你們比我們更瞭解。我希望他們目前不會使用武力。

中共今天的台灣政策，有兩個嚴重的問題。一是一再聲稱絕不放棄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同時，又強調和平統一。在這樣兩個矛盾政策之下，不可能說服台灣人民來跟你談和平統一

。第二，中共一再強調一國兩制，想把台灣套在香港模式之下，把台灣貶為一個地方政府，我想今天台灣是不可能接受的。現在統一不可能，是存在着制度、信心方面的原因。今天台灣為何不肯與中共談判？因為中共不肯放棄使用武力，堅持一黨專政、四個堅持，只強調經濟開放現代化，而不強調政治開放現代化。這樣的政策就很難說服台灣走到談判桌上來。但我們要強調一個中國的原則，要相信終必統一的遠景。

現在台灣面臨兩個很大的問題。一個就是國會的改選問題。在立法院、國民大會和監察院，有很多代表們、委員們都是一九四七年選出來的，到今天，有的已經九十多歲了，很多已不能執行他們的職務，而他們的代表性也產生了問題。現在台灣有很多人讚成國會全面改選。至少在沒有統一之前，在台灣還需要一些象徵性的大陸代表來維持台灣現存體制和法統。台灣的大陸政策也經常被批評為「僵化、保守」，但我看已經在慢慢地變化，我相信國民黨的反共政策也有很大改變，他有「三反」（反對中共的政權、制度、意識形態）「三不反」（不反對大陸人民、一個中國、最終必統一）的原則。今後國民黨的反共政策會往這方向走。李煥提出一些新概念，很有理性。很多人說台灣在國際上孤立，海峽兩岸終究要統一，但要有一個漫長的過渡時期。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和平共存競爭。此概念在台灣受到越來越多的注意。

國民黨十三全會是很重要的會。本來由蔣先生親自主持，他逝世後，國民黨已宣佈照原定計劃進行。要完成許多重要任務，有幾項很重要的使命。一是要建立和鞏固一個新領導中心。是誰選不出來，但至少李登輝是個重要

的人物。第二，國民黨的一個重要目標是年輕化，有一些元老會退休，有一些年輕的領袖會上來，參與黨和政府的重要工作。第三，是黨內民主化。今天黨外民主化已有很大的成就，有公開的反對黨，可以公開地反對國民黨，在議會、立法院向執政的國民黨挑戰。但國民黨內的民主選不夠，要加強。最後，十三全會會提出一個更開明、更開放、更理性、更具有前瞻性的大陸政策。

總的說來，我對蔣經國去世之後台灣政局發展前景是樂觀的。我想他們會克服現存的許多問題，繼續推進台灣的民主化、民主改革，

繼續台灣的經濟成長和繁榮。

問：請問楊教授，您對台灣國會全面改選以及自決的看法是什麼？

楊力宇：我先談個人看法，後談國民黨的信息。國會應逐步改選，最後達到全面改選的目標。在這歷時幾年的過程中，大陸應有些象徵性的代表，但台灣地區的代表應大幅度增加。國民大會是法統代表，選總統，應有象徵性代表，特別在過渡階段。立法院和監察院則完全可以全面改選。

國民黨的看法最近也有很大改變。昨天國民黨馬英九先生證實要往全面改選方向走和放

對今後台灣政局的演變，十分注目。都希望台灣朝野能同舟共濟，不要發生內部紛爭，給他人以可趁之機。包括中共趙紫陽總書記在內的唁電，對蔣先生的政績和領導能力，都作了高度的評價。其中的弦外之音，或多或少地表現了對台灣局勢發展的隱憂。

過去四十年來，台灣面臨了兩大難題，三個事件，以及當政者對以上問題的政策所帶來的結局，現作一個簡單的分析。

兩大難題之一是指國民黨撤到台灣後如何應付中共的威脅、壓力，即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問題；之二是指二·二八事件以後，在台灣的陰影下如何推動政治民主化，如何來滿足中產階級對參政要求的問題，即多年來大陸籍人為基礎的政府如何與台籍公民相處的關係問題。

三個事件是：第一，去年九月間民進黨組黨成功；第二，一九七九年美麗島高雄事件；第三，雷震案件。

蔣經國先生在民進黨宣佈組黨時採取了容

棄大陸代表，甚至放棄全國選區的構想。一月底將公佈方案讓大家來討論。方向是：大幅度增加台灣地區的代表，最後達到全面改選的目標。

關於「自決」，是個很敏感的問題。在聯合國憲章上寫的「自決」，是指殖民地，現在台灣已回歸中國。主張自決當然不犯罪，但今天有些贊成台獨的人士却主張暴力推翻現政府，而且有行動。這我反對。

（此時，唐德剛教授表示：時間不夠，而自己又身體不適，願將自己的發言時間「捐助」給別人。遂起身離主席台，退至聽眾席。）

忍態度，新黨因而得以存在，是四十年來台灣政局的一個重大突破。這件事影響很大，使蔣先生的政績得到一致的讚揚，它表現了蔣先生的遠見和魄力。把黨內保守力量壓制下來，以後才有結束戒嚴法、解除黨禁、報禁等舉動。（當然，從另一面看，這也是黨外力量多年施壓的結果，以及江南案、十信案的影響）。現在他突然逝世，有些事來不及做，有些事尚未充分展開，譬如黨禁報禁只有開端。假如他有較多的時間，則今後台灣的局勢，定要穩定得多。

這就使我想一九七九年的高雄事件。假如當時蔣經國先生能容忍下來，今天民主化就會有更進一步的發展，和中國大陸的接觸，也會更廣泛而有基礎。一九六〇年，雷震先生組黨，以包庇懲叛亂罪被判十年徒刑（這是蔣介石的決定）。雷震先生結合了好些台灣省籍人士試圖組黨，假如那時能容忍，台灣政局就打開了一條寬闊的道路，大陸籍和台灣籍的公民間的關係，一定不可能有以後似的緊張。六



黃默教授

蔣氏歷史積澱前車可鑒

黃默先生（紐約州立大學政治學教授）

黃默：蔣經國先生突然去世，島內外人士

十年代初期，甘迺迪政府也想和中國大陸逐步溝通，假如那時台灣政局穩定，有一個反對黨，也許有助於中、美及台灣僵局的打開。高雄事件和雷震事件當然是過去很多年很多年了……。瞻望將來，我和島內外人士抱有同樣的心情。我希望民主化能穩步發展，我希望台灣海峽能和平發展，能如此，這是中國人



劉添財先生

小台獨心態是內亂之源 國共兩黨宜用情理化解

劉添財先生（台灣著名作家）

劉添財：過去在台灣時，我對蔣經國先生的印象不太好。但他越老越好，最近幾年表現很不錯，所以很希望他多活幾年，能表現得更好些。對於他的逝世，我因此而惋惜。

民和台灣人民之福。謝謝。

一位女聽眾：還有一重要事件。即七〇年代初的保釣運動。不少參與運動的台灣留學生，在當時並不是因為對共產主義不瞭解才向左轉，而是因為當時的國民黨沒有像今天那樣開放、開明，當時的學生都是把國民黨政府作為自己請願的對象，保釣運動在開始時是純粹的

反對蔣經國先生的人說，他只是被形勢所迫，才一步步地向民主開放改革。要知道，還有更頑固的人——如毛澤東之流，被逼迫還頑固堅持他的錯誤路線。

反對派又說，蔣先生貴為總統，穿件茄克，到鄉下去和老百姓笑一笑、抱抱孩子、品嚐別人的蚶仔麵線，這是表演而已，甚至說蔣先生是在「賣笑」。

其實，政治本來也是一種表演的藝術，你能表演得很像，結果就能爭取到民心，不少老百姓就因此對他印象好。如果蔣先生會講閩南話，就更增加老百姓的親和力，今天台灣島內和諧的氣氛會更濃，台灣人的反抗情緒也可能因此得到不少安撫。去年，他講，在台灣住了四十年，自己已是個台灣人了。這句話就引起很好的反應。有些時候，情緒性反對會造成一些悲劇。一些智者就會掌握某些訣竅，把不平的事平伏下來。蔣經國先生年老時就表現了「高段」。

蔣先生過世後短期內台灣會很安定。第一，中國人對喪事很尊重，在此期間搞騷亂不合於倫理道德，可能性很小。第二，是繼承人李登輝先生係土生土長的台灣人。幾百年來，台灣人一直有被人統治、壓抑的感覺，現在台灣人自己出來當總統，即使李登輝不十全十美，但台灣人的心理上很舒服。第三，台灣島內中

民主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可是國民黨硬要一口咬定保釣運動是共產黨在背後挑動的陰謀，對學生採取高壓手段，結果是把一大批從台灣出來的學生一步一步地逼到左邊去。所以我要勸告北京政府注意的是：今天也不要再用高壓手段，把一大批大陸留學生逼到右邊去。讓大家都能保持理性。（掌聲）

長期來說，會有三個問題。第一是權力平衡，第二是民主化，第三是台獨。我在此專談第三個問題。

我所接觸的主張台獨的人士，有一種可怕的心理，我將其稱之為「小台獨心態」。它有幾點表現：其一，說自己不是中國人，把中國的東西貶得一文不值，說台灣人已變態變質為另一民族，可見其心胸的狹窄。其二，對日本和美國又過份地屈辱和獻媚，把他們視作將來最先進的楷模，而中華民族則是已經衰亡，一點希望也沒有的樣子。如「台灣公論報」有一位黃文雄教授寫的「中華之沒落」，把中國人貶得比柏楊先生寫的「醜陋的中國人」還要醜。這樣一個其醜無比的民族，趕快和他劃清界限！所以稱之為「小台獨心態」。如有些人遊行時打出「台灣人不是中國人」的標語。把中華民族劃分為不同的幾個民族，如沒有一個有威望的人能鎮住，操之過急就會發生內亂。

台獨有其主觀願望，能否成還要看客觀形勢。這可從天時、地利、人和三方面來分析。天時，從內部來看，到今天已四十多年。民進黨的余登發先生是主張統一的，他的孫子

輩却有很強的分離意識。國會老法統開始消亡，將由年輕一輩的主張獨立的人取而代之。從外部來看，只要中共越開放、民主，則也可能把封建大一統心態放棄，不堅持非併吞統一台灣不可。所以天時的客觀形勢發展可能會對台灣獨有利。

從地利來看，是台灣海峽把兩邊分開。民進黨新主席，更聲稱「台灣是屬於世界海權的，因此世界陸權不可能有力量來統治台灣」。其實這種說法不合歷史事實，是自我壯膽。清朝時以那落後的海軍，一下子就把台灣平定了。以今天的軍事技術狀況，靠「海峽」的「地利」已不十分可靠有利。

從人和來看，是最差的。台灣要劃分地域

，和滿清時分漳州、客家、潮州、高山族，互相械鬥，殺得血流成河的心態相仿。把台灣人看作非中國人、非中華民族、非中華文化，於是台灣內部互相猜忌，把外省人當作「非我族類」，這正是大內亂的所在，也就無法自保。綜上分析，除了天時，地利、人和都不存在，台灣成功的希望就很低。

最後，對中共提幾點希望：

希望中共趙紫陽總書記這些開明人士，能一步步修正，今後放棄他們荒謬的「四大堅持」真正能開放心胸。對台灣不要步步緊逼，弄得人家走投無路，增加仇恨，反過來對中共本身也沒有什麼好處。對台灣，中共也可以寬容，讓他自然發展，越逼的話，離你越遠，越怕

你。

問：劉添財先生，據你瞭解，「小台獨心態」究竟是少數人還是多數人？

劉添財：「小」是說心胸小，說到人口，却占台灣總人口的一半左右。國民黨說有台獨觀點的人只占百分之七，那是鴛鴦政策。應當把頭從沙土裡鑽出來看看，百分之七的人是不能搞這麼大規模的活動的。像俞國華之類，或者塞點東西許點願搞點拉攏，或者動不動就是「分裂國土，法律制裁」，嚴刑峻法，可能會走向伊朗，甚至黎巴嫩的結局，整個國家蒙受重大災難。這是大家最不願見到的。我主張不是用壓制，而是用感情、用民主理性來化解小台獨心態。



董大長先生

開海南政治特區，讓三方競爭

董大長先生（大陸留學生、耶魯大學人類學博士候選人）

董大長：蔣經國先生逝世之後，「世界日

報」社會打來電話徵詢我的想法，我對蔣先生表達了敬意和悼念。當時我那正在上小學的兒子在場，他對我說的一些話感到吃驚和不安，因為大陸的小孩子從小就養成了恐懼共產黨的心理。幸好，趙紫陽先生也發出了唁電，對蔣經國先生多有稱讚，於是我的「罪狀」就不那麼嚴重了。

我過去對台灣瞭解甚少，甚至持有一些誤解。我數年前從大陸來到美國唸書，記得在抵達紐約的第二天，就有幸遇上幾位台灣青年。他們在中東做事，攢了一些錢來美國旅遊。那是我第一次見到台灣同胞，真有點「天方夜譚」的味道。他們十分友好，無拘無束。他們說我臉上有一副苦相，是真的。我今天臉上還有苦相，胡平和其他大陸同學也有。我感到國民的「面相」很能說明社會制度的好壞。

台灣早已實現了鄧小平先生計劃在二〇〇〇年大陸才能實現的「小康」水平，近年來在

民主政治建設方面的進步，諸如開黨禁、開報禁，更是遠遠走在大陸的前面。這說明，蔣經國先生和國民黨有值得稱讚的政績。我希望，中共的高層領導人能夠以誠懇的態度對待台灣的成功經驗。台灣的經驗會比匈牙利的經驗更適合中國的國情。

我不否認，台灣社會裡還存在着一些不安因素，需要改革和改進的地方也不少。但我感到，國民黨的政綱比較具有彈性，接受西方民主制度的經驗比較容易一些。相比之下，共產黨的政綱是僵化的，不適合中國國情。四項基本原則和那個無形的專制之網，不但束縛了大陸人民的手腳，也束縛了鄧小平、趙紫陽等人的手腳。

過去幾十年裡，海峽兩岸的「互動」作用是值得人們回味的。共產黨在一九四九年取得軍事勝利之後，被勝利衝昏了頭腦。它鎖起國門，迫害大陸人民。毛澤東的倒行逆施，給台



吳年人先生

灣人民提供了反面教材，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幫助了國民黨並促進了台灣的安定與進步。另一方面，台灣的成就又促使大陸人民進行了認真的反思，並刺激共產黨進行各方面的改革。對於中國大陸的民主化和現代化，台灣將是一個積極的促進力量。我希望蔣經國先生以後的國民黨領導人能夠加快步伐建設民主政治，放開膽量與共產黨對話。把對話的結果公佈，讓海峽兩岸人民進行公正評判。

我希望中共能夠向世界做出承諾，不對台灣進行武力入侵，更不能使用核子武器。以武力對付自己同胞在道義上說不過去，是否能成功也還值得懷疑。中共的軍隊在對越作戰時已經暴露了不少致命的弱點，要隔海對台灣作戰，困難會大得多。

對於共產黨提出的「一國兩制」政策，我表示懷疑。中國大陸作為一個比台灣、香港多得多的政治實體，其本質是專制的，它會隨意

吞掉不與它同步的中、小型政治實體。在美國，確實存在着一些小型政體，它們不與大型政體同步，但在法治和民主精神保護下可以存在。所以說，「一國兩制」是否可行要看大型政體是否是一個民主的、守法的和寬容的政治實體。

我希望，共產黨把精力放在自身的改造和改組上面，放在大陸的現代化和民主化建設方面。對台灣、香港採取不干涉政策。共產黨自封為「永久執政黨」，現在成了一個「超級婆婆黨」和一條頭腦僵化、身體臃腫的「大恐龍」。在四千六百萬黨員中，三教九流，什麼人都有，比十字軍東征時的人員組成還複雜。共產黨不改造自己，必然會被歷史潮流淘汰掉。共產黨應開黨禁，應該歡迎國民黨、中國民聯和其它黨派與它進行和平競爭。民主的鼎至少要有三個足才行。

統一的問題，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結

「大一統」無獨立價值

吳年人先生（大陸留學生、紐約市立大學哲學系博士候選人）

吳年人：蔣經國先生的去世，標誌著在台灣的、具有「大一統」中國傳統政治理想的一代人物的消失。這一代人物在大陸還掌握着權力。對這一代人來說，「大一統」本身就是他們最高政治理想中獨立的價值。所謂獨立，就

東之前沒有必要談，也就是說，七十年至一百年後再說吧！我希望，中共不要空談統一，更不要急於統一。如果將來大陸的經濟和美國、日本、西德一樣發達，政治制度又和荷蘭、比利時、瑞典一樣民主，中國統一的問題會自然而然得到解決。

共產黨和國民黨在「主義」問題上水火不容，共產黨不放棄共產主義，而國民黨要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我估計「主義」之爭在短期內不會得到解決。我希望，國民黨、民聯和其它黨派能做出努力促使共產黨在大陸開黨禁。各黨派以和平的、公正的、公開的方式競爭，以爭取多數選票。目前，中共正在進行海南島建省的工作。我建議，中國大陸政府可以把海南省作為一個實驗民主政治的政治特區。共產黨、國民黨、民聯和其它黨派應通過協商訂一個「君子協定」，請聯合國和海外華人做觀察員，進行一些民主政治的嘗試。多謝！

是說它不需要其它理由的支持，它本身就是一個理由，一個前提。正因如此，在我看來，這種東西主要是非理性的、情感的、封建帝王式的。也正因如此，儘管中共無論在政治民主、經濟發展這些主要方面拿不出什麼東西，它却仍然可以獨立地提出「統一」這個口號。求訴的對象就是以蔣經國為代表的老一代人物。蔣經國先生的去世代表了這種對象的消隱。這是蔣經國先生的去世給中共帶來的最大憂慮。我相信，這種求訴對象的消失將會對大陸與台灣的關係，因而對中共其內部政策的變化帶來重要的影響。求訴的對象變了，求訴的內容也得變。

會是怎樣的變化？積極的還是消極的？這將看台灣在蔣經國先生去世後的變化而定。

(1) 台灣獨立。如果中共武力攻占台灣，那求訴的方式變為武力。我看不出這會給中共本身內部的政策帶來什麼壓力。如果中共暫不出兵，兩岸則必然處於緊張敵對狀態，結果也是消極的。

(2) 台灣軍人干政，取消目前正在進行的政治民主進程，實行軍事統治。這時，中共求訴的方式仍可能是武力，至少其中無需包括中共內部政策中積極性的改變，我指的是政治民主開放，經濟制度現代化方面的改變。

(3) 台灣繼續穩定發展，在政治民主、經濟現代化和文化發展等方面進一步推進。在這種情況下，台灣新一代領導人可以提出這樣一種立場：中國民主制度的建立和經濟發展是中國政治的最高價值。統一本身並不能成為獨立的價值，能夠為中國（包括大陸）的民主和經濟發展帶來好處的統一值得追求，反之則沒有支持的理由。這種立場，至少會得到大陸大部份有表達能力的人民的支持。（聽衆：海外也會支持。）而對中共來說，它在政治上，至少在宣傳上，很難拒絕這樣一種既立足於民主和經濟發展，又立足於統一的立場。這就很有可能迫使中共在其自身的政治經濟制度方面作出某些讓步，包括允許某種不同政見的政治團體的出現，允許私人經濟的進一步擴大，等等。這種讓步加上大陸人民自身的努力，對中國大陸的發展將帶來深遠的影響。台灣方面的上述立場，肯定比要求以帶有政黨色彩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這種立場更站得住腳，更有吸引力。

我的這種樂觀估計假定了兩個先決條件。
 (1) 台灣的穩定向前發展；
 (2) 台灣人民和其領導人對民主有信心，對自身有信心，對包括大陸在內的整個中國有興趣。
 對這兩個條件，我樂觀其成。

廣州餐館

KONG CHOW RESTAURANT, INC.
 48 CENTER STREET, RUTLAND, VERMONT 05701
 TEL:

正宗粵菜 · 名廚主理

精美菜式
 大宴小酌
 堂食外賣
 價錢公道

環球汽車修理行

地址：112-21 Roosevelt Ave.
 Corona NY, 11368
 電話：(718)429-1400
 (718)429-1442

華人經營

精修各種引擎、線路、
 板金、噴漆、換油、保
 養、舊車買賣、歡迎比
 價。

小閩主持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上午八時至下午七時

快速滙款公司

FAMILY REMITTANCE INC.

紐約市堅尼街221號林肯銀行樓上517室

221 CANAL STREET, SUITE 517
 NEW YORK, N.Y. 10013

TEL: (212) 966-2631 1-800-624-3216 外州免費

所有滙款都有
 全額保險

您要滙款至
 中國大陸嗎？

本公司專理，歡迎支票、信用卡
 優惠滙率（比銀行高）
 快速信實（只需四至五天）

郵寄滙款申請書

請將下列滙款：

Please effect the following remittance

M/F#

美金 Amount in words	人民幣 RMB
收款人姓名 Payee's Name	滙款人姓名 Remitter's Name
地址 Address	地址 Address
	電話號碼 Telephone



寶慶大飯店

TIKI TALA

CHINESE RESTAURANT
 "Authentic Polynesian Cuisine"

2500 Columbia Pike
 Arlington, Virginia 22204
 (703) 920-2661

Three Friends Restaurant



(301)
 662-6171

177A THOMAS JOHNSON DR., FREDERICK, MD 21701

三友大飯店

談一個國民黨子弟 蔣經國先生的逝世

(台灣旅美學界) 楊雲



國府總統蔣經國先生的逝世，引起海內外中國人深深的震撼，對台灣、大陸都有很大的影響。今天（十五日）的華文報紙中世界日報、國際日報、中報皆以近乎全份報紙的三分之二篇幅來報導這件事情，海外不論左、中、右、統、獨的人士均表示哀傷與對蔣經國先生的尊敬，台灣有些民眾在靈堂下跪痛哭，可以理解蔣經國先生在人民心中的份量實是中國近代史上少見的。

此文所要敘述的，是台灣今後的一般情形，以及身為一個國民黨的子弟心中誠實的感受。

一、李登輝形像良好。

接班順利完成

國民黨因為孫中山先生與宋氏家族的影響

，基督教的信仰一直在最高當局有着重大的意義，在某層意義來說，儒家的政治傳統和基督教愛人的精神在國民黨的內部是統一的。此次，李登輝接任總統一職，民眾心悅誠服，乃是因為他以德服人。李登輝先生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經常笑容滿面，有農學博士學位，且謙沖為懷，從未聞他搞派系與人爭鬪權力。他為台灣省籍，而外省人都把他當中國人對待。這次依照憲法和平迅速的接班，無論在台灣，或中國，都是很重要的，因為我們看到近代的中國由於動亂頻仍，政治權力移轉往往是大費周折甚至流血政變。

二、國民政府人才鼎盛

國民黨來台後，反省在大陸的失敗，開始重視經濟建設與人才的運用，到了蔣經國接任行政院長後，老一代的革命家便相繼退出政治舞台，年輕學有專長的學者型人物逐漸擔任黨政要職，並且開啓「本土化」與「技術化」的時代。十幾年後的今天，我們看到國民政府和中共政府很大不同的一點便是中共的政治仍然控制在一大批革命老幹部的手中；而台灣，除了幾個最重要的職位外，極大多數都是有學識的年輕人——以四、五十歲為主，在掌理政府各部門的事務，這一點，可以看到當年蔣經國先生的遠見與決心。今後除非中共趕緊改革政治體制與疏通人事管道，台灣在政經方面的優勢還會遠遠的把中共拋在後面的。

三、台灣社會多元化的 穩定形成

因為經濟發展成功與教育的普及，政治力

量雖然仍很重要，却並不是惟一的決定因素，各種民間團體的堅實，使政治從領導一切逐漸轉化成相當程度的為社會服務，這種轉化極為重要，過去中國專制社會中，官老爺是要人民為他服務的，而且官官相護，無法無天的情形就很普遍。今日之台灣，一個部長在人民心中的地位已經接近一個大總統而已，常常要在立法院中捱罵，或被監察院調查，而且部長級的黑色轎車比不上民間許許多多的豪華汽車，那種特殊化也大大的淡化。更重要的是輿論已經形成，報紙雜誌對錯誤的政策或官腔十足的官僚攻擊極其猛烈，貪污或生活不正的官員，不為人知便罷，一為人知，要繼續保住位子絕無可能。這種情形，在中國歷史上還是沒有的，黨外多年努力相當重要，國民黨自我調整也有功勞。

四、一個時代的結束， 一個時代的開始

蔣經國先生的去世，表明了孫中山先生以來革命救國的國民黨將要退出中國的政治舞台，這一點對許許多多台灣中年以上的大陸人是很殘酷的現實，甚至對一些年輕的有強烈中國意識的外省子弟也是難以接受的。

國民黨在抗日勝利後與中國共產黨爭鬪失敗撤退來台，隔海與中共對峙近四十年，目的不只是建設一個繁榮的台灣，而更是要效法祖暹揮師北上，匡復河山；而如今老死凋謝，維護最後法統與革命精神的大家長再去世，在解嚴、黨禁、報禁已開，國會全面更選的強大潮流壓力下，國民黨不可避免的要往一個平凡普通的民主政黨方向蛻變，那麼過去悲壯的復國

使命恐怕只能以歷史的悲劇精神逐漸鬆手了。對筆者自己來說，生長在國民黨一個中等官員的家裡，幼時在軍人子弟小學所受的教育是「我們的父母已經為中國盡了最後一份力量，我們要繼承革命，前進、前進，光復大陸，實現三民主義」，並把這個信念當做終身的理想，奉之不渝，至死無悔。

成長以後，因無家世背景，只成為國民黨最邊緣的一個小人物，仍然希冀以無比的熱情燃燒自己，以生命中每一分的力量來改變中國的現狀，而今眼看這個時代的浪潮已打到了最後一波，折戟沉沙，收復大陸，重建中華，已無可能，實有仰天長嘯、悲憤莫名的痛苦。蔣經國先生是「孤王無力可回天」，我這個小人物也只能在夢中面對洶湧寬廣的台灣海峽痛哭失聲。尤其是台灣社會歌舞昇平，政治口號教化，年輕人理想與志氣的消頹，更使我們這一類人斯人獨憔悴，越發寞落。

而今後，一個新的時代將要揭幕，不論獨立，台灣在文化與政經方面已和馬列主義的中國大陸漂離愈遠，一個繁榮、安定、民主、自由的台灣是台灣人民、也是海外華人所欲見的，國民黨將愈缺乏根據去強制執行許多政策，這些政策中的重要一點是要避免脫離中國的歷史文化，民間獨立的政治黨派將有更多的機會正常運轉。長久以後，如果民間的力量打破了中國統一的意識型態，則就是中共出兵也不能勉強。如果中共不能迅速的將馬列的破舊外衣丟棄，及早改變體制，台灣獨立將成歷史潮流而沛然莫之能禦，縱然台灣獨立可能是一個悲劇，但回到馬列中國的懷抱是另一個悲劇，則台灣人民的選擇就不多了。在這種情形下，中國本土的民主運動的成功與否便有極重要的意義。

五、蔣經國先生的功過論

相對於中國大陸，蔣經國先生無疑是一位極有作為的政治家，鄧小平真正出來掌權太晚，且受制於五七年反右與六六年文革的後遺症，他雖然是一位拯救中國共產黨的人物，但是他的治績和蔣經國無法比擬，只看這十年來大陸上大大小小的運動便可資證明，在這種比較下，可以再去苛責蔣經國先生的地方實在不多。

但是，實事求是的說，蔣經國先生當政十幾年來可以說沒有起用幾位真正敢做敢為的大才，在他身邊的大抵是墨守成規、樸實可靠之士，所以有小康之局而無大開大闢的氣度；那些正直敢言，勇於打破中國僵局的人士則長久抑鬱而不得參與機要。蔣經國先生終究背著國民黨九十年歷史的包袱，使他最多成爲一個大家庭的家長君主式人物。且由於是太子接班，對外開明，對內則威猛與猜忌過重，用人無常，太過講求權宜平衡、天威難測，使重要決策無人可以做主，而凡事躬親，備極辛勞，終罹大病。又過度自信，近年來數次大幅度向黨外讓步，而黨外竟不領情，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制憲紀念大會上，一等蔣經國開口致辭，民進黨代表便全數起立，手執橫幅，高呼「全面改選國會」，會場外則發動上萬民衆示威，與支持國民黨之數萬民衆緊張對立，使蔣經國先生深受刺激。以上都是蔣經國先生個人性格上的一些弱點，他雖有極高的智慧，好的才幹，但不能完全放權讓有才幹的部屬行事，凡事鉅細靡遺，最後又太倚恃台灣人民對他個人的崇拜，以致民進黨人公然對他起哄，便不能接受了。

但是若沒有蔣經國先生的這十幾年，台灣也不可能能有如此進步的經濟與穩定的民主政治

發展，恐怕中共早已渡海，整個中國的悲劇就便寫成。蔣經國先生帶領台灣度過困難重重的冬天，在他最後一年，俯仰形勢，趕上了歷史的腳步，大幅度的做了許多驚人的改革。雖然他因過度疲憊而死，但是台灣的春天已經來臨，民主政治的枝極上也看到了新放的苞芽，台灣有希望，也促使全中國有新的一線希望，遲來的春天總是春天，筆者還是衷心感戴蔣經國先生的。

結語

今晚收看舊金山華語電視新聞，得知中共當局在蔣經國先生過世後兩天才發表聲明，竟然只肯定他在統一中國一貫的主張上，而不敢觸到台灣民主政治的改革與強勁的經濟發展方面，可見中共領導人心虛到何種程度，實在使人對中共的不能面對現實感到失望。

蔣經國先生一生憂勞，他受過正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陶冶，而深知這不是中國人該走的路。他早年在贛南與上海的作爲，顯示出他是一位正直、嫉惡如仇的人。在台灣，他常領退伍軍人一斧一鏟的開出橫貫公路，台灣的山川湖泊、大街小巷，他終年奔波，他對普通人民親近的程度是全世界的政治領袖都少見的。他畢生以中國爲念，最後罹患重病，吐血死在病床上，可以說他的一生無愧於做爲近代苦難中國人救國人物的榜樣。

筆者以此文紀念他，也深深感到中國未來的路還很沉重遙遠。我們這一代年輕人，不論大陸來的、香港來的、台灣來的，若不能拿出良心來接過「鴉片戰爭」一代代千萬萬中國人要「救亡國奴」的未竟之業，則中國的未來將會極其黑暗。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五日於加州

台灣進入後蔣經國時代

(台灣新移民) 鄒國仁



李登輝宣誓就職，旁為林洋港

蔣經國在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台北時間下午三點五十五分去世，五個小時之後，副總統李登輝宣誓繼任總統，台灣從那一刻開始，進入後蔣經國時代。這個時代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大家所期望的又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是許多方面都關心的問題。現在從國民黨、台灣的反對黨與台獨、中共和美國四方面來說

強人政治的結束

最顯而易見的，是強人政治的結束。對一個沒有充分民主的社會來說，勵精圖治的強人可以使得這個社會提高效率，改善人民的生活。亞洲四小龍的台灣、南韓、新加坡一直都是強人的治理下，中國大陸自鄧小平實施經改後，人民生活立刻有了明顯的改善，都是眼前的例證。

但是強人政治無論如何不是一種正常的現

象，個人和國家有時還要冒着極大的危險。南韓的李承晚和朴正熙都是強人，結果前者被推翻後老死異鄉，後者死在他親信中央情報局局長金載圭的槍下。毛澤東更是強人，結果弄得千萬人頭落地。比較之下，在強人治理下的台灣是相當幸運的。尤其是在蔣經國生前的一年多，作了解嚴、開放黨禁和報禁，以及開放大陸探親的重大決定。換了別人，恐怕不會如此順利。

但我個人認為他最大的貢獻，是不在生前指定繼承人。有許多人認為他應該及早安排好接班人，以免政局不穩。但在一個民主的社會，國家的元首應依法由民意決定，個人無權決定由誰來繼承他。如果繼承人都由指定產生，強人政治將永無終止之日，這是不合時代潮流的。

然而國民黨半個世紀以來，已習慣了強人治理。蔣經國這位強人一倒下去，黨內失去了一根支柱，沒有人能在某人提議，由全體中常委一致鼓掌通過的情形下繼任黨主席，於是出現了黨主席一時難產的現象。

黨主席的難產

從台北傳出的消息是，國民黨內一部分大老，對於所謂台灣政治本土化的作法本來就不十分贊成，再加上國民黨的權力核心一直在外省人手上，他們不願看到總統和黨主席的職務都落在李登輝一人身上，是可以充分理解的。

但是國民黨內也有一些外界所說的開明派，新時代的民意代表，他們有的是不喜歡俞國華，有的是基於個人的利害，當然也有人是以全盤的考慮，希望儘快由李登輝擔任黨主席。

最初見諸於文字的，聽說是一位與合衆國際社駐台北記者有良好關係的中常委，透過這位外國新聞機構的中國記者，發出一則消息說，出乎國民黨一些保守派意料之外的，在卅一人的中常會裏，絕大多數人主張由李登輝出任黨主席，消息中除了強調中常委裏只有十四名台灣人之外，還說這一悄悄進行的意見調查，使俞國華或黃少谷出任黨主席的建議胎死腹中。消息中還特別提到，中常委對俞國華的強烈不滿，說他是去年民意測驗中最不孚人望的政府官員。

台北的情形往往是，自己不便說的，先透過外國新聞媒體放出風聲，作為試探的氣球，然後再見機行事。如今情勢已經明朗，國民黨內的一些大老已取得共識（實際就是妥協），由李登輝出任代主席，到七月七日黨大會時再真除。至於紐約時報記者包德甫（FOX BUTTERFIELD）說，國民黨內有人想推宋美齡出來，一來是沒有說出消息來源，再者也與現勢不符，我個人對這報導存疑。

李登輝雖然集黨、政大權於一身，但無論如何無法像蔣經國一樣的，任何重大的人事或政策，只要他開口就全體一致通過。在政治上說，這應該是一個好現象。不管說它是集體領導也好、妥協也好，都比一個人獨斷獨行好。

台灣仍然穩定

另外一個值得欣慰的現象是，台灣的一切運作，絲毫沒有因為蔣經國的死而陷於紊亂，

更沒有出現一些人所擔心的軍人干政。國防部長鄭為元和許多人口中的軍事強人參謀總長郝柏村，都立即表示效忠新的領導。台灣今天要搞軍人干政或軍事政變，除非是發生非常特殊的情形，否則大概是不可能的事。

台灣的輿論和政界人物，也一致表示支持李登輝，政權的轉移相當平靜、順利。

至於李登輝是否會像嚴家淦一樣的，只是作為一個過渡人物？我想不會。因為現在台灣社會上和國民黨內的權力結構都已經和一九七五年蔣介石去世時的情形大不相同，在沒有強人的情形下，李登輝自有他自己的主張和作法，事實上他也非擔當起大部分的責任不可。目前他為了安定，自不便對蔣經國任命的一些高級官員有所更動，但至少像與主管同進退的總統府秘書長沈昌煥這種職務的人，應該不必再戀棧了。今後台灣的政治相信會以年輕一代的技術官僚為主。老一輩的將逐漸退隱，一個政治上軌道的國家，不應該讓主政者鞠躬盡瘁，對他們個人來說，這是很殘忍的事。



郝柏村接見台灣官兵

，對國家來說更無好處。美國的卸任總統還能過很長一段時間悠閒生活，艾森豪到賓州蓋蒂茲堡的農莊息隱林泉，卡特仍回到他喬治亞州去當花生農夫。

李登輝的任期到一九九〇年，無論他是否會連任，都希望他能在強人政治告一段落時，建立起政治的常規，使政治的運作像行駛在軌道上的火車一樣，由誰來當火車司機都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當然也可以預料到，李登輝在短期內不易擺脫蔣經國的影子。他在繼任伊始言不離蔣經國，遍訪總統府資政、戰略顧問等文武大老有所請益。在黨主席一事上更是儘量放低姿態，這些都可以說是正常的現象。

民進黨的反應

在反對黨和台獨方面，儘管他們無愛於蔣經國，多年來他們在一些刊物上對他作了任何文明社會中少見的人身攻擊，這次還有人說蔣經國是被民進黨氣死的。但是反對黨也很識大體，在蔣經國去世之後，立刻發表書面聲明說：蔣總統經國先生不幸去世……本黨哀悼之餘，特通令全體黨員並呼籲全國同胞，暫停一切遊行示威活動。事實上，李登輝在宣誓就職後已立即下令，在三十天的國喪期間，禁止一切示威、請願活動，國防部也下令三軍取消休假加強戒備，警方也加強了巡邏。民進黨在沒有摸清楚各方的動向之前，自宜以觀望一段時期為佳。

但目前的情勢已明白顯示，民進黨大部分所顧慮的現象不會發生，除非在特殊又特殊的情形下，才會發生政治上的反彈。所以在三十天的國喪結束之後，相信民進黨會恢復以往的

各種作法，街頭活動自所不免。

可以預料到的，民進黨今後將更為加強要求結束所有非常體制與法令、國會全面改選、省市長民選。這些要求都是合理的，但在作法上應從多方面考慮。政治上的許多發展是互動的，如果再用「老賊、老表滾蛋」這種字眼刺激對方而引起反彈，我個人認為民進黨本身也難辭其咎。費希平也是一「老表」之列，民進黨的人要他率先辭去立法委員的職務，他馬上就鬧情緒。

台灣雖然是在特殊又特殊的情形下才會發生政治上的反彈，但這並不表示絕對不會發生。一來是也許有些變數目前還沒有顯露出跡象，再者國民黨結束了家長式的統治，一旦發生事故，沒有人能像蔣經國一樣的一句話可以化解危機。民進黨今後在政治訴求的作法上應該更加謹慎。

儘管民進黨在蔣經國生前對他的辱罵從未停止過，但民進黨的能夠成立，蔣經國的因素是不可否認的。如果換上別人主政，可能不會比蔣經國更能排除國民黨內的保守勢力。

難怪一月十四日美聯社從台北發出一則引述民進黨康寧祥的談話消息說，蔣經國的死形成反對黨的嚴重問題，因為他們擔心國民黨內的保守派會減緩，甚至扭轉蔣經國的政治改革計劃。新新聞周刊也說，民進黨一時不知如何反應。國民黨的趙少康也說，如果街頭再有暴動，保守派將以此為藉口減緩甚或停止改革。

上述的種種情形並非不可避免，搞政治千萬不可走進死胡同。搞政治是互相妥協，不是打陣地戰。民主的進步是全體國民努力的結果，所以防止民主的倒退也應由全體國民努力。台灣民主的進展不全是國民黨的功勞，如果發生民主倒退的事，也不該由國民黨負全部責任。

台獨的反應

台獨對蔣經國的死當然也有一定重視的程度，也有人因他的死放爆竹慶祝。海外的一些各種名稱台灣人組織，也多紛紛發表聲明或舉行緊急會議。他們大多仍強調台灣人的角色，例如彭明敏強調只有台灣人才有權利決定自己的前途。姚嘉文擔心民進黨內部在台灣人擔任總統的情形下，反對意識將減弱，甚而有所謂「保皇黨」出現。還有人說李登輝應該多為台灣人作點事。

一些激進的台獨分子，還認為民進黨以黨的立場對蔣經國表示敬意，同意三十天內不遊行示威乃是有失黨格的作法。

在台灣島內，預料台獨的活動會更公開化。在主張台獨的名單中，以前沒有聽過的蔡有全和許曹德兩人，現在因為公開主張台獨被判處了十年和十一年徒刑。民進黨和一些主張台獨的人，都有意無意的避開台獨這個問題，至少在現階段避免與國民黨正面衝突。國民黨在面上能過得去的情形下，目前雖然對「自決」的主張採取容忍，但對台獨是絕對不能接受的。

而且台獨的主張與行動在台灣的加強提出和進行，是一件很危險的事。中共一再表示要以武力撲滅台灣獨立。國民黨要實施本土化，和反對黨處處強調台灣人如何，已經逼得一些人公開說他們要當吳三桂。如果台獨的活動一再加強下去，恐怕連撒謊都會出現。

中共的反應

中共對蔣經國的死也作了迅速的反應。在一月十三日當天，新華社對這一消息只簡略的

一句帶過而且未加評論，但中共中央立即在第二天致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弔唁，電文說：

「驚悉中國國民黨主席蔣經國先生不幸逝世，深表哀悼，并向蔣經國先生家屬表示誠摯的慰問。」

中共總書記趙紫陽也在一月十四日發表談話說：

「中國國民黨主席蔣經國先生不幸逝世，我們深表哀悼。蔣經國先生堅持

一個中國，反對台灣獨立，主張國家統一，表示要向歷史作出交待，並為兩岸關係的復合作了一定的努力。」趙紫陽還說，「當此國民黨領導人更替之際，我們重申，我黨和平統一祖國的方針和政策是不會改變的。我們希望新的國民黨領導人，從中華民族根本利益出發，審時度勢，順應民心，把海峽兩岸關係上開始出現的良好勢頭推向前進，為早日結束我們國家分裂局面、實現和平統一作出積極貢獻。」

趙紫陽最後說，「我們由衷地期望台灣局勢穩定、社會安寧、經濟繼續發展、人民安居樂業。」

另外一些中共的尾巴黨派、蔣經國的故舊和蔣家的親屬，也紛紛發電弔唁。但是就在中共弔唁聲中，為中共服務的美洲華僑日報，刊出了一篇文章。文中強調「衆所周知，和平統一雖然是中國的既定政策，但是中國領導從來沒有排除過動用武力的可能性。」文中還說，「近年來，中國領導人把和平統一祖國列為中國人民的三大任務之一……中國老一輩領導人如鄧小平等年事已高，他們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國統一大業的完成，同時也擔心堅決主張統一的蔣經國先生一旦逝世，台灣的新領導

人政治取向不易捉摸，給統一事業增加了不確定因素。」

香港的中國通訊社也在一月十六日發出的

一則報導中說：

「趙紫陽在肯定蔣經國功績的講話中，只肯定了蔣氏堅持一個中國、反對台獨、主張統一的愛國精神以及對海峽緩和所作的某些努力，對蔣氏治台十多年期間，創下的經濟奇跡却未提及。」

中共多年來，在對台灣進行和平統一的統戰中，照例的每隔一段時間就利用接見外國客人或刻意安排的場合，強調一下不放棄以武力統一台灣。就在一月六日，香港快報還刊出了中共對台作戰的方案。在一月十三日蔣經國去世的當天，路透社從北京發出報導說，根據去年底香港明報得到的消息，中共在因應蔣經國去世後的統一策略方面，已準備了好幾個月。中共在一份文件中鼓勵黨的工作人員展開新的努力，與蔣經國死後可能逐漸居於重要地位的年輕一代，進行秘密接觸。

這份文件預料台灣在蔣經國死後仍有穩定的局面，但表示台獨運動會增加影響力。路透社的報導中還說，一名西方外交官說，他相信鄧小平等人對蔣經國去世的消息會「非常失望」。這名駐北京的外交官說：

「蔣雖然是中共的宿敵，但在統一中國的信念上，他與中共是一致的。只要蔣活着而且領導國民黨，北京就抱着終有一天能與他談判統一的希望。如今他故去了，情勢會比較棘手，尤其是台獨運動會增加力量。北京將在今後幾個月內密切注意台灣的情形。」

一月十六日香港中文版的亞洲周刊透露，中共對台工作機構統戰部、國務院台灣事務辦

公室在一月十五日的會議中決定，鑒於蔣經國去世後的台灣新形勢，考慮與台灣的反對派展開對話，同時採取更有效的措施遏制主張台灣獨立的情緒。

中共對外的宣傳刊物瞭望也在「一國兩制與台灣政黨」的文章中說，一些有台獨言論的人，並不一定就是堅定的台獨論者……對於有分離意識的台灣人，一應充分理解，有話讓他們說，有氣讓他們出；二要加強溝通對話，以促進相互間的真正瞭解。

從這些方面都可明顯的看出，中共非常注意蔣經國死後台灣的發展。甚至願意與他們展開對話。但是誰都知道的，中共爲了對付它的主要敵人國民黨，曾經利用過台獨甚至與台獨合力打擊國民黨。趙紫陽呼籲新的國民黨領導人，從中華民族根本利益出發，審時度勢，我們希望中共也從這一根本利益出發，澈底與台獨劃清界綫。凡是有過台灣生活經驗的人都知道，台灣人比外省人更不喜歡共產黨，台獨連自己是中國人都不承認，對中共的對話提議，台獨分子已經潑了一盆冷水。

國民黨對中共中央的上述作法，則是在一月十四日發表一份「敬告大陸同胞書」，重申

「中國國民黨矢志和我政府與民衆堅守反共復國決策，貫徹到底……積極推行民主憲政建設，始終一貫……矢志完成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大業，不達目的決不終止。」

這算是對中共作了答覆。

今天海內外的中國人都有一個共識，那就是唯有中國大陸在改善民生、落實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權之後，中國才有統一的可能。留美學生成楊巍在中國之春上寫了幾篇文章，回國就會被逮捕判刑，台灣誰還敢讓中共去統一？

美國的反應

美國雖然已和台灣沒有正式外交關係，但雙方的實質關係密切，來往頻繁。台灣最擔心的，莫過於在蔣經國時代，因美國態度的改變影響台灣的安全。從去年十月十日蔣經國公開露面，並校閱部隊之後，自知身體狀況隨時會有重大變化，於是駐美代表、副代表錢復和程建人的先後奉召返國，同時還有參謀總長郝柏村的美國之行，甚至還有鮮為人知的李登輝到美國一趟，這是蔣經國在辭世之前，對美國關係作的重要安排。

美國是否作了某種承諾，恐怕一時不會爲外界所知，不過美國總統雷根、副總統布希、國務卿舒茲都在蔣去世後很快致電弔唁，美國政府也由國務院發言人芮德曼發表正式悼言，而且在時間上安排在新聞簡報中正式宣讀，以表示「應有的尊敬」，同時在內容上也稱蔣經國是「令人尊敬的領袖」。美國雖然不便派遣官方代表團到台北參加蔣經國的喪禮，但表示這個代表團必須以適當的方式，反映美國對蔣經國及台灣人民的「長期友誼與尊敬」。

親台灣的報紙，也大篇幅的報導了美國對台灣的政策不變，繼續在安全、政治上予以支持。世界日報在一月廿一日報導，雷根總統已經由適當的途徑，在蔣經國去世後，迅即向李登輝保證，美國將繼續給予台灣以堅定的政治及安全上的支持。雷根是在李登輝繼任總統後不到七十二小時，在白宮接見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長丁大衛。在聽取了丁大衛有關台灣新情勢的報告之後，雷根要他返回台北任所，轉達美國的新保證。

美國爲了自己國家的利益，在台灣問題上不會去刺激中共。例如在派遣代表團參加台北的喪禮時，一開始傳出可能由前總統福特率領，團員包括前參議院議長歐尼爾，但最後的名單是前司法部長，現在執業律師的史密斯。台北一再強調史密斯是雷根的摯友。雷根的摯友何止千百，當了總統之後「摯友」就更多了。美國當然也不會支持台獨。在美國的台獨大量捐贈競選經費給索拉茲、裴爾幾名國會議員，但這些議員在公開的場合，也不得不讚揚台灣在經濟和民主、自由方面的進展，並強調台獨是行不通的。

美國也一再表示不會壓迫台北與中共談判，中國的事應由中國人自己解決。但美國的支持是台灣安危的重要因素，美國亟力維持台海兩岸現狀的政策，相信不致變動。

結語

蔣經國的去世，對台灣、對大陸固然有重大的影響甚至震撼，但是在一個民主、法治的國家，領袖人物的更迭原是很平常的事，日本首相兩年一任，美國總統四年一任，而且還在憲法中明文規定擔任總統不得超過十年。

希望後蔣經國時代，爲台灣的政局開創出一個更新的局面，不要把國家的安危繫於一個人的身上，這實際上是很危險的。蔣經國對台灣的民主化貢獻應該予以肯定，但這工作沒有止境的。台灣的後蔣經國時代相信會繼續是一個繁榮、穩定的局面。大陸也隨時會進入後鄧小平時代，希望大陸的十億同胞，也能在領導人的更替時，不再受到政治風暴的影響。

人亡政不息，民主求統一

寫於蔣經國先生逝世之際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申一帆

聞蔣經國先生逝世的消息，頗爲他壯志未酬身先死而抱憾。從一年前他力排衆議，以一己鼎力打開台灣地區黨禁的閘門來看，本來他是可以爲中國的民主化做更多事情的。

最近有人談及蔣經國的政績。曾說，如說蔣先生有敗筆，則其一爲「不該死在任上」，其二爲「沒有及早解開「三不」的死結」。依本人的愚見，經國先生是沒有來得及做而已。

其一，君不見蔣先生力主之探親狂潮已猛烈地衝向大陸，豈非掘「三通」之先河乎？倘上蒼假以時日，定有化「三不」堅冰的大手筆在其後。如此，則在祖國和平統一大業上留下不朽金碑，將不復有壯志未酬之嘆。時乎？命乎？天亡之也，非蔣先生之責也！

其二，按民主程序自然接班問題，向爲一黨專權政體的大難。蘇聯東歐各國的歷史自無須細舉，僅看竊國大盜立林彪而後又殘忍剷除一事，即可見，凡封建餘孽，獨裁君主，想打破官僚結構避免腥風血雨的接班模式者，鮮也。能做成此偉業而於生前離任者，更未曾有之。毛澤東明退二綫而猜忌摸縱愈甚，鄧小平言退休在先而終只得垂簾，便可知其一斑。是人治之「業」在作祟，以樹接班人而求「法治」

，僅南轅北轍耳。

由是而觀，蔣經國先生必先創法治局面而後方可離任。否則也是揠苗助長，立一台灣之「王兆國」罷了。故蔣先生死在任上，非懸棧之疏忽，乃積勢難返所至。欲多黨制格局，力有所難逮而已。運乎！未能苛求之。

蓋棺論定，蔣經國先生之於中華民族，是有貢獻的。台灣地區二十年來經濟繁榮，政治安定，與大陸相比，不可同日而語。比之其父，也遠爲高明，至少他沒有傳位於子，金日成之流等亞洲共產黨領袖更難望其項背。如果沒有台灣這個「參考系」作橫向對比，中共自可以「憶苦思甜」縱向對比繼續愚弄十億百姓；如果沒有國民黨的自重自強，中共黨內保守派必早已得勢無忌，「莫予毒」了。

作爲亞洲四小龍之一的台灣的存在，打開了大陸人民的眼界，作爲東方飛躍的前驅，經國先生功不可沒。人生自古誰無死，有此事業，經國先生可以無憾。

兩年前筆者曾專訪奉化溪口。見蔣母墳，在清蕭索莫的萬松林裡頌讀中山先生的禱文。後觀經國先生爲其生母遭日寇炸彈死難處所立之碑，奉化文史館某君又贈兩冊蔣氏父子事略

。三者合一，有了一點直觀感性印象，中共早年施加的教育宣傳乃被轟毀。

經國先生留蘇時節是一個很激進的革命青年。他與方良女士的戀愛故事，很有點傳奇，合於我這一類「臭老九」理想主義口味。能對白種高大強人出拳而勝之，其俠義如畫。後來在上海「打老虎」，在台灣私訪時對尋常茶客玩紙牌戲法，都是他人格的寫照。他有抱負、有民主理念，是東方政客們君主心態望塵莫及的。台灣地區有今日的局面，經國先生個人的歷史作用不容忽視。

四害覆亡以後的大陸，小青年失望之餘，在夜班回家的路上集隊高唱「沒有國民黨，就沒有新中國」，表現了對中共信任的幻滅。實際上應是「沒有多黨制，就沒有新中國」。對此，國共兩黨更應携手並和第三或第X種政治力量合作，以求開創中國政治民主化的嶄新局面。蔣經國先生對此是有過貢獻的。還望台灣國民黨新的領導人，不因經國先生逝去而政息，能繼承他的遺志，則中國民主現代化從而中華民族復興，還是大有希望的。

我是「生於新社會長於紅旗下」的大陸五億新一代的一員。作爲一個留學生，寫下以上文字，來評價蔣經國先生。經國先生是我的同鄉、我的前輩，但振興中華的願望是不分地域、不論年齒的。以此心志來表示追思，皇天后土，實所共鑒。

●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多元●縱橫談之十

突破共產黨對於做好事的壟斷

(中國民聯)王炳章

「這回有戲看了，看看莫道克如何反擊肯尼迪。」這是美國新聞圈內近來議論的話題之一。

莫、肯之戰是這樣引起的：去年十二月廿二日凌晨二時，參議員肯尼迪提出的一項國會撥款附加條款獲得通過。該條款規定，不得再給莫道克出售紐約郵報的豁免期延長。換句話說，莫道克必須在今年三月前售出紐約時報等產業，否則，只有關門大吉。

莫道克是誰？他為澳籍，是全世界最大傳播帝國的大王，旗下擁有數十家世界知名的報紙和電視台的控股權，包括倫敦的泰晤士報、香港南華早報、紐約郵報、紐約鄉村之聲、紐約第五號電視台，等等。

問題是，美國聯邦傳播委員會有一項反言論壟斷的法規：一個機構不能在一個城鎮同時擁有報紙與電視台等兩家類似的傳播企業。按這項規定，莫道克在兩年前就應售出紐約郵報。但拋售不易，聯邦傳播委員會給了他兩年豁免，延至今年三月份。但時至今日，紐約郵報仍未找到合適買主，莫道克希望豁免期得以延長。就在這時，半路上殺出個程咬金，參議員肯尼迪以國會立法的突襲方式，破除了莫道克的希望。

目前，莫道克正以受害者的姿態，加緊遊說，以期力挽狂瀾。莫、肯之戰，尚不知鹿死誰手。

這裡，我對誰是誰非並不想評論，只要雙方依法行事，就是一場公平的遊戲。我只想借題而發揮，談談反壟斷的問題。

在某種意義上說，民主的制度，就是反對壟斷的制度。在政治制度上，美國是三權分立，英國是兩權半分立。分權，就是防止權力的高度壟斷。

現代民主國家，在經濟上，都有反壟斷法（反托拉斯法案）。這是政府用立法的手段，對公平自由的經濟競爭，提供的法律和制度上的保證。例如，美國政府就限定，銀行不能跨州營業。

新聞及言論自由，是民主制度的一項重要原則。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規定，國會不得立法剝奪人民的言論自由。然而，僅這一條還是不足以保障言論上的自由競爭。因為，它不能排除這樣的可能性：一個企業集團購下某個地區、甚至全國的新聞傳播機構，實行言論壟斷。於是，聯邦傳播委員會補充立法，限令「一個機構不能在同一城鎮同時擁有報紙與電視台兩家類似的傳播企業。」

從這些法規，我們可以得出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則：一個民主理念（軟

件）的體現，必須要有一套硬性的法律和制度（硬件）加以保證。意即：民主須以法治為基礎。言論自由的道理如此簡單，但也要人們加以理性的精心設計，才能實現。

我走過很多美國的城鎮，包括一些小鎮，都發現至少有兩份報刊，一份在言論上傾向於共和黨，另一份則傾向於民主黨。經過水門事件，華盛頓明星報被華盛頓郵報打垮，郵報獨霸美國首都。可是，美國人就是不喜歡這種壟斷的局面。當文鮮明的統一教資助的保守派報紙——華盛頓時報創刊時，儘管很多人不太喜歡文鮮明其人，但大家還是樂觀其成。因為，它畢竟給首都各界提供了有別於華盛頓郵報的信息和分析。前兩年，華盛頓時報總編輯因不滿老板干涉編輯方針憤而辭職。他的對頭郵報，反而挺身而出，為時報總編輯鳴不平。這不但反映出美國新聞從業人員維護編輯方針獨立的準則，也反映出，喜歡競爭、反對壟斷的精神，已深入美國的人心。

反觀我們中國，最嚴重的問題就是壟斷。共產黨寡頭政客不但壟斷了權力，也壟斷了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更壟斷了言論。可以說，壟斷了一切。

在這一一切的壟斷中，最可怕的、也是最沒有道理的，是共產黨壟斷了做好事的權力。這是胡平跟我說過的一句非常有見地的話。

對於共產黨壟斷做好事的權力，我有切身的體會。去年五月，中國東北發生了罕見的森林大火。眼看祖國財富遭到破壞，災民無家可歸，我們和廣大留學生一樣，心急如焚。留學生們自發地組織了捐款活動。不少民聯成員也捐了錢。可是，中國使領館却接到了北京政府一條指令：拒收由中國之春組織的捐款。據紐約總領事館的官員透露，他們在滙集留學生捐款時，要驗明不是中國之春籌組的，才予以接受。天下竟有這樣的咄咄怪事！

共產黨一貫認為馬克思主義是好的，可是，你要在國內自發地組織另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一定格殺勿論，一位坐過牢的留學生曾對我講，他親眼看到不少組織共產主義小組和馬列主義政黨的優秀青年，被共產黨秘密槍決，連起碼的審判都沒有。

就拿改革來說吧，這是全國人民擁護的好事。然而，只有共產黨寡頭政客們，才有做這件事的權力。你要想不在共產黨的旗下獨立地搞點改革嗎（哪怕這種改革是和中共搞的一模一樣），對不起，等待你的，只會是批判和牢房。王希哲、徐文立，都是中共壟斷改革的受害者。

改革一被壟斷，便沒有了生機，其失敗的命運是必然的。因此，民聯三大針鋒相對地提出了參與改革的口號，目的就是打破共產黨對改革的壟斷。

突破共產黨對於做好事的壟斷，這是民運的目標之一。

中國民聯甘肅聯絡站成立宣言

自由民主浪潮湧，春風已度玉門關。

我們甘肅省追求自由民主的民運戰士，經過醞釀、討論，已決定組成中國民聯甘肅聯絡站。

自西單民主牆和北京之春民主運動以來，我們大西北的隴西兒女，就一直密切注視北京、上海的民運發展。雖然這裏較為閉塞，民運工作不如像北京、上海那樣開展得有聲有色，但我們的心始終和全國民運戰士們一起跳動。

當中國之春創辦的消息傳來時，我們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曾數度試圖與中國之春取得聯繫。今日，我們終償宿願。我們決定，滙入全國的民主洪流，把春風引入玉門關內。

現在，中共的經改已告失敗，物價騰飛，民怨鼎沸。這是發展民主事業的大好時機。

我們願向總部、向其它地區民運戰士們表明，在追求自由民主的事業上，隴西兒女並不甘落後。祖國西北的上空，終將飄揚起民主的旗幟！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甘肅聯絡站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中國民聯北京第九聯絡站向總部建議書

總部：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廿二日，北京及全國的大小報紙，都刊登了中國民聯被打成反動組織、中國之春被打成反動刊物的消息。中共此一作為，已使中國民聯、中國之春家喻戶曉。不少人在詢問中國民聯的詳情，很多人想看看中國之春雜誌的真像。

我們小組建議，總部應動員、組織全盟力量，利用這一大好時機，向國內各界民衆大力宣傳我們民聯的宗旨、目標和戰略。如下幾點可考慮實施：

一、發動海外向國內大量郵寄中國民聯的出版品（注意不是寄大本

的中國之春雜誌，而是寄中春上的單頁文章、中春簡訊、民聯章程及簡介）。據我們瞭解，海外寄進來的中春簡訊等小型宣傳品，大都可以收到。一篇文章寄進來，有時可轉給很多人傳閱。

二、編寫中國民聯和中國之春簡介的小冊子，以小字印刷，大量輸入國內。

三、在國內廣泛傳播中國民聯在海外的各地聯絡地址，以利於國內散在的民運力量與民聯掛鉤聯繫。

國內青年知識份子們正在好奇地探聽中春，我們應該趁熱打鐵。

民聯北京第九站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底

中國民聯東北第五聯絡站成立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總部：

經過認真地醞釀和準備，中國民聯東北第五聯絡站決定成立，現提請總部批准，並願以此做為祖國東北民運戰士向中國民聯第三次代表大會的獻禮。

幾年以前，我們已聽說有一個新的民主運動團體，叫做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後來我們又閱讀過幾期報轉傳來的「中國之春」雜誌。說心裏話，我們舉雙手贊成中國民聯的總章程，我們是多麼渴望能儘快地在中國實現「民主、自由、法治、人權與多元」的理想啊！當我們寫這封信的時候，我們的淚水曾不止一次滴落到紙上，我們的吶喊也曾多次在胸中迸發。讓全世界有同情心的人都來看看吧，我們現在究竟是在什麼樣的環境下生活？中國的希望在哪裏？民族的前途在何方？難道我們的命運還能繼續任由少數特權階級來擺佈嗎？不能，一萬個不能！怎麼辦？面前的道路有一條；我們決心投身中國民聯的行列。

當我們和中國民聯赴國內特派員劉玉川同志多次接觸後，進一步明確瞭解民聯的宗旨和奮鬥目標。因此，我們義無返顧地申請參加中國民聯，堅決將自己的全部力量貢獻給中國民主運動壯麗事業！預祝民聯「三大」成功！

中國民聯東北第五聯絡站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廿三日於飛雪迎春的祖國東北

（註：此信由姚月謙盟員在中國民聯

第三次代表大會宣讀）

海內外民運發展及

中國民聯近期活動

魏京生還活着

一月十八日李鵬代總理在會談中，向抵華訪問的挪威首相布倫特蘭夫人保證，被監禁的魏京生還活着。

據我們得自國內的消息，魏京生的戰友，原「探索」編輯路林，自八一年八月被捕關押六年後，已於去年獲釋出獄。同時被捕的「今天」編輯劉念春也於去年初獲釋出獄。

八一年春全國各地民刑負責人多數被捕，並判以重刑。其中，貴州「啓蒙社」的楊在行和「責任」主編、上海的傅申奇均已獲釋。

龍共品梅主教恢復政治權利

一九五〇年被梵諦岡任命為上海區主教的龔品梅主教，五五年以叛國罪被判無期徒刑。龔主教篤信天主寧死不屈，於八五年獲准假釋，一月五日上海高級人民法院更宣佈恢復八十七歲的龔主教的政治權利，並減免他剩餘的假釋考驗期。

然而，自解放以來，以各種罪名被關押的無數神父和虔誠的天主教徒至今仍未重獲自由。一名為「釋放神父」的國際組織正從事各種努力以求他們獲釋。

美國會將民聯列為共產黨迫害的團體

楊巍被判刑的第二天，中國官方在全國各大小報刊、電台、電視台，大作文章，公開表態，稱中國民聯為反動組織，中國之春為反動刊物。

隨後，美國國會遂正式將中國民聯列為受共產黨迫害的團體，其任何成員（特別是留學生成員）遭到麻煩，都會引起美國國會的強烈反應。

中國之春舉辦討論會

一月十六日下午二點，中國之春編輯部就楊巍被捕一周年之際，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舉辦「楊巍案件座談會」，由新任中國民聯主席胡平主持，座談會邀請了一些著名學者分別就法律、人權、政治、民主化等角度探討楊巍案的影響。

下午四點，在同一地點，仍由胡平主持，邀請了另一些著名學者主講，轉入另一個講題「蔣經國後的台灣政局」，分析蔣經國先生逝世後，台灣政局可能出現的變動，和海峽兩岸

可能出現的互動形勢。

車少莉呼籲捐款

楊巍的妻子車少莉女士，一年多來，為營救楊巍到處奔走；和美國國會聯繫、和楊巍父母親聯繫的長途電話、為楊巍聘請美國律師（律師為義務性質，但得提供往返美國、上海的旅費）等費用，只靠她個人微薄的獎學金是不足以支付的。因此，她向各界人士呼籲捐款。捐款請直接寄：

MS. CHE SHAOLI
4114 LAMAR ST., #4,
HOUSTON, TX 77023
TEL.: (713) 799-6015 (O)
(713) 223-2633 (H)

胡平和紐約新聞界見面

一月十五日，中國民聯新任主席胡平，在紐約召開記者招待會，正式和紐約新聞界的朋友見面。

會中，胡平除簡略說明他擔任民聯主席將開展那些工作外，並將民聯三大通過的各項決議印發給與會記者。同時還發佈了楊巍放棄上訴和國際大赦宣佈楊巍為良心囚犯的消息。

中報和美洲華僑日報記者均參加了此次記者會。隔天其他報紙均對此事作了報導，唯獨上述兩報，一如既往，對「中國民聯」、「中國之春」的消息全面封殺，不見透露隻字。報紙為社會的公器，報導應力求公正、客觀，此為公認的準則，但有些報紙竟以後台老板的意志為意志，不惜作出不實的報導，誠屬遺憾！

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評選工作已於最近結束，確定本年度對促進中國民主有傑出貢獻的人士為：

方勵之、王若望、李柱銘、費希平。得獎者將各獲獎金美金一千元，該會擬定一九八八年三、四月間在三藩市舉行頒獎。
在美國加州成立的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

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 一九八七年 民主評選揭曉

一九八六年開始每年舉辦傑出民主人士評選。該年得獎者為魏京生、王若水、劉賓雁。
綜合各評選委員意見，各得獎人貢獻如下

方勵之，大陸著名天體物理學家，前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近年來，對專制統治的愚昧與不科學提出強烈的批判。強調「如果沒有民

主、教育和知識界的自由，那麼不論有沒有共產黨，中國都沒有前途。」當學生遊行被鎮壓時，他挺身而出為之辯護：「學生遊行是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充份表現了面對強權的大無畏精神。

王若望，上海著名作家，老共產黨員，曾多次受迫害。多年來，王若望以其親身所見所受，對中共的缺失提出嚴厲的批評，認為「造成今日國家落後、經濟倒退、人民貧困的根源，就是中共黨領導的錯誤。」呼籲要為爭取一個公民應有的各種權利奮鬥。充分表露出中國知識份子憂國憂民的高度責任感，今年在「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之下，王被開除出黨。

李柱銘，香港立法局議員，御用大律師。幾年來為使中共九七後在香港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諾言得到保障，對有關當局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的種種作法不斷批評揭露。為此蒙受各種攻擊，甚至暴力威脅，但他仍然繼續為香港居民的民主權利奮鬥。

費希平，台灣資深立委，積極提倡議會運作，反對一黨獨大。多年來以外省籍立委身份參與在野陣營活動，在黨內外尖銳對立氣氛中，起到協調、傳達雙方訊息的角色，有助衝突的化解。最後帶頭和其他在野人士，衝破黨禁，組成第一個反對黨——民進黨，從而加速了國民黨一系列的改革。

八七年以來，民主思潮澎湃，大陸城市學生成千上萬遊行要求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台灣國民黨當局在當前形勢促使下宣佈解嚴、解除報禁、開放大陸探親等等；而香港居民則為爭取八八年立法局議員直選，確保港人治港而努力不懈。各地區歷史環境雖有不同，但人民追求民主的強烈願望則一。評選委員對各地區

均有提名正是此種情況之反映。而且一浪推一浪，對中國民主進程必將產生深遠之影響。
參加本年度評選的專家學者共十八位。按投票收到先後如下：

- 文船山 專欄作家
- 姜敬寬 美國時代周刊資深記者
- 叢 甦 作家、世界筆會美國分會秘書
- 白先勇 美國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分校中國文學教授
- 夏志清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教授
- 林同坡 美國加州州立北嶺大學數學系教授兼中國研究所所長
- 陸 鏗 香港百姓半月刊社長
- 楊力宇 美國西東大學亞洲學系主任
- 劉紹銘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東亞語言文學教授
- 許倬雲 美國匹茨堡大學歷史教授
- 李歐梵 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文學教授
- 李 怡 香港九十年代月刊總編輯
- 溫 輝 香港爭鳴月刊總編輯
- 邱垂亮 澳洲昆士蘭大學政治學教授
- 鄭樹森 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比較文學教授
- 徐東濱 名政論家
- 王炳章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主席
- 勞思光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主任（最近退休）

在評選進程中，原有評選委員許國先生（哈公）不幸病逝香港，一代「怪論」大師，遽爾逝世，乃輿論一大損失，基金會同人至深哀悼。

MBA命運備忘錄

——三十八名工商管理碩士的境遇

□中國青年報：

張建偉、蔣崢、陸小姬
郭藍燕、高峻、寧光強

本刊編者按：這是在國內「中國青年報」上發表的一篇調查報告，在國內、國際上引起了巨大反響，「紐約時報」曾專文介紹。本刊這裡轉載的，是「九十年代」月刊的刪節本。

這篇調查報告之所以引起強烈反響，乃因為，它以卅八名歸國留學生的命運，揭示出中國現行專制制度的不合理性。

中國政府自開放以來，向西方派遣了大批留學生，按鄧小平的主張，目的是向西方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方法。然而，人們始終疑問：現行的專制制度不改，留學生回國能有用武之地嗎？本刊報導的卅八名管理碩士回國的遭遇，生動地回答了這個問題。

清朝末年和中共都提倡改革，可他們相同之處在於：一切都可以改，西方一切都可學，唯獨二樣東西不可改——舊的制度和舊的意識形態。結果，清朝亡了。中共的專制政體命運又如何呢？這是我們讀完本文後自然想到的問題。

廣大留學生們對自己歸國的命運極為關注。讀完本文後，我們還應該思考一個問題：為了使我們的所學能夠發揮作用，我們應該做些什麼？

一九八四年四月，中美兩國政府達成協議：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培養高級工商管理碩士(MBA)。

七月，招生在全國鋪開。九月，四四〇名精通外

語、有三年實踐經驗的青年人才被選拔出來，獲准

應試。十月，四四〇人再次被嚴格的考試篩選，僅

留下四十人步入MBA學業的起跑線上。兩年後，

一九八六年九月，三十九人完成學業，赴美實習，

被譽為「中國經濟管理黃埔二期」學員。同年十二

月，榮膺MBA學位的三十八人歸國，投入中國的

改革大潮……

然而，一九八七年九月，中國青年報社接收到MBA的呼救信號。

——我們，三十八名高級工商管理碩士，雖年紀輕輕，卻無用武之地。報國無門，苦惱不堪。

——為培養我們，國家耗資百萬，我們歷盡艱辛。然而，培養與使用完全脫節。

——我們懷疑，國家耗費巨資辦這種「國家級

人才培訓項目」是為了什麼？

人才培訓項目」是為了什麼？

——我們不明白，我們幹嘛要進行這種勞而無功的努力？

痛苦的呼救震撼了報社，六名記者緊急出動，行程十幾省，奔波萬里路，朝一個個呼救點追蹤而去……

MBA：中國的呼喚

一九八四年四月廿七日，美國總統里根在人民大會堂發表演說：

「我很高興地宣佈，兩國已一致同意成立一個新的特別訓練班，畢業生將獲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這一學位將由紐約州立大學授予。」

早些時候，鄧小平同志訪美期間，也曾表示，希望美國能為中國的現代化事業培養一批高級管理人才。

在兩位叱咤風雲的人物的關注下，這個「特別訓練班」——中美合作培養MBA計劃終於付諸實施。

MBA——工商管理碩士(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是現代西方經濟的寵兒。

MBA學位，是西方近百年管理經驗的結晶。在美國，每五個碩士生就有一個攻讀MBA。哈佛大學的MBA，被稱為比「博士還值得驕傲的學位」，拿到這個學位，立即會被大公司聘為經理人員，年薪高達六萬美元，決無失業的危險。今天，正是三十歲左右、具有MBA學位的人掌管了半個美國經濟，為西方世界的繁榮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中國也需要MBA。

據一九八二年調查：我國縣團級以上企業領導中，懂得管理的不到三分之一，而具有科學管理知

識的人員只佔百分之十五點二。

據一次簡單的考試摸底測定：我國工商實等七個行業的五百名廠長、經理，企業管理知識平均及格率只有百分之六十，即使有大學學歷的企業領導，也有百分之二十不及格。許多人對「網絡技術」、「價值工程」等現代化管理觀念聞所未聞。

MBA因此被列為國家級人才培訓項目。

為了MBA，國家經委每年拿出全國人才培訓費用的一半投入學員受業的大連培訓中心。為了MBA，學員所在單位將為各自的學員提



▲大學培訓人才，他們將學有所用，還是……？（圖為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

供二萬元左右的學雜費。

MBA：命運之劍

當我們六名記者分頭與三十八名MBA畢業生會面時，他們已畢業十個月。

十個月中，他們大多數人一事無成。

面對變動不定的現代世界，經過工商管理碩士訓練的現代管理人才，他們的知識只在十七個月內完全有效。十七個月後，他們必須補充新的知識，學習並掌握新的外事經濟案例，才能重新適應殘酷競爭的世界經濟。

在與三十八名MBA畢業生會面的前後，我們還分頭訪問了他們的單位領導。

沒有一位領導認為他們不重視這批人才，相反，他們提出了一套一套的重視人才理論。

一邊是重視，一邊是浪費。

我們對MBA命運的反思就從這裏開始。

命運之一：難以擺脫的怪圈

——回原崗位

一切信息都表明，MBA畢業生回國後將被委以重任。

然而，一接觸現實，他們便立刻明白：這一切不過是虛化的幻念。

在國家經委袁寶華副主任接見他們的第二天，MBA學員王川山就乘上北去的列車。這時，是十二月廿八日。卅日，他興致勃勃地回到原單位——遼寧省機械研究院。敲敲院長辦公室的門，沒人。

他每天來研究院。直到二月份，院長才找他談話：「院裏的意見，你先回室裏工作，以後院裏有什麼用得上的，我們再安排。」

他徹底地涼了。攻讀MBA學位前，他是搞設計的。攻讀MBA之後，他又轉回了設計室。他感到了一種命運的嘲弄。

同王川山一樣，盛維民回單位後，也轉回了他的原崗位，搞課題研究。面對來採訪的記者，他長嘆一聲：

「這是我自己的選擇。所裏倒是為我安排了新崗位：搞規劃和專業人員的職稱評定。可我學的是MBA呀！我想，一個人有效的職業生涯不過二三十年，我再這樣晃下去，連過去的专业都丟了，還不如先回去搞技術。管理，以後有機會再說。人還是該現實點，不能好高騖遠。」於是，他痛下決心，回到三年前他離開的那個研究室，揀起已經荒疏了的科研課題。

幾乎所有的MBA畢業生都經歷了這種命運的落差。沒有人打擊他們，也沒有人迫害他們，只是沒有人理睬他們的MBA。

改革進行了九年，許多單位對知識及人才浪費的現狀仍如此麻木。他們對記者說，他們沒有浪費人才。但對什麼叫浪費人才，他們並不知道。

人才浪費的質量指標有三個：（一）被無效率地使用；（二）與人才所掌握的知識相比較，正從事不太有價值的活動；（三）閒置。

三十八名MBA畢業生回國後的十個月中，多數處於前兩種狀態，少數被閒置。

人才浪費的數量指標只有一個：經過特殊培訓的人才倘有百分之二十的知識領域與所從事的職業不搭界，即屬於浪費。

據三十八名碩士對自己知識應用比率的樂觀估算，他們在十個月中勉強應用上的知識大約有百分之三十，處於浪費狀態中的佔大頭。

我們同他們的領導進行過上百次的對話，他們告訴我們一大堆重視人才的理論，但沒有一位領導從這個角度向我們解釋人才浪費的根源。

命運之二：「欲窮千里目」

——留而不用

劉中天，MBA學員會給這位老大哥起了個外號叫「老槍」。可這把「老槍」遇上了他的廠長，就徹底噁了火：想調走？那不行。你就踏心在這裏幹吧。我既然能供得起你上學，就能養得起你。不信？看我養你二十年！

二十年！劉中天今年已四十有二……

正是為了把尚有熱乎氣的現代化管理知識及時應用到國家經濟建設上，他根據原單位幾乎沒有涉外經營的實際情況，自己聯繫單位準備調動。他必須只爭朝夕。

「誰說用不上？上回毛里塔尼亞外賓來，我看那個翻譯就不行。下回再來外賓，你上！」

記者來到劉中天所在的工廠，幾番求見廠長，得到的卻是專人陪同遊覽廠區附近風景的禮遇。直到記者通過中間人再三申明：此行絕非問罪，而廠裏惜才、愛才的苦心記者也完全明了，才終於得見廠長，並當場得到了一番教益：「劉中天的東西現在是有點用不上，但我們不能放他，我們廠將來也是要發展的。人家美國都知道重視這種人才，咱就不能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嗎？」

「只爭朝夕」的MBA，撞上了「欲窮千里目」的廠長，即使你有一萬種「危機感」，又能感動誰？我們在採訪中發現，MBA的這種危機感感動了美國人。

一些急性子的美國人甚至行動起來，千方百計

地找我們的領導人，為MBA畢業生擺脫困境而四處奔走。

然而，我們的人卻並不著急。三十八名MBA畢業生中，有一半人都給有關部門寫過信，希望幫助他們擺脫困境，希望中國（中國這麼大）的某個地方能用上他們千辛萬苦學來的知識。

所有的「呼救信」都如石沉大海。其中一位畢業生急中生智，寫了一份廣告，想通過報紙把自己賣給「識貨」人。終於沒有發出。接受記者採訪時，他把那廣告拿出來，苦笑着說，他沒有發出，是怕外國人看了笑話。

命運之三：金飯碗盛白開水

——等待魚翅

天津新港船廠的廠長非常誠懇地對記者說：「誰家有個金飯碗不會用？我不會總拿金飯碗盛白開水。有了燕窩魚翅，我也拿它裝。」

王海濤懷揣高級工商管理碩士的文憑回到了對金飯碗、白開水以及燕窩魚翅之關係頗有研究、會以改革而名噪一時的新港船廠。

他被「對口」到經營科，給常駐外國專家當生活翻譯，兼管雜務。廠長這樣解釋：「現在廠裏有困難，他也得幫幫廠裏，當陣子翻譯。互相理解嘛。」

大約這樣理解了幾個月後，王海濤成為本廠與英國某公司洽談造冷藏船生意的談判隊伍中的正式口語譯員。談判之餘，他還要兼管其他專家的雜務事宜。

那天，王海濤拿着電傳給外國專家送去，那位老外把腳翹在桌上，高興地哼了一句：「啊哈，我親愛的郵遞員來啦！」他生氣，可還沒說話。

可是，當「老外」聽說他是MBA，吃驚地瞪大了眼睛：「小伙子，這可不是你該幹的工作呀！」

不該幹也得幹。只是幹了幾個月之後，他突然接到一個通知，他不必再參加談判了，換一個人來頂他的翻譯位置。

他不知道換的是什麼人，但他確切地知道：談判已進入確定什麼人去英國進行考察的階段。他心存疑慮，又不敢問。否則，有爭出國的嫌疑。

他不懂，當金飯碗能盛燕窩魚翅的時候，為什麼也要換成白開水。

命運之四：調動須付培訓費

——「在職失業」

張小軍早有先見之明，他知道在他原來工作的年營業額不過二百萬元的地區郵電局裏，他的MBA知識很難用上多少。一回國，他就開始聯繫調動，目標是正在籌建的安徽省國際信託投資公司。

「請看，這是我的MBA學位證書，這是我所學過的專業課程，這是我的學習成績單。」平時挺驕的張小軍，毛遂自荐時卻衣冠楚楚，鎮靜大方，侃侃而談。

國際金融、投資評價、管理戰略……副總經理不由得對這個沒有來頭的小伙子另眼相看了：「好，我們非常樂意接收你！」

誰知，當單位「同意調出」的公函送到上級機關時，卻當即被簽署了如下意見：「如願付二萬元培訓費，同意調出。」

張小軍不是不知道，他讀MBA，單位是吐了「血」的，學費加上赴美機票，共花了一萬多。要不是上級機關「贊助」了三千多元，他也看不見美國

的月亮了。可是，他執著地認為，錢是國家花的，我人也是國家的，為什麼不能換個地方為國家創造更大的效益呢！

於是，張小軍懷着美好的願望和堅定的決心，一次又一次從巢湖市奔赴省城合肥，企圖說服上級領導。

然而這一次，他又沒能見到負責人事的副局長。接待他的一位政治部負責人說：「你挑吧，除了局機關，你調到本系統在合肥的任何單位都行。比方說，去學校教書，或者到科研所搞情報，這樣，你的兩地分居也解決了。」

對於如此慷慨的恩賜，張小軍真該感激涕零，然而他卻苦笑了。談了半天，這位負責人還沒弄懂MBA是怎麼回事。

張小軍不知道，就在他往返奔波，為向領導解釋MBA而大費口舌之時，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已經掛出了「全滿」的牌子。

在巢湖，他變成了一個「多餘的人」。過去的工作有人頂了，單身宿舍也有人住了。除了偶爾為別人頂個班，他不知道自己該幹點什麼，他陷入了「在職失業」的困境。

命運之五：權力最有力量

——一路綠燈

在三十八名MBA畢業生中，有兩個人流動了，而且十分輕巧，一路綠燈。這兩個人一個叫陳憲星，一個叫李覺非。

陳憲星原所在的大連重型機器廠是我國重點企業之一，廠長開明，重視人才。聽說陳要調走，自然不放。

陳要去的是一家合資企業，中美合辦的，聽說

陳是MBA，如獲至寶，抓住不放。當然，也考核了一番。陳有MBA，並不怕考，一考就中。美方首腦當即任命陳為質量部經理，準備讓他飛往國外去施展他的MBA「武功」。

然而，陳的單位有充分理由不允許陳流動。對此，美方也無可奈何。

真巧。恰在這時，一位國務委員來到大連，在一次宴會上，那位美方經理向他反映了這件事。這位國務委員當即對大連市市長講，合資企業需要人才，應該支持一下。不久，市長打電話給大連重型機器廠廠長，請他們考慮。廠長們開了個會，決定執行市長指示。

陳憲星就這樣流動了。

李覺非的流動稍稍複雜了一點，但也毫不費力。年初，李覺非揣着MBA文憑回國，第一次踏進為他付了三年工資、三年學費和赴美機票的一家中型企業。這是他原來所在單位的一個下屬廠，因為單位掏不起錢，才千方百計把他「下放」了的。廠子不願收，局長保證：「李覺非回來至少給你們幹五年。」

現在，李覺非果然前來報到了。廠長大喜。「歡迎，歡迎。你看把你安排在哪兒合適？體改辦？生產計劃科？……」

其實，李覺非早已打定主意了，哪兒也不合適，一句話：調離。

廠長辦公會開過了，決定：只要李覺非交回培訓費，就可調離。

然而這一次，在「權」這個更大的法寶面前，「錢」這個法寶失靈了。李覺非一分錢未掏，照樣起走了自己的人事關係。工廠的一萬多元人才投資，不過打了個水漂兒。這一切，據他的同學說，

是因為他有某種靠山。

現在，李覺非已經離家南下，去深圳一家進出口公司大展宏圖了。

命運之六：古城之間一條路

——「中介」苦役

從古城太原出發，朝古城西安奔跑。六、七百公里的路，李保存跑過多少回，他自己也記不清。

作為山西太原汾西機器廠經營處生產部的負責人，本廠對他是重視和滿意的。他的主要任務是搞對外進出口貿易，工作較對口。所學高級工商管理知識，在中國極度短缺對外經濟談判人才的情況下，正大有用武之途。

在他畢業回廠以前，企業產品也多次參加廣交會，但由於缺乏熟悉西方商業貿易的人才，不懂外語也不了解外商心理，從來沒有拿回過一分錢的收獲。今年四月，李保存殺向廣州，一下子談成了兩個項目。對此，企業領導大加褒揚。

然而，在與外商談判中，諳熟談判業務的李保存卻不過是個「中介」，握有權力的西安船舶分公司的中方談判人不懂英語很差，而且對談判的基本常識也知之甚少。為此，李保存心力交瘁，在如兵家交戰的貿易桌上，他既要權衡本廠利益在外貿中的得失，還得將此化為有權力的中方代表聽得懂的意思，謙虛謹慎地告訴他，再通過他的嘴把自己的意向說出來，並翻譯給外商。同時，李保存還得把外商的意向翻譯過來。如此往復無窮，形同苦役。

儘管如此，意向書還是簽定了。李保存還是高興的。到七月，他接到了有簽約權的西安船舶分公司的來函，告知廣交會上與巴基斯坦商人談成的二點五萬隻洗滌定時器的合同書已寄到了中國，並有

一附件。

李保存讀信後，立刻明白了。他必須再次趕赴西安，繼續充當翻譯。

他知道，這是在浪費自己的精力。但他還知道，這並不怪廠長，因為，即使他本人就是廠長，也會這樣被驅使、被浪費，因為廠長也沒有向外向合同簽約權。

另一位MBA畢業生連李保存這種可供驅使的幸福都沒有。畢業十個月，他無所事事，只被人當了一次評職稱的砝碼。

回國後，他被塞進那個人浮於事的科室中當科員。大家都不幹事，人們不屑於同這個喝「洋墨水」的MBA人物競爭。有時，人們也問一句：「喂，你學的那玩意是幹嘛的？怎麼沒見你露一手？」

他只有有一個競爭對手，在評職稱的時候。他的對手是那個白頭髮的科長。他知道自己競爭不過科長，因為他沒長出白頭髮。

「看他們敢不評我高級職稱？」科長在造輿論。「我的能力還不夠強嗎？全廠唯一的研究生都在我的領導下！」

命運之七：傳統之樹現代果

——儲才待變

三十八名MBA畢業生中，有兩位據說是命運最好的人，一個叫陳學忠，已經當上副廠長；一個叫余長斌，畢業後幹了幾個月車間工長，九月初被任命為分廠調度股負責人。

可能因為當上了副廠長，陳學忠對記者講話很謹慎。但談起MBA學業，仍很興奮。他說，這種學習，很好，很科學，很開眼界。他推崇美國教學

法，不講書，講體會，講方法；美國教授學識淵博，又多在大公司兼職，那案例教學自然深刻而實用。他比喻說，真像吃橄欖，吃時苦澀，回味無窮。

但問及這樣有用而偉大的知識他這個廠長用上了多少時，他便謹慎起來。他說，國情不同，觀念不同，所有制不同，自然，知識用起來也不同。但他肯定，一定能用上。

余長斌也說不準他的MBA知識什麼時候能用上，但也說他的境遇非常好，因為領導非常好，非常開明。採訪領導時，領導也說余長斌非常好，非常肯幹，舉個例子，他雖然學了MBA，但到車間當工長，毫無怨言，「工人身上多少油，他的身上也多少油。」

在三十八名MBA畢業生中，這兩位境遇最好的人最使我們迷惑：無疑，他們的MBA知識也處於浪費中，但他們都活得如魚得水一般，為什麼？

余長斌的一段話提醒了我們。他說，一個合格的企業家，身上踏的油有多少，並不能表明你管理水的高底，相反，有時還會標出負值。「咱們中國傳統的東西就是強。要講在現有企業裏應用MBA那套管理，咱的企業素質和工人的文化素質、心理狀態都還跟不上。但只要改革開放不變，只要領導繼續這麼開明，我的MBA知識就不會瞎！」

我們終於明白了他所期待的避免人才浪費的出路，那就是——等待。等待中國的傳統人都變成現代人。

現在，我們終於有機會向大家介紹各單位領導津津樂道的「重視人才」理論了，這些理論如此博大精深，已成為中國人才環境的傳統之樹。

這些理論是：（一）種子論。人才好比種子，羣象才是土地。人才不能發揮作用，得看羣象是

不是滿意他。（二）台階論。是人才也得一步一步地爬台階，科員，工長，段長，主任，副手，助理，廠長……三五年一個台階，五十來歲，委以重任，年齡正好。這時，各個台階上的人對他才有好印象，他工作起來才如魚得水。（三）儲備論。MBA知識用不上怕什麼，先儲備起來嘛。知識不怕多，總會用得上。藝不壓身嘛！

MBA，這個被移植到中國的現代之果，正被掛在這種無比正確、合乎規範的傳統之樹上。

大樹已經蒼老，但還活着。

MBA：SOS

十一月中旬，我們六名記者在疲於奔命般地採訪之後，再次聚會京都。

我們的結論是一致的——

我們可以像過去那樣，抨擊浪費人才的官僚主義者。然而，政治體制不進行改革，官僚主義不會被徹底埋葬。MBA在中國的命運已提醒我們：中國人才的危機不是什麼別的危機，恰恰是以人治為特徵的舊政治體制危機的投影。

我們也可以像過去那樣，抨擊舊觀念，呼喚新觀念。然而，我們終於醒悟，中國的人才浪費不是觀念性浪費，而是結構性浪費，不突破舊的人才結構機制的森嚴壁壘，任何新的觀念都難以發揮作用。MBA在中國的命運提醒我們：全方位、立體化的人才流動市場不誕生，「讓拔尖人才脫穎而出的環境」就不會最終形成。

因此，我們決定：不再做這種徒勞的努力，只留下一篇MBA在中國的命運備忘錄。備忘錄的扉頁注上兩組字母：MBA——SOS。

SOS，是國際上通用的遇難者呼救信號。■

中國請美方協助 收緊留學生政策

譯者羅惠平

編者按：以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紐約總領事館致函各校外籍學生辦事處，請求協助，未經中方同意，勿讓留學生變更身份，停留美國。這封信對瞭解我國政府現行的留學生政策有很大幫助。因此本刊決定將全函翻譯刊出。原函為英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自一九七八年開始，派遣到美國來深造、從事研究工作、或教授講學的學生和學者，共有二萬八千人，其中近一萬人已經學成返國。

派送留學生和學者到國外深造，是中國對外開放政策的一部份，並將持續下去。我們希望與各國交流時，能增進彼此在學術上和科技上的了解，亦願意跟各國分享我們自己的經驗。所有國家之中，美國是我國遣送最多學者和學生最多的國家。

美國高等教育機構，特別是其中的外籍學生辦事處，過去十年來在協助我國人民上的工作表現，令人讚賞，希望這種存在兩國之間的合作，深化下去，將更能加強我們的連繫。

對我們而言，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是，使外籍學生辦事處的同僚，瞭解我國留學政策的一些管理規則，我們覺得，這跟美國的外籍學生入學政策是沒有抵觸。我國堅持所有公費的留學生

，在完成他們的學業研究後，都必須回國；因為，要改善全國仍低落的生活水平，急切需要這些科學技術人材，來協助推行現代化，這項事業是我們的目標。美國新聞處處長，馬文·史東先生曾明確指出，美國在這方面的觀點，作出以下聲明：

美國的目的，無論在法律上或實際上，都希望所有在美國受教育的學生，和從事學術研究的學者，學成後都能把在美國所學的一切，用於自己的國家，同時對美國及其文化有更深刻的瞭解。

美國官方代表的陳述，坦率地表示了對存在兩國之間的這種情況的尊重。

因此，本國期望貴辦事處能給予下述的協助：

一、由國家遣派而完成學業的學生，依指定時間回國。美國新聞處處長史東先生指出，若留學生在國外接受知識和教育後，而不返回自己的國家，獻出自己的所學，即表示國際交換學生的計劃是失敗的。在未經我國政府的允許，請保證在任何情形下，不會有留學生停留美國，我國將十分感激能得到你們的協助。

二、收緊護照和居留身份類別的變更。任何形式的變更：從訪問學者變為學生身份（反之亦然），從J-1變為H-1或其它，未經雙方政府准許，都不能更改。

三、根據中國政府規例，所有完成高等學位的留學生，必須經我國政府的同意，才能繼續修讀博士後課程。那些依例申請的留學生將會得到鼓勵。

根據一九八五年中美條約中的交換學生及學者計劃，我們做出如上的要求，確信能得到美國方面的履行，我們切盼兩國的共同合作，將有更大的進展和效果。



VIP
ORIENTAL
INC.
旅遊公司

718-539-0700
539-0448

135-23 40RD. FLUSHING, NY. 11354

特廉機票

↔上海
紐約 ↔北京
↔廣州

美國付錢
中國國內取票

台北·香港·北京·上海

※美國國內各種廉價票，電腦訂位。
※代辦各國簽證，機場接送。

- 巴士旅行團，華盛頓DC，尼加拉瀑布，波士頓。
- 大西洋城，天天出發。
- 佛州迪斯奈樂園，三天二夜旅行團。

紐約市區遊覽 ● 紐約近郊遊覽

週末，大學村裡綠茵茵的草坪上，擺滿五顏六色的貨攤。除了當地居民，還有部份學生及即將歸國的外國學生家屬也把帶不走的各種衣服、雜物拿出來出售。筆者趁興，也想買點便宜貨，便順着攤位躊躇，正巧碰上住得不遠的一位秘書學生的夫人也在賣東西。要是平時遇上只是打個招呼而已，現看樣子，她要回國了，不禁就與她攀談起來。言談中，才知道再過一個月，她丈夫讀完P.H.D後就要回國了。她告訴我，她們要回故鄉PUNO（普諾）。

除了少數人富甲一方，大多數人所得僅夠糊口。但她還是要回去不想留下。雖然她丈夫得了P.H.D可以留在美國。我們正閒談時，又走過來一位伊朗少婦，手裡攜着一可愛男孩，旁邊二位巴西訪問教授的夫人也湊過來參加我們的聊天，都說美國很好，但還是要回到祖國去。說到此處，一種極其複雜的感情湧上心頭。祖國，世界上有那一個人不愛自己的祖國，所以我平靜地說了一句：「每個人都熱愛自己的祖國」。

●留學生園地●

我敢相信這一天

終將到來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雲之淨

去，那是一座靠近著名的喀喀湖的城市。我記起我曾在「自然地理」雜誌上看過介紹喀喀湖的一組文章及照片，那個地區十分貧困，當地農民還是過着刀耕火種的生活。有一幅照片拍的是一位婦女及兩個孩子在一間茅屋裡，正在火上煮東西吃，從那黑黝黝的牆壁、地上積滿灰土，以及三人身上襤褸不堪的情景看，生活是極貧困的，甚至比我二十多年前在貴州省安順看到的農民家裡還要窮。我看了我的看法，她閃着一雙大眼睛看着我說：「是的，秘魯

可是據我所知，就在同一個大學村裡住的台灣學生和香港學生中，有不少人都在設法進行各種努力，移居美國或加拿大，或是靠先來的兄弟姊妹辦身份，或是在畢業後的訓練階段轉成「一」，再辦綠卡。台灣人怕共產黨，家長紛紛出錢供子女來美上學，以便讓子女在美扎下根。一有風吹草動，只帶一把牙刷就可以全家來美了，以至現在台灣留學生占美國外國留學生中人數的比率最高。香港人，臨近九七年大限被中共剝奪自由的日子迫在眉睫，大陸

學生呢？都準備回國嗎？嘴上雖這麼說，但大陸人聚在一起時，不是說這裡「太寂寞了」，就是說「美國人表面上很友好，實際上很虛偽」。可是說這些話的人，半夜都到台灣同學那裡去打聽，如何留在美國或加拿大？臨走還要千叮萬囑地說上一句：「老兄，千萬別告訴任何人呀，尤其別讓大陸來的人知道了。」

可悲呀！中國人，做一個中國人多麼不容易呀！祖國再好，熱土再熱，親人再親，也害怕「苛政猛於虎」呀！統治者以虺蜴之心，殘害忠良，以「運動」人民為快，只顧一黨私利，不管百姓死活，沒個完地窮折騰。黎民百姓的基本權益沒有法律保障，人民呼吸不到一點自由的空氣，沒有言論、新聞和選徒的自由，人際之間充滿爾虞我詐、互相欺騙，人們終日仰幾個「左王」的鼻息度日。

這種日子過下去真不如「投向怒海」。無論是巴西人、秘魯人、中國人、美國人，去掉前面的冠詞，首先是一個人。是人就有人的共性，基本生存、安全、人權、自由是每一個人的基本要求，如果有些人在他們原來所居住的國家得不到這些基本滿足，而湧向世界其它角落以求有個自由的棲身之地，就要被人扣上「叛國投敵」、「背叛祖國」、「有損國格人格」的帽子，這難道講理嗎？可以呀！中國人，中共就那麼可怕？十億多中國人的命運就永遠操在那幾十個老朽手中？中國的前途就永遠掌握在少數人手中？難道中國人只知道逃，不知道殺回馬槍？當中國人，從大陸來的、台灣來的、香港來的、從世界各地來的，只要萬眾一心，齊聲吶喊，為中國的民主自由而奮戰，中共的暴政就一定會在中國人民的怒海中垮台！我們一定要返回可愛的祖國去，和其它各國一樣，我們的祖國將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我堅信這一天終將到來！

一場「內鬥」的信號

看「紅旗」雜誌的關與停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胡源

近來，就「紅旗」雜誌的關與停，展開了一場頗有戲劇性的拉鋸戰。

最初，這消息是由香港「文匯報」傳出來的，說「紅旗」雜誌即將停刊，沒有多久，中共的發言人又說，「紅旗」雜誌不停，還沒有最後決定，過了幾天，又傳出消息，講「紅旗」雜誌的人都作鳥獸散，有的到中央黨校去了，有的自謀出路；又稍後，說「紅旗」雜誌領導班子改組了，以周玠取代了蘇星，最近的一個新消息，是據說陳雲、彭真說動了鄧小平，鄧小平決定，「紅旗」雜誌將繼續辦下去。

●兩岸風雲●

雷渝齊的一鳴驚人舉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李景芳

最近，台灣前立法委員雷渝齊專程前往香港，與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秘書長黃文放懇切商談「統一問題」，雙方面談四個多小時。

據黃文放稱，作為中共駐港代表機構的新華社香港分社之所以如此重視雷渝齊，原因有三：一、雷渝齊是政治人物。二、雷渝齊是公開向台灣當局表明要與中共官方接觸的第一人。三、台灣當局首次批准這樣的申請。

事後，新華社以「誠懇和諧」一語形容會

這場拉鋸戰說明了什麼呢？

衆所周知，「紅旗」雜誌創刊於毛澤東時代的一九五八年，它一直是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學說的忠實傳聲筒，在那「紅旗」上的「紅」字裡，不曉得浸染了多少中國人的血。即便在改革開放的今天，它仍是胡喬木、鄧力群之流所把持的極頑固的保守派的陣地，煽動極左妖風，推動「清污」、「反資」黑浪，破壞、干擾改革，早在人民的心目中變得臭名昭著。「十三大」後，胡喬木、鄧力群灰溜溜地下了台，「紅旗」雜誌的地位也隨之變得岌岌可危。

談氣氛，足見其對雷、黃商談感到滿意。

然而，雷渝齊回到台北後，却發表了一項名為「主動出擊返台敬告全體同胞書」的公開聲明，強調指出中共統戰無異於紙老虎（這是對毛澤東形容的紙老虎說法的最新運用），其荒謬理論與政策根本經不起事實的考驗，「台灣經驗」足為拯救大陸同胞的最有力武器。

據雷渝齊透露，中共新華社人員與其懇談中國統一問題達四個小時之久，然而竟對一切

這也是可以想像到的。

以趙紫陽、胡啓立為首的「改革派」，一是要貫徹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二是要報去年「倒胡反資」之仇，把矛頭對準「紅旗」雜誌，這也完全是可以預料的。所以就「紅旗」雜誌的停或辦，展開的一場拉鋸戰，其實質就是「十三大」後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內鬥」，當然，這只是一場局部性的「內鬥」，可視為今後更大規模「內鬥」的一個信號。

有趣的是，在這裡我們看到了這樣的格局，趙紫陽、胡啓立是主張撤銷「紅旗」雜誌的，而陳雲和彭真是同意「紅旗」雜誌繼續辦下去的，在這裡，拍板定案的還是鄧小平，他又一次向保守派作了妥協，讓「紅旗」雜誌存留下來。

留住「紅旗」，就留下隱患。「潛伏爪牙忍受」，且看下一次「內鬥」時，保守派的囂張氣焰，必將會借助「紅旗」這塊陣地發洩出來！



雷渝齊

●兩岸風雲●

戈巴契夫的橄欖枝伸向北京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衛中

重大問題採取逃避態度，諸如中共十三大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否為將來走資本主義道路鋪路問題、趙紫陽既說毛澤東最後十幾年精神不太正常為何還要堅持其思想等問題，中共新華社人員都無法回答，可見其荒謬的理論與政策，根本經不起事實的考驗。

雷渝齊選說，中共方面派出「懇談」的代表黃文放，是新華社香港分社對台工作小組負責人，但他對雷氏所提出的對社會主義的質疑招架乏術，只好對「台灣經驗」讚嘆有加，表示願意「吸取」，可見「台灣經驗」已迫使中共認同，我們更可以此作為拯救大陸十億同胞於水深火熱之中的最有力武器。

雷渝齊選建議國民黨應一掃過去大陸失敗的慘痛教訓，不再畏懼中共的統戰陰謀，而改採「主動出擊」的作法，必可收立竿見影之效。而和平統一中國，應為當前奮鬥的最高目標。海峽兩岸應加強溝通與交流，特別是學術思想方面的交流，才能縮短思想上的差距，奠定未來統一的良好基礎。

雷渝齊以自己的現身說法，給國民黨當局上了難能可貴的一課。遺憾的是，台灣國行政院發言人僅僅表示：雷渝齊既非政府官員，亦非立法委員，只是普通公民，因此對他會見新華社人員一事不予置評。

如此冥頑不靈的鴛鳥心態，怎能適應氣象多變的台灣政治情勢？雷渝齊這一驚人之舉打開了自己的知名度。雷氏滯港期間，曾收到許多海內外人士支持的信電。

由此可見，海峽兩岸的人員交流亟需提高到政治層面，而國共兩黨的正面的唇劍舌槍的交鋒，亦在人們的期盼之中！

最近，蘇聯共產黨首腦戈巴契夫向北京伸出橄欖枝，建議兩國領袖舉行高峰會談。

戈巴契夫是在「瞭望」週刊的訪問記中提出這一建議的。這是二十多年來，蘇共首腦首次直接向中國大陸當局發表談話。這表明剛剛結束美國之行的戈巴契夫有意使世界上最大的兩個共產黨國家之間的關係正常化。

戈巴契夫沒有表示他究竟想與哪一位中共領袖——一號強人鄧小平還是掛名最高領袖趙紫陽——會晤。

戈巴契夫說：「政治對話已經建立，我們相信中蘇高峰會談可能是其合理的延伸。」

人們還記得，一九六九年秋季，前往河內奔胡志明之爽的蘇聯總理柯西金會在北京機場與周恩來作短暫會晤，使當時劍拔弩張的中蘇關係有所緩和。其後，蘇共方面曾建議兩國最高領導人通電話交換意見，遭到中共方面的拒絕，謂：蘇聯領導人有什麼話要說，可通過外交途徑提出。

隨着毛澤東時代的結束，中蘇兩黨的關係，亦因各自的實際利益而發生了解凍現象，特別是在貿易方面。

但是，雙方的主要政治分歧仍存在，邊界糾紛也未解決。

中共方面堅持雙方關係正常化有三項條件：蘇聯必須先從阿富汗撤軍、停止支持越南佔領柬埔寨以及減少在中國北方邊界的軍隊。

中共方面至今沒有在這些條件上表示妥協的跡象。

此次戈巴契夫說：「我們對於目前在中華

人民共和國進行的經濟機能及政治制度改革很感興趣。」談及他建議的高峰會談時，他說，「誠如各種跡象顯示，雙方都感到有這種客觀需要。」

對於戈巴契夫的橄欖枝，中共方面迅速而謹慎地做出反應。

田紀雲副總理在接見訪問北京的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希塔林時說，中蘇雙方應從彼此的經濟改革中相互學習。選說：「雖然兩國基於各自的特定情況而進行不同方式的改革，却面對性質相同的問題。」

與此同時，中國大陸的新聞界亦發表了不少分析戈巴契夫改革的文章，並指出其主要障礙，即官僚主義及低效率。而這兩者恰恰是中國以及所有共產專制國家的通病。

據悉，中共方面對戈巴契夫改革的速度感到意外。蘇共的若干改革超過了中方，例如蘇俄業已執行有關國營企業目標的法律，而在中國大陸，類似的法案仍在草擬中……

人們知道，中蘇兩黨發生於五十年代末期的決裂，起因是經濟及意識形態問題。

現在，中蘇兩黨都換上了務實派領袖，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戰鬥性」以及「世界革命中心」誰屬等問題已無甚興趣，他們最關心的乃是儘快發展經濟，以免在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和平競賽中被甩得更遠。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中共和蘇共，原本是馬克思主義在人口最多和幅員最廣的兩個國家結出的惡胎，今後大可不必相鬪相爭，果如此，也利於國際形勢進一步緩和。

身為豪門子·「根紅」官運自通
學出蘇維埃·「苗正」馬列必承

話說李鵬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吳才民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李鵬終於登上了代總理的寶座。這個「代」字，在八八年的六屆人大上將被取消。李鵬——作爲一顆中國大陸政壇新星、中國政府第四任總理，他是一個怎樣的人物？有着怎樣的背景？對今後中國大陸的改革事業及中美、中蘇關係有何影響？本人僅就所聞略載一二：

政治謠言激怒「乾媽」

起用總理各派爭雄

在任命李鵬爲代總理的前後，北京廣泛流

傳着一個小道消息，即：周恩來在逝世之前，曾擬定一份秘密遺囑，要鄧穎超在二十年後交中共中央委員會，遺囑稱：李鵬係稀世之才，請黨中央予以重用。現在，鄧穎超爲了實現周恩來的遺願，四處奔波，八方活動，首先打通了陳雲、彭真，繼而又說服了鄧小平，終爲他爭來了總理的寶座。明眼人不難看出，這是一則漏洞百出的政治謠言。其一，周恩來死時，正值「四人幫」氣焰囂張之時，周對黨和自身的前途均告絕望，方留下死不留屍、將骨灰撒於江河的遺願，在此情況下，哪裏還會有給二十年後的黨中央留遺囑的事？其二，周恩來一貫辦事老練圓滑，絕不會在死前做出授人以柄

的蠢事，因爲李鵬是他的「乾兒子」，實際上也等於是他的兒子，在當時和「四人幫」鬥爭那麼尖銳的情況下，他能將這封建的承襲方法明目張胆地寫在遺囑裏？故謠言一起，李鵬的「乾媽」鄧穎超大爲惱怒，憤憤地罵道：「放屁！這是別有用心，是一些對李鵬當代總理不購的人編造出來的，目的是栽贓周恩來！」

但是李鵬是得到元老派的全力保薦却是真實的，陳雲對李鵬很欣賞，評價是：知識全面，能攬大局。彭真則說：李鵬根正苗紅，不用這樣的人，用什麼樣的人？說李鵬「根正」，當然是指李鵬係「革命烈士」之子，又被周恩來總理撫養，說他「苗紅」，恐怕是爲他自幼受到馬列主義薰陶，又就學於蘇聯，畢業於莫斯科動力學院。所以在北戴河會議上，元老一致予以推荐。

而對李鵬，趙紫陽却別有看法。趙、李之間，在國務院共事時，關係就很不融洽。李鵬對趙的改革是持異見的，他較傾向於陳雲的「烏籠經濟」政策。特別又在三峽水電工程上，趙紫陽看出李鵬好大喜功、浮誇冒進的工作作風，對李鵬更生戒心。爲阻止李鵬任總理，趙紫陽一再表示，自己不願退出總理一職，在北戴河會議上，趙紫陽幾次三番地在鄧小平面前企圖阻止李鵬升遷，并提出萬里、田紀雲爲總理的人選。各派爭雄，一時形成相峙的局面。最後的結果是趙紫陽以「組織服從」的形式讓了步，李鵬接任代總理的職務，李鵬的脫穎而出，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相妥協的產物。

春風得意馬失前蹄

衆心不服群情嘩然

李鵬自任代總理後，好不春風得意。據消

息極爲靈通的人士透露，他曾用了三個晚上，專程拜訪了陳雲、彭真、李先念，陪同他去的

人是姚依林。當李鵬一行來到座落在北京市委大樓對面的彭真的住宅時，彭真第一句話就問：「萬里怎麼沒有來？」彭真在和李鵬談話時，完全擺出一副長輩教訓後輩的姿態，李鵬則像一個小孩子一樣，乖乖地在一旁聽着。

又據從國務院辦公廳傳出的消息，李鵬任代總理後，賓客如雲，已會見或要求會見代總理的，有三十七位正副部長和十一位省、市長。李鵬上任確有「三把火」之勢，去年十一月底，在一次國務院常務會議上，他用十分強硬的聲音講：「今年年底、明年年初要化力氣整頓國務院的工作秩序。」使國務院不少部、委主要領導心情十分緊張。而近來，緊縮編制的改革措施已在國務院逐步推開，不少部、委、辦或併或撤，更使矛盾日趨激化，不少等待撤或併的部級領導人，對李鵬則更是牢騷滿腹。

據說還有這麼一回事，李鵬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後，過去和李鵬一起工作過的兩名電力管理局的副局長，被傳到北京市委組織部，強行讓他二人辦了離休手續。原來這兩位副局長，曾多次在不同場合，講過李鵬在北京電力管理局工作期間的不正之風問題。二位副局長被迫離休的事讓「北京日報」知道了，一位記者爲此寫了篇文章，登在該報上。現在，李鵬當了代總理，負責簽發該篇文章的現任北京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的王立行顯得坐臥不安，他後悔當時太「衝」，擔心日後會遭到李總理的報復。李鵬的權力雖然在一夕間變得如此炙手可熱，但很多人都背地裡說他「八字」不好，「風水」欠佳。因爲他一上台就面臨着經濟上的窘境，農業境況緊急，工業改革裹足難行，社

會上通貨膨脹，物價失控，物資匱乏，民怨沸騰，使他不得不採取恢復票證供應的緊急措施。有人發牢騷說：「趙總理，李總理，到頭都是一樣沒肉、沒油又缺米。」

對李鵬將任總理一職，衆心是不服的。據說現任廣播電影電視部副部長的陳昊蘇（陳毅之子），在一次處一級幹部的會議上，爲李鵬大唱讚歌，引起不少人的反感。新聞部一位副主任不客氣地站起來說：「陳昊蘇，希望你結合十三大，多講一講改革，不要老講李鵬，他有什麼豐功偉績，同我們有什麼關係？」激起會場上一片掌聲。陳昊蘇弄得很尷尬，只好面紅耳赤地改變了話題。

李鵬出任總理，在老幹部中也引起反響。北京市科委副主任陳繩武，在一次局級幹部學習討論會上講道：「我怎麼也琢磨不透，李鵬憑什麼當總理？就是因爲他是周總理的養子？是高幹子弟？這太不像話了嘛！」

對此北京院校反映也很強烈，北京大學哲學系兩名大學生，一個叫黃健，一個叫李松林，就在班級討論會上發言，指責李鵬上任，他們還喊出了「阻止李鵬上任，確保改革成果」的口號，引起學生熱烈反響。學生的反應，被校黨委連夜報到市委高教部和國家教委去了。第二天，市委就派人到北大哲學系做說服工作，希望和學生對話，但被學生質問得啞口無言。

訪問蘇聯眉目傳情 疏淡西方老美不悅

李鵬由於曾就學於蘇聯，并且聽說在學生時代就和戈爾巴喬夫有一面之誼，其親蘇背景，是可想而知的。

李鵬在副總理任上，曾作爲中蘇關係「解凍」的聯繫人物出訪蘇聯，在蘇受到了隆重的接待，與蘇聯領導人表現出親密異常的關係，據說，他們私下還做了不少許諾，甚至他還向蘇共領導人透露了中共黨內權力鬥爭和改革形勢的許多內幕，也正因爲這樣，當陳雲等力荐再三保舉他當總理時，鄧小平也心存戒意，猶豫不決。

也許正由於李鵬的這些親蘇背景，引起了西方對他的升遷表現出極度的不安，特別是美國，是非常不悅的。

據說爲阻止李鵬升任總理，美國國務卿舒茲就曾在訪華期間，公開表明了不希望李鵬當總理的願望，基辛格的北京之行，也帶有同樣的使命，企圖遊說鄧小平、趙紫陽，勸他們改變初衷。

但此時木已成舟，如果不發生什麼突然事變的話，李鵬任總理，已經是勝券在握了。

教育管理無績可彰 派遣留學却有「奇招」

身爲國家教育委員會主任的李鵬，在教育管理上簡直可以說沒有一點可資表彰的成績，教育戰綫一片混亂，經費缺乏，教師生活得不到實際的改善，學潮不斷。爲了壓制學生的不滿情緒，他採取了毛澤東式的手法：對學生加強了政治審查，搞什麼軍訓，或把學生趕到鄉下去接受「鍛鍊」，李鵬這些做法，不僅起不到化解矛盾的作用，反會使矛盾火上加油，得到相反的效果。這說明李鵬作爲一個教委主任的拙劣的領導才幹，當然更莫遑論當什麼總理了。

但李鵬在派遣留學生問題却倒有「奇招」。據教委人士說，李鵬打算今年減少留學生總數的三分之一（與去年比），其中，大大降低赴美留學生的比例，並且，李鵬準備增加了歐洲和蘇聯留學生的數目。

他為什麼這樣做呢？

這是因為美國有一個「中國之春」。

這幾年來，「中國之春」以其真理和正義吸引了不少留學生——特別是留美學生，在楊巍事件後，已構成了對中共的壓力，使中共不得不公開承認「中國民聯」，并把「中國民聯」打成「反動組織」，以阻嚇留學生。但殊不知這種阻嚇是不能奏效的，正如沒有什麼力量可以挽住大江東流一樣，誰也沒有什麼力量阻止人們對於真理的追求。出於這種惶恐的心態，李鵬採取了「斷源」的策略——減少對美的留學生的指派，好像「源」斷了，「民聯」就也不再會發展了似的！

李鵬這一招雖「奇」，但「民聯」也有「民聯」的解法，請李鵬看看「中春」的封底，「民聯」的聯絡站遍及世界，不管你把留學生派到哪兒，哪兒都會有「民聯」和「中春」。這種吸引力可以說是「不招自來的」，其原因是中共已經失去了真理。中共要想真正吸引留學生，不是派到這兒或不派到那兒的問題，而是徹底改變自己，使自己據有真理，一旦有了真理，「民聯」想發展也發展不起來了，再說，我相信任何人都願意在真理面前服輸。

所以，說到底，李鵬的這一「奇招」，還是一著「臭棋」。

縱觀上述種種，我認為李鵬這人也不怎麼的，不過是一個「金玉其表、敗絮其中」的庸才罷了。

把一個中國交給他，能讓人放心嗎？

加拿大移民服務中心

Tel: 718-476-3700 Mon-Fri 10 a.m. - 6 p.m.

- | | | |
|----------------|---------|--------|
| 1. 提供各種加拿大移民資料 | ■ 有知識技能 | 均可移居加國 |
| 2. 代辦加拿大移民手續 | ■ 有加籍親屬 | |
| 3. 幫助聯系加拿大聘用單位 | ■ 有足夠資本 | |

本公司優待留學生

收費僅為一般律師的一半

請來函來電詢問手續及費用

通訊處：84-02 Roosevelt #28

Elmhurst, N.Y. 11373

自由的訣竅在於勇敢

—「中國大陸政治避難者協會啓事」

準備尋求、正在尋求或已經得到美國政府政治庇護的中國人，組織起來！
我們要能發揮更大的力量；我們要幫助自己和一切苦難中的同胞獲得自由；
我們要爭取世界民主人士的關注和支持，就只有組織起來！

在這個協會中，我們將：

- 交流有關政治庇護的經驗； ● 提供政治庇護必要的資料和知識；
- 爭取各界同情人士的聲援； ● 加強與專業律師的接觸和聯繫；
- 動員新聞界的支持和輿論的力量。

一年來，本會曾幫助某些人士獲得了政治庇護，我們具有成功和失敗的經驗。
打算尋求政治庇護的人士，請與我們聯絡，我們將為你提供諮詢服務。
追求自由的大陸人士，請加入我們的組織，團結就是力量，未來將屬於勇敢而自由的靈魂！

本會通訊處：Chinese Political Refugee Association 聯繫人：王思蜀（會長）（已獲得政治庇護）
76-11 Roosevelt Ave. Box 162 Jackson Heights 朱永祥（理事）（已獲得政治庇護）
New York 11372 TEL: (718) 898-9700 劉翔（理事）（已獲得政治庇護）



華僑捐款，落入了誰的

腰包？

近年來，海外不少華僑關心內地建設，一些華僑捐款、捐物，支持祖國「四化」，表達華僑們的一片愛國心願。但是從最近國內有關部門調查的內部資料來看，華僑的許多捐款、捐物，肥了不少基層幹部的腰包，出現許多非法佔用、貪污華僑捐款、捐物的一些大案。

內地許多基層幹部，甚至包括省、地級領導幹部，以為來自華僑的捐款、捐物是「飛來的橫財」，不少地區賬目不清不白，有的甚至把華僑的捐款捐物當成幹部可隨意動用的「小金庫」。一九八五年七月份，一位愛國華僑爲了支援家鄉的教育事業，捐款五十萬元人民幣在北京通縣縣建一所中學校舍。五十萬元人民幣匯到縣銀行後，上至北京市政府有關部門，下至鄉政府的幹部，一個個都紅了眼。「捐款表彰大會」開過後，還沒等捐款的華僑離開，各級幹部就連夜召開「分款」會議，結果，五十萬元人民幣的百分之四十上交市政府有關部門，百分之二十五被縣政府拿走，百分之三十用來建校舍，剩下的百分之五，總計二萬五千元人民幣做爲獎金，獎勵給爲召開這次「捐款表彰大會」出了力的市、縣和鄉政府的領導幹部。僅通縣縣政府主管統戰和文教的兩位副縣長，就每人拿到獎金七百元。「捐款表彰大會」召開後的第五天，縣政府以宴請這位愛國華僑爲名，又在華僑飯店大擺宴席十桌，應邀赴宴的

(日本)馮玉深



各級領導和幹部的親屬子女共三十四人，人人車接車送，陪着這位老華僑，放開肚皮大吃一頓。席間，這位老華僑見到這麼多人陪吃，頓起疑慮，便問身邊的縣委書記，這麼多人又吃又喝，從何處開支？縣委書記謊報說：「縣裏專門有這筆開支。」其實老華僑那裏知道，僅這頓宴請，就吃掉近萬元的捐款。事隔一年，老華僑又來查看校舍的建築情況，當他看到蓋起的類似牛棚一樣的教室時，非常不滿，要求查看五十萬元人民幣的支出情況。縣裏拿出一份偽造的支出表，上交市政府的二十萬元被列

爲土地征用費，被縣政府拿走的十二萬八千元被列爲征用土地的賠償費，結果經過算賬，五十萬元人民幣還不夠用，一位副縣長又厚着脸皮要求這位老華僑再捐款三十萬元。老華僑頓時怒氣橫生，斥責說：「你們這麼搞，恐怕再捐款三百萬元也不夠用！」

另外一件事是：出生於河北省高陽縣的一位旅美老華僑，一九八六年六月千里迢迢回老家探親，省、地、縣和鄉的四級幹部，像歡迎財神爺一樣在村頭夾道歡迎老華僑一行。一杯酒下肚，縣長就以支援家鄉建設爲名，「歡迎老華僑慷慨解囊爲子孫後代造福。」老華僑當場答應捐款三十萬人民幣，支援鄉鎮企業的技術設備改造。相當三十萬人民幣的外匯進進以後，經過層層「截流」，撥到鄉政府賬號上的不足八萬人民幣，鄉政府的四名正、副書記和正、副鄉長，集體研究決定，拿出四萬元，無償支援經營個體飯館的鄉黨委書記的二兒子，另外二萬元留在鄉政府「小金庫」，餘下的二萬元以高利貸的形式借給鄉鄉的磚廠。事後，河北省紀檢部門在調查這筆捐款的使用情況時就發現，所謂留在鄉政府「小金庫」的二萬元，全部以私人存款的形式，每人五千元，存到鄉政府正、副書記和正、副鄉長的戶頭上，而無償支援經營個體飯館的鄉黨委書記二兒子的四萬元，全部用於搞投機倒把的生意上。調查清楚後，紀檢部門在研究如何處理這一案件時，發生了意見分歧。有人認爲他們挪用和貪污的不是公款，所以不能以挪用和貪污公款罪處理，而是屬於使用不當和管理上的問題，最後不了了之。鄉黨委正、副書記和鄉政府正、副鄉長，以個人名義存在自己賬戶上的五千元，據消息來源說，至今仍然扒在他們各自的賬戶上。

中國大陸的「整人階級」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美國)

越劍

在中國大陸，有一個罪行累累、一提起就令人髮指，專事整肅殘害十億同胞的「整人階級」。其計謀之陰險毒辣，行動之殘忍無道，偽裝之巧妙迷人，都是人類歷史上所有的邪惡勢力所望塵莫及的。

中國大陸的禍根——整人階級的形成、發展和未來

「整人階級」的成員專指中國大陸以狼整百姓，諛上欺下，為虎作倀為生活主要來源的一部份人。

整人階級在大陸的出現，首先得歸功於「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鬥爭哲學」。共產黨掌權以後，黨內黨外的鬥爭一浪高過一浪，導致國民經濟停滯不前，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中華文明被摧殘殆盡，人類其它分支不斷進步的訊息却被拒之門外。面對隨時都有可能像火山一樣噴發的天怒人怨，當權者們深知用傳統的國家機器是無濟於事的了。於是，一支集古今中外歷朝歷代人類糟粕之大成的整人隊伍便應運而生。

這支隊伍起初的主要骨幹分子大多為不學無術、混水摸魚的黨棍、文痞、市井無賴和勢利小人之類。人道主義，人類之愛，人的善性和天地良心等等都是他們的大敵，無一不是被他們必須清除的毒草，他們的公開職業雖多為黨政幹部，但也有不少偽裝的「專業人才」，於是從中央到各單位，結成了一個密密麻麻的網絡，他們起的作用也是包羅萬象，既是密探兼打手，又是特務兼劊子手。

可惜我們的同胞在邪惡面前往往忍聲吞氣，不敢抗爭，甚至對抵抗者不幫一把，有的反而踢上一腳以增加自己的生存機會，這就同共產黨的需要緊密配合，使得整人隊伍像惡性腫瘤般地擴散成長，形成了一個階級，其觸角分佈的廣度和深度，令人嘆為觀止。即使在駐外機構及留學生當中這一階級都能安插收買一些代表。這是畸形社會裏的一個怪胎，無數被它所整倒整死的犧牲者跨越了現代中國的所有階級和階層，從民主人士到共產黨的達官顯要，從鞠躬盡瘁的科學家到默默無聞的小民百姓都在劫難逃。自然而言，整人和鬥爭對於這個階級的成員，無異於鮮血對於蚊子，是須臾不可

即離的，這個階級是中華民族的恥辱，是全人類的惡魔，在它的淫威下，人們連咳嗽一聲都無人報告，我們民族的聰明才智和潛在的創造力被窒息了。如果說世界大戰能給一個民族在肉體和物質上造成災難，甚至毀掉一代人的建設成果，那麼整人階級的興起所毀壞的就是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文明和在未來世界中的希望和前途，我們這一代如不能結束它的橫行，既對不起列祖列宗的在天之靈，更對不起我們的子孫後代。

毫不奇怪，人民大眾要是有開心之日，就一定是「整人階級」難受之時。本性決定了它是目前中國大陸各階級中最反動、最兇殘的勢力。對掌權的共產黨來說，它既然是改革的最大阻力，似應加以取締才對。可是這比一個人想捨着自己的頭髮離開地球還要難得多。因為「整人階級」在給中華民族帶來巨大災難的同時，却為暫時保存共產黨的專制統治立下了汗馬功勞。即使是在講開放改革的今天，它仍不失為一塊抵擋民主潮流的千斤頑石。確切地說，「整人階級」雖然會在人民日益覺醒的時候加速共產黨統治的完結，但仍然被專制寡頭們視為自己的命根子。

改革派和民運的難題

如前所述，對共產黨來說，「整人階級」既是能致命的癌症，又是不可輕棄的命根。因而當該階級無節制地擴散危及共產黨本身生存的時候，所謂的「務實派」或現在的「改革派」會設法加以限制，甚至進行局部性的打擊。比較明顯的例子是林彪垮台後的「批左」和鄧小平主演的公審「四人幫」一劇。他們都十分明白，只要他們還想維持一天的獨裁統治，就

萬萬不可摘除這一惡性腫瘤。劉賓雁等人就是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大忌，因而為共產黨所不容。所以一句話，除非我們一意孤行地無視嚴酷的歷史記錄，繼續幻想共產黨會放棄專制，立地成佛，誰也不能指望共產黨能自病自治，改革也就必然是猶如身背重負的蝸牛，只夠喘氣的勁兒。

中國的民主制度一旦確立，「整人階級」就成了毫無用處的廢物。以往的反動階級，如奴隸主階級和地主階級，在壓榨人民的同時，也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明，對人類的進步還是益多害少。它們因不適應社會的發展而被打倒之後，絕大多數的成員都能在新的社會裏很快地安身下來。唯有「整人階級」是空前絕後地破壞性的階級，離開了鬥爭和整人便徹底喪失了謀生之道。所以對民運人士來說，怎樣解決這個階級的善後問題，顯得十分緊迫。一來本着人道主義的精神，將來的政府總得設法為他們尋找一條出路；二來也是為了避免讓他們都感到末日來臨而進行拼死抵抗。

可是這是一十分棘手的難題。王炳章先生提出的贖買方式對別人能行，對這一階級不易奏效，原因很簡單，這一階級已經整人成癖，在一個民主社會裏，不但沒有半點建設性的作用，破壞倒是能手，自然，他們中的大多數假設是出生在一不容不得整人者的社會裏，也許會把精力用在做事上，還能為社會作出貢獻。這不能不說是專制所造成的無數悲劇中的一幕。

那麼民主政府為了發揮他們整人的長處，把他們派往邊疆，讓他們去整入侵者，以替換戍邊的衛士，成不成呢？絕對不成！因為他們的整人技術說來也很可憐，只能對付善良如羔羊的人民，却不能抵禦兇狠如豺狼的外敵。

作者經過苦苦思索，只能提出一個建議，那就是請未來的民主政府在合適的地方給他們開闢一片保留地，讓整個「整人階級」都住進去，以便讓他們能互相整鬥爭，政府可以空

●大陸專欄●

十三大向首都人民「獻厚禮」

北京恢復食品限制供應

(國內) 京生

死要面子的中共政權在十三大收場後僅一個月，終於還是連面子也撐不住了，不得已宣佈首都北京恢復對肉食、白糖的限量供應。至此北京市成爲繼天津、上海之後第三個食品限量供應的大城市。自十二月份起，北京居民每人每月最多允許購買二斤豬肉，每戶最多允許購買二—三斤食用糖。其餘如食用油每人每月半斤，淀粉每人每月二兩，粉絲、香油逢年過節每人一兩，仍維持二三十年來的規定不變。

一般說來，世界各國的政府首腦該去管該去做的事情是非常之多，總是無暇顧及這二斤豬肉，一兩香油這類的芝麻小事的。然而，只有中國例外。中國共產黨執政近四十年的歷史表明，儘管他們對有利於國計民生的大事從來都管不好，但從毛澤東開始到現在的鄧小平、趙紫陽無一不爲限制本國人民的吃飯穿衣絞盡腦汁。以毛澤東執政的六十年代爲例，一般的中小城市多年實行三證十二票限量購買制度。三證計爲：糧證、煤證、副食證。十二票爲糧票、煤票、布票、油票、茶葉票、雞蛋票、豆

投食糧以維持他們的生存，空投工作的資金則可以通過販賣進入保留地研究採訪的許可證來籌募，對於這樣一個人類歷史上的奇特現象，一定會有許多專家學者大感興趣的。

腐票等等。更可怕的是毛澤東竟親自發出讓老百姓餓肚子的最高指示：「忙時吃乾，閒時吃稀，難以番薯、蔬菜、瓜豆之類」這樣的昏話。善良的北京市人民在僅僅過了幾年豬肉不憑票即可購買的日子後，已經淡忘了曾經歷過的填不飽肚皮的悲慘日子。然而，十二月初限量供應的消息一經傳出，北京人又清醒了。原來，十三大苦心編織好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說的就是二斤豬肉哇！一時間，北京像炸了鍋，大街、小巷到處是憤怒、驚慌的人群。

大約中共的上層人物也沒有料到二斤豬肉會引起如此的震蕩，十二月五日忙派出新近直升北京市副市長寶座的陳元公子（陳雲之子）發表關於供應二斤豬肉的施政演說。可憐，這位急於需要修補形象的副市長却成了北京市的災星，讓北京市民將這位陳公子稱爲陳二斤。

自十二月七日起，北京的幾所大學學生藉着對外經濟貿易大學臧偉同學被殺，而校長、黨委書記却視若無睹這一事件舉行集會遊行。北京市民積極支持學生運動，幾天來，學生、

北京市民不斷與警察發生衝突，市民親眼看到學生被捕、被打，傷亡多人。儘管當局一再挑撥學生和市民的關係，稱臧偉是被流氓市民所殺，但所有參加學運的學生均指中共的官僚機構才是殺害臧偉的元兇。目前，北京的學生與中共官方的對峙正在擴大，北京的市民也很擔心遊行的學生有可能遭到更殘酷的鎮壓。

海外的留學人員，由於你們長時間的遠離

●大陸專欄●

人權問題不是「內政」

據悉，中國大陸外交部一位發言人，針對楊巍判刑問題發表了談話，他說：「楊巍是中國公民，他觸犯了中國的法律，因此中國的司法部門根據中國的法律和司法程序對他進行了審判。」這完全是中國的內政。」因此他國不得過問，甚至連鳴不平的權利都沒有，否則便是「干涉他國內政。」

簡直是一派胡言！

從審判楊巍的過程可以看出，不管是中國政府或是中國的司法部門，都沒有一點公正可言，他們置國際輿論而不顧，肆意踐踏人權，因此，受到國際上的指責，是理所當然的。人權，是人與生俱來，所生活在世界上的應有的權利，是人類共通的最基本的要求，所以評論

祖國，或許以為為二斤豬肉又遊行，又示威，我們北京人也太饞了吧。其實，我們北京人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古城悠久文化的歷史淵源，大多都有着較高的文化修養和精神境界，大多視利、慾於淡泊。只是當局欺人太甚，我們才忍無可忍爆發出來而已。你們可以想像得到嗎？連北京這樣沉穩的城市都不再沉穩了，是不是中共的氣數將盡矣？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李亞冰

人權狀況，是不應受國界的限制的。一個政府如果辦事不公正，肆意剝奪人的權利，就應該受到世界輿論的譴責。

一遇到人權問題，中共就常以「內政」為擋箭牌，好像中國政府是從不干涉「他國內政」的，殊不知中國政府也譴責過南非的種族主義和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種族屠殺，他譴責別人可以，別人譴責他就成了「干涉內政」，這到底是什麼邏輯呢？

希望中共不要以「內政」為藉口，對國內人民實行暴政統治。四十年來，中共殺的人還不夠多嗎？製造的冤假錯案還少嗎？是應該回頭猛省，認真對待和改善中國的人權狀況的時候了。

又一家

China D'Lite Restaurant

環境清靜 · 交通便利 · 免費停車

14107 ST. GERMAINE DR.
CENTERVILLE, VA
TEL: (703) 830-6565

誠徵：週末兼職打雜工近馬大
意者請電 953-8766

14005 LEE JACKSON HIGHWAY
CHANTILY VA
TEL: (703) 631-4512

14252 BALTIMORE AVENUE
LAUREL LAKES CENTRE
LAUREL, MD 20707
(NEXT TO CINEMA 8)
TEL: (301) 490-8111

OR (301) 490-8112

人治社會的奇蹟——溫家寶的崛起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苑紹燕

中共十三大落幕了。一顆政治新星——溫家寶——升起於中共高層政壇。

他是誰？有何德才？

外界鮮有人知。

我自某高校地質系畢業後，曾與溫家寶同事多年，對該人有一定瞭解，茲將有關情況寫來供關心中國大陸政局的讀者諸君參考。

溫家寶原是北京地質學院研究生，一九六五年畢業後分配到甘肅省地質力學區測隊（又稱二區測）工作，我即在甘肅省與他相識。

溫家寶腦筋聰明，靈活，業務能力強，口才極佳。他在甘肅省工作多年，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編制了甘肅省地質構造體系圖，這是一項綜合性成果。甘肅省的地質構造，盡在圖中，溫家寶功不可沒。

在中國大陸地質學界，流行如下七種地質力學觀點——

- 一、黃汲清學說（蘇聯傳統學派）。
- 二、張文佑（李四光弟子、留美學人）的斷塊學說。
- 三、板塊學說（七十年代後自歐美興起的新學說）。
- 四、陳國達（中國科學院中南地質礦物研究所研究員）的地窪學說。
- 五、馬杏垣（國家地質總局副局長，原武漢地質學院教授，李四光弟子）的重力學說。
- 六、張伯聲（西北大學地質系教授）的波狀鑲嵌學說。
- 七、李四光的地質力學。

溫家寶在學術上師宗于李四光的地質力學觀點。據稱他曾有數篇學術論文在「中國地質」雜誌上發表。

溫家寶才高八斗，不欲久留甘肅。一九七八年，他借著所謂「科學的春天」的大好形勢，積極活動，打算遷入內地。

當時，恐怖的唐山大地震剛剛過去兩年，為加強地震預報工作，中央地質部成立了一個五六二綜合大隊。

所謂「五六二」，係指一九五六年二月，李四光在地質部地下室內成立地質力學研究室，後發展為地質力學研究所。

在中國大陸，裙帶之風甚熾。五六二綜合大隊隊部設在河北三河縣，距離北京不遠，正好被地質部大小幹部用來作為親友戶口遷京的跳板。

於是，五六二綜合大隊裏塞滿了無技術專長的普通工人，而技術人才却調不進去。

溫家寶千方百計打通關節，辦妥前往五六二綜合大隊工作的手續。不料，該大隊的幾位人事幹部在最後時刻動了手牌，使溫家寶的美夢落空。

溫家寶氣得半死，却也無可奈何。那時的他，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知識分子，有什麼辦法？

然而「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此事功虧一簣，反倒成全了溫家寶，使他日後有機會脫穎而出——

八十年代初，地質部長孫大光（綽號「孫

大莖」）來到甘肅省視察工作，欲聽匯報，而省地質局局長及書記皆是草包，只得將溫家寶推出來應付局面。

溫家寶精心準備，滔滔而言，博得孫大光部長的嘉許，當場讚他是「甘肅活地圖」。

這個匯報會成為溫家寶日後飛黃騰達的起點。

孫大光回京後，正值地質部組建接班人第三梯隊，孫大光建議將溫家寶提升為地質部副部長，因阻力過大未能成功。但孫大光的努力畢竟有其效果：是年，溫家寶被任命為地質部黨組成員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實現了離甘肅進北京的夢想。

不久，孫大光退下來，提朱訓為地質部長。當時，中共中央為加速實現領導班子年輕化，明令國務院各部委都要有至少一名四十餘歲的副部長，溫家寶借此東風成為地質部負責辦公廳工作的副部長。

未幾，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由當時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王兆國任籌備組長，溫家寶為籌備組成員。由於溫家寶表現出很強的組織能力，故於會議結束後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

當王兆國隨着胡耀邦下台而失勢後，溫家寶又搖身成為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

在這次中共十三大會議上，溫家寶更是引人注目。他是大會的副秘書長，又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並成為僅有五名成員的中央書記處的候補書記。

至此，溫家寶的政治地位，猶如文革之前的楊尚昆。然當年的楊尚昆已近六旬，今日之溫家寶只有四十四歲。

溫家寶的崛起，是人治社會的奇蹟。如果沒有資深官僚孫大光的鼎力提携，溫家寶可能至今仍是個連北京戶口都弄不到手的可憐蟲。

溫家寶發迹後，亦不忘利用手中權力照顧故人。他的一位周姓同學，被安排到五六二綜合大隊擔任政治部副主任。

前不久，我在人民日報（國內版）上，身居虎穴，何以自保平安？憑他那一點點小聰明，能否避免幾位前任楊尚昆、汪東興、王

●留學生園地●

是資助還是剝削

——中共不可信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冰清

最近看到一條消息，中國大陸政府交給美國政府一份名冊，其中詳細列有一千五百位目前在美就學的訪問學者之姓名、性別、出生日期、抵美日期及贊助學校名稱。中國政府並宣稱，凡是列入名冊的人都曾受過中國政府的資助，而赴美時的機票及小額借款都算是資助。對於這種所謂中國政府的資助，筆者在氣憤之餘，認為有必要加以澄清，並把真相公諸於世。

筆者手頭有一份本人到美不久收到的中國駐美大使館的官員喻××簽署的「國內關於獎學金和資助費處理辦法規定」的通知，從這份通知中至少可以看到以下二個問題。

首先，通知的第二條規定，「凡出國前對方已同意提供獎學金或資助費的，其在國外的一切費用和往返旅費、置裝費均由本人自理……」：「……在出國時尚未拿到獎學金和資助費現款的，出國旅費、製裝費由派出單位墊付，待本人取得現款後，歸還派出單位」。這清楚

看到業已成爲「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溫家寶的照片，他還是那副樣子：貌不驚人，土頭土腦。我爲他的高升而欣喜，同時，又替他暗暗耽心：這位並無多少政治鬥爭經驗的技術官僚，國家的厄運？

地說明，凡出國前已聯繫妥獎學金或資助費的，並沒有從中國政府那裡得到一分錢！而且由派出單位借貸給予出國人員的出國旅費、製裝費，你是非借不可的，筆者出國時曾遇到有人提出不需要借這些費用，得到的回答是，國家就是需要外匯，你這點外匯都不肯給國家，就取消你的出國資格！原來如此！！現在中國政府又把這種爲了換取外匯非逼人借不可的費用稱作是中國政府的資助，真是豈有此理，欺人太甚，世界上那有這樣的資助！

其次，這個關於獎學金和資助費處理辦法的規定，是於一九八一年作出的，它還明確規定獎學金和資助費一律交由本人支配。但筆者收到的大使館官員喻××的通知却要本人的資助費上繳，規定本人的生活費爲每月四百五十美元，資助的餘額全部上繳。雖然有關的規定白紙黑字寫得明明白白，然而只是說說而已，可以完全不執行的，它只是一文廢紙。正如中國沒有法治一樣，雖然也有法律條文，但並不依法行事，一切因人因時而異，法律只是裝飾品。聯想到目前中共提出要加強法治、民主、自由，好話說了不少，但試問，今日大陸人民究竟有多少民主和自由？今年以來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很好地回答了這個問題，它與本人所遇到的事情一樣，除了再一次地向世人證明共產黨不可信外，還活生生地勾勒出中共的虛偽和專制獨裁的嘴臉。

●特輯●蔣經國後的台灣政局

中國民聯總部 就蔣經國先生辭世 發表的聲明

蔣經國先生是一位順乎時代潮流的領導人。在蔣經國先生執政期內，台灣在民主化方面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表現在：戒嚴已經解除、多個反對黨在台灣出現、新聞與報業全面開放。這些變化，給台灣帶來了生機與希望。

在蔣經國先生執政期內，台灣經濟出現了舉世矚目的發展。台灣已創下七百多億美元的世界第二位外匯儲備，顯示出：在自由經濟制度下，中華民族的勤奮與智慧可以創造出經濟的奇蹟。

在蔣經國先生執政期內，台灣開放了民衆前往大陸探親。這一措施，有利於緩和台海兩岸的緊張關係。

此外，蔣經國先生始終堅持祖國統一的政策，這對今後大陸與台灣關係發展，具有重要影響。

我們希望，台灣政府新的領導人和台灣朝野今後能夠繼續朝民主化的方向邁進，以維護台灣的安定與繁榮。我們更希望，在大陸政策方面，台灣朝野各界人士，將採取突破性的進展措施，在政治上積極影響大陸，在經濟上開放與大陸的直接貿易，以促進大陸的政治民主化和經濟自由化。

中國民聯總部

一九八八年元月十三日於紐約

人已受冤死，

還談應否追究刑事責任

(加拿大讀者) 嚴叔

我歲末休假回大陸一行，輾轉獲得一份判決書，感觸殊深。現寄給貴刊，並略加評論。如蒙發表，我必須先此聲明：(一)該文件絕非當事人所授；(二)評論意見概由本人負責，與當事人無關；(三)為儘可能免除麻煩，特抹去所有人名、地名、職業及年份，希與該案有關的幹部，難以臆測追究，濫害無辜。

以下是該文件的影印。

中國共產黨統治大陸之後，對所謂「有政治影響」的前國民黨軍政大員，歷來採取統戰政策，招降手段花樣百出，「首惡必辦」和「民憤甚大」都可不提，而對一般中下層的舊官吏，為配合各時期層出不窮的政治運動，大多橫施刑罰與鎮壓，冤死者不計其數。

此案現經縣一級人民法院審查，認為對×××以×××之罪，進行槍決，顯然不當，應予糾正(看原文)。其實有無罪惡與民憤，當年一查便知，現查明無罪却是怎樣糾正呢？經過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竟然是對×××不應追究刑事責任。

人已受冤死去三十多年，今天的執法者還討論對他應不應該追究刑事責任，難道還想對他追究其他責任嗎？！

我看，應該追究刑事責任的是當年草菅人命，胡亂殺人的冤案製造者。法院還應為受害及其家屬後代要求合理的賠償(包括經濟上和精神上幾十年所受的損害)。不知道法律界

的讀者以為然否？

當我為此事大叫不平的時候，我大陸的朋友們却有不同的看法：

他們有的認為：類似事件，幾十年來何止千千萬萬，怎能一一追究。偉大導師早有教導：「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殺錯一些人在所不免。

有的又認為：小民百姓受點冤有什麼了不起，何況這一個人是國民黨的「殘渣餘孽」，君不見就在共產黨內，位尊至國家主席，功高至三軍統帥，只因不合一人之意，還不是被誣害、遭折磨至死？！而且，也是只平反、不追究。

有的更認為：如今憲法規定，堅持擁護共

產黨。剛開過的十三大又重申共產黨光榮、偉大、正確。不同意黨的決定就有罪，魏京生：

：等人便是榜樣；方勵之……等人要不是有較大的名氣，怕早已見鬼去了。還是少說為佳。

還有的則認為：這一判決書，證明過去的冤假錯案，確實可以平反，被漏掉的可以申訴再審查，比以前大有進步了。死者的家屬後代，領到這樣的一份文件，幾十年的精神痛苦一旦消除，將來也可能不再受社會的歧視，還有什麼不滿呢？理應感恩戴德，祝鄧伯伯長壽，傳子教孫永遠聽共產黨的話，跟共產黨走才是。

我和他們辯論，當然沒有結果。只好帶到海外來，尋求更公允的輿論支持。(見附件)

× × 省 × × 縣 人 民 法 院

刑 事 判 決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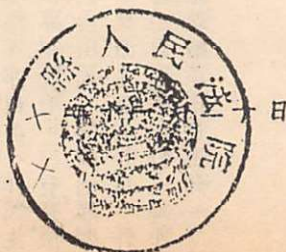
(××)×法刑復字第×號

被告人：×、×，男，××縣××鄉人，一九五一年以偽鎮長被處決，現其女兒×××在××市××區×××任××。提出申訴要求重新審查，作出結論，給予糾正。案經本院復審，現查明：

被告×××一九三×年師範畢業後在×××教書；一九三×年在××任鎮長；一九三×年參加××縣參議員；一九四×年在××經營×兩至解放。任偽職期間，查無罪惡和民憤。

據上所述，本院認為：被告×××解放前虛任偽職，但無罪惡和民憤，解放後復反運動中，以××之罪，進行槍決，顯然不當，應予糾正。案經本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如下：

對×××不應追究刑事責任。



民主政治與知識份子

——中共統治三十八年的書生命運

澳洲昆士蘭大學政治學教授 邱垂亮

在兩千多年的傳統封建的舊中國，仕農工商仕為首，學而優則仕的讀書人的文化體系，根深蒂固，無遠弗屆地影響，決定了中國人對知識份子必然是社會政治領導菁英的認知、接受心態。這是中國知識份子的主要基本傳統文化。

在這個深厚有力的傳統文化長期運作作用下，面對一樣甚至更深厚有力的傳統封建帝王專制的政治制度，中國知識份子一方面利用自己的生花妙筆、華麗文字，把自己描繪成肩負歷史時代使命、繫天下之安危於己身、代表中國人民與社會之幸福與良知、充滿士可殺不可辱的高風亮節的仁人志士；另一方面則通過科舉考試，學而優則仕，拚命讀書、拚命考試、拚命當官、拚命賺錢（歛財）等途徑，拚命製造自己的榮華富貴。

久而久之，兩者也就和平共存地存在於中國知識份子的傳統文化體系裡。前者產生了屈原、文天祥、司馬遷等代表人物，後者產生了千千萬萬數不清的靳尚、秦檜、蔡京、魏忠賢、何坤、呂惠卿、童貫、曾布。如有統計數字，大概會顯示，中國二千多年來的知識份子，百分之九十九是屬於諾諾唯命是從的御用文人，只有百分之一是還敢在皇帝面前不怕丟腦袋仗義直言的諤諤之士。敢革命反對皇帝的，則更少之又少。

由這個淵源深長、根深蒂固的中國知識份子的傳統文化，來看毛澤東「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不斷革命和中共無產階級專政、一黨獨裁統治的三十八年，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存在着受盡凌辱的「臭老九」的多舛命運。因而，在一個層次上，我們要有同情心，要知道由學而優則仕到「臭老九」之間階級變化之大是有天地之別。在另一層次上，我們也要認清

傳統文化的必然延續性，毛氏王朝下的知識份子，和革命前二千年帝王專制政治下的書生學士，一樣兩手空空，一樣人性決定論地追求生存和功名富祿，一樣非常容易淪為政權的奴才、統治者的御用學者，一樣不值得、不需要特別地諒解、同情或苛責。

在毛澤東革命鬪爭的強權政治運作下，中國的手無寸鐵、手無縛雞之力的知識份子，是可憐祭品性的犧牲品，令人心酸心痛。但是，他們身為知書達理、應有自由思想、有人道主義、有民主現代化學識的知識份子，却盲目聽從毛氏非人道、非理性、非自由、非民主的革命理論、鬪爭政治和專制統治，沒有堅決有力宣揚、推展人道主義自由民主的政治思想和制度，他們御用文人、風派主義的作風、作法的悲慘結果，多少有咎由自取的成分，這不僅不值得憐憫同情，還應該嚴正指責批判。

文人的悲劇

環看三十八年來中國大陸毛澤東、鄧小平共產黨革命統治下的知識份子歷盡政治滄桑的書生命運和學者生涯，最明確凸顯的一點是，不管他們是有意無意、是有力抵抗還是無力抗拒，他們都沒有脫離毛部「槍桿子裡出政權」的暴力革命與鬪爭統治的巨大強力的魔掌範圍。在毛鄧的暴力革命、鬪爭政治的權勢魔掌上，中國的知識份子，只有一兩個敢諤諤諫言抗議，少數沉默寡言，明哲保身，多數是左右搖擺、東倒西歪，不只是諾諾的無用書生，甚至是朝秦暮楚、翻雲覆雨、為虎作倀、賣友求榮、落井下石，幫助中共政權整肅異己、推行暴政的御用文人。有的到了寡廉鮮恥、喪心病狂

、出賣靈魂的極端程度。這真是中國知識份子的大悲劇。

一九四九年中共政權建立，五一年毛澤東就開始整肅中國的知識份子，有大學校長被迫公開罵自己「污濁卑鄙」，大學教授批判自己「喪心病狂」。到了五四年掀起的反胡風運動，大陸的高級知識份子、甚至名作家，幾乎全部投入了這個倒戈賣友的政爭暴動。就連胡風的老師魯迅的遺孀許廣平，也被迫和胡風劃清界線，大寫批胡文章。周揚扮演了文化殺手的可憎角色，那就不必說了。

五五到五七年，公開批判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大作家，有老舍、茅盾、巴金、曹禺、鄭振鐸、謝冰心、馮至、臧克家、吳祖湘、卞之琳、陳白塵等等。許廣平也不顧二十多年的友情，在全國婦女代表大會上把丁玲大罵一頓。到了五七年的反右鬪爭，那就更是集中國文人自罵自辱、惶恐認罪、六親不認、賣友自保、害人害己、御用學者的罪惡行徑、醜惡面孔之大成了。

除了馬寅初一兩人外，陳垣、王昆侖、千家駒等都有紛紛改腔變調、看風轉舵的精彩表演。大陸八個民主黨派的領導知識菁英，大多在反右鬪爭中被打成右派，而在周恩來的保護下僥倖過關，但不僅沒有免死狐悲之感，反而在毛澤東的策動下，個個赤膊上陣，大幹其為虎作倀、落井下石、整肅異己的勾當。知識份子支持維護中共政治鬪爭的「無限上綱」，幫助咬牙切齒、血口噴人的極左毛派羅織別人的罪狀，製造千萬個冤獄錯案，發揮「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科技界大批曾昭掄、錢偉長；史學界大罵雷海宗、向達、榮孟源；文藝界大圍丁玲、馮雪峰；音樂界大打劉雪庵、張權；美術界大整江豐、徐燕孫、王雪濤；戲

劇界則大算吳祖光、石揮等的「反黨、反革命」罪行。

到了毛澤東晚年，瘋狂浩劫的文革十年，中國知識份子，幾乎沒有一個倖免四人幫趕盡殺絕的清算鬪爭的悲慘命運。從中國文化瑰寶、學術泰斗、文藝大師，如老舍、巴金、梁漱



先生奇冤沉千古，誰作暴政寫史人——老舍（右）在文革中含冤自殺

溟、傅雷、丁玲、沈尹默、劉海粟等，到今日中國大陸文藝學術紅人，如王蒙、張賢亮、劉賓雁、方勵之、蘇紹智、秦牧、華君武、蘇星等，都曾在這場慘無人道的大災難中，受到永生不忘的衝擊和傷害。老舍之死，是這個知識

份子悲慘命運的血淋淋的見證和寫照。

更令人痛心痛恨、無法了解同情的是，比五七年反右鬪爭還要激烈、極端、無情、無義的是文朋學友知識份子之間相互劃清界綫，相互出賣鬪爭、自相殘殺、自我毀滅。讀過巴金的「隨想錄」、嚴家其與高泉的「中國『文革』十年史」等書的人，對「醜惡的中國知識份子」的可憐、可哀、可恨面目，一定都會烙印下刻骨銘心的難忘印象。

文字的反毛

當然，五十年代是有馬寅初、孫冶方等幾個人，敢批評毛澤東的極左政策。五七年的雙百運動，復引起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一萬多件林希翎式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和建議，觸怒了毛澤東，變成「引蛇出洞」的「陽謀」，終導至全面整肅清算知識份子的反右鬪爭運動。

五九年大躍進慘敗後，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為了解除日益嚴重的經濟危機，實行了相當程度的修正主義的改革政策，在他們的新經濟改革政策裡面，有一些物質刺激的資本主義色彩和權力下放的民主主義成份。結果，產生了夏衍、陽翰笙、田漢、吳晗、廖沫沙、鄧拓等一群作家，在陸定一、周揚等「文化沙皇」的庇護允許下，大展文才，以射影暗示但明確尖銳的文字，揭露、批評毛澤東的領導作風是「主觀武斷、一意孤行」，「想做霸王」，「喜歡自己逞能，自作聰明、看不起群眾」，「不管什麼事情總是要自己出主意，企圖出奇制勝，而不接受下面群眾的好意見」，「到處樹敵，多麼不得人心」，「濫施淫威，專橫暴戾」、「吹牛的騙子」，「最殘暴的暴君」。他

們諷笑毛患有「健忘症」，「見過的東西很快就忘了，說過的話很快也忘了」，「自食其言，言而無信」，「喜怒無常」。

他們以歷史故事批評毛的整肅彭德懷和黃克誠，以各種社會報導揭露毛的「三面紅旗」、大躍進是「用空想代替了現實」及「不愛護勞動力」，還嚴厲指責毛的人民公社是一大錯誤。

他們認為中共「政府屬於一人一黨，財富尊榮權威屬於一人一黨」，中國的「一黨專政」，實際上是毛澤東一人專制。他們指出，這個人一黨專制的中共政權，已經「日趨腐敗」。

這個文字的批毛行動，終於直接導至驚天地、血肉橫飛的文化大革命。

十年後，毛死前幾個月，即七六年四月五日，爆發了天安門示威遊行事件，北京的大學生、年輕知識份子，不少參加了這個反毛、反政府的暴力事變。

九月九日毛死。兩年後，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正式重掌政權。並宣佈，中國過去走了近三十年的極左錯誤路線，一事無成，中國非「撥亂反正」、改革開放、大力推展「四個現代化」不可。

政治空隙中的民主

毋庸置疑，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現代化的新政策中，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終於找到了一些重見天日、發揮自己學識才能的新日子、新天地。七九年，在鄧的主持下，北京西單出現了民主牆，在一群天真浪漫的年輕學子，如魏京生、傅月華、劉青、王希哲、何求、徐文

立、傅申奇、楊在行等的理想主義推動下，雖然只是曇花一現，雖然他們馬上就被捕入獄，但他們短暫但却強烈的「北京之春」的民主之光，還是光明地照亮了中國大地。不知照明了多少中國知識份子的良知？不知點亮了多少中國知識份子自由民主的渴求和希望。

在民主現代化的層次上，七九年的「北京



—侯秋風肅殺後，老翁猶吊百花魂
——「文革」劫後餘生的巴金和曹禺

之春」，是中共統治中國大陸三十年來的第一個真正要求改革政治體制的民主運動。這是鄧小平爲了反華（國鋒）、爲了重掌政權，允許、支持的一個民主運動。

鄧小平的「四個現代化」，由經濟改革開始，是搞活得轟轟烈烈。在這方面，倡導改革的經濟學家，如薛暮橋、劉國光、于光遠、孫

尚清、童大林、厲以寧等，都曾發揮了相當理論突破性的作用。鄧小平非常明白，中國要經濟改革開放現代化，沒有大量科技人才知識份子的參與推動，是絕對不可能有所進展、有所成就的。

由經濟到社會和文化，最後必然延伸關係到政治，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的必然蔓延擴大，是可以預料的。像是核子連鎖反應，劉賓雁、王若望的社會調查報告揭露了中共政權腐敗黑暗的一面；張賢亮的小說、劉再復的文學理論顯示了毛澤東「文藝思想」壓抑人性的方面；王若水的人道主義批判了馬列毛社會主義社會和國家的非人道、反人道主義；于浩成、李洪林的理性法治主張反映了中共的無法無天、封建傳統人治的專制色彩；蘇紹智的「非馬」、「非毛」化的意識形態理論證明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全面破產；嚴家其的「首腦論」、政治改革理論否定了毛澤東二十七年的「一人一黨專制，主張權力制衡、政權民主交替更換；方勵之則全面否定、甚至反對馬克思主義，完全否定毛澤東的無產階級革命，公開主張全盤西化，包括引進西方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全盤西化。

現代化的御用學者

他們在中國大陸造成巨大的腦力震盪、文化、政治的改革旋風，吸引了千千萬萬的年輕學子，一時，真有「中國文藝復興」之勢。

他們很多一時衝暈了頭，忘了他們還只是鄧小平的御用學者。鄧小平要開放，他們才有開放；鄧小平要改革，他們才有改革；鄧小平要「民主」，他們才有「民主」。

結果，八三年，保守派的胡喬木、鄧力群

發動了「清除精神污染」的整肅運動，劉再復、王若水等知識份子，馬上感覺「山雨欲來風滿樓」，知識份子的命運又要多舛，又要多災多難。還好，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等改革派，還能保持清醒和冷靜，四兩撥千斤地輕巧地遏止了陳雲、彭真等保守派的復辟陰謀，讓「清除精神污染」的整人運動，胎死腹中，沒有大肆興風作浪的機會。

八四年，經濟體制改革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由農村進入城市。必然地，中共改革派越來越發覺，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不能搞下去，不可能最終取得成功。不可避免地，政治改革的呼聲越來越大，終於導至八六年底風起雲湧的政改風潮。方勵之、李洪林、于浩成、蘇紹智、嚴家其、王滬寧、張顯揚等，到處寫文章、開會、演講，闡述呼籲推動民主政治的理念和改革的方向和方針。政改之聲，此起彼落，真是熱鬧非凡。

年底，合肥、杭州、上海、北京等地的大學生走上街頭，高喊「不自由，毋寧死」、「還我自由」、「還我人權」、「民主萬歲」、「改革萬歲」。八七年初，學生的街頭民主運動，終於震驚了馬列毛意態情結重重的保守派，在陳雲、彭真、薄一波、宋任窮、王震等革命元老的壓力下，鄧小平被迫解除胡耀邦中共總書記的領袖職位，還把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等開除黨籍、解除職務。

在左派「文化沙皇」胡喬木、鄧力群、賀敬之、熊復等人的推波助瀾之下，鄧小平再次被迫發動「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整肅知識份子的政治迫害運動。根據權威消息的透露，胡喬木和鄧力群的清算名單包括上述全部改革派的知名文人和學者，共有近兩百名的知識份子。在內。名單送到代總書記趙紫陽的手裡，他深

不以爲然。趙當然知道，這些改革派的知識菁英都被整肅的話，他的改革開放現代化的政策也就一定死於腦力貧血症。所以，他下令縮小打擊範圍，人數一降再降，最後降到八月被勸退黨的吳祖光、王若水、被開除黨籍的張顯揚和被撤職的蘇紹智、戈陽、于浩成、李洪林等人。

八、九月，北戴河的十三屆中共全國代表大會的預備會議已開完，鄧小平以退爲進，擊敗保守派，穩固了他的改革陣容和路線。中國的知識份子，總算又被保過關，可以再爲鄧趙的改革開放現代化盡綿薄之力。

民主的「出頭天」

中共十三大之間，記者招待會中，中共科技工作負責人宋健公開讚揚方勵之的學術成就；一度傳聞可能被整肅的嚴家其也第一次公開接受記者訪問，表示中國建設民主政治乃大勢所趨，中國在建設民主政治的道路上已邁開了關鍵性的一步；大眾傳播媒介也特別報導，于光遠、劉再復、蘇紹智等人的學術工作近況。之後不久，胡繩、劉國光、張友漁、嚴家其、蘇紹智等三十位學者，在北京召開座談會，討論「雙百」方針的堅持、民主理論的發展等明顯「自由化」問題。

同時，因爲馬建的「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而被停職的「人民文學」主編劉心武，也獲復職，並准去美國講學訪問，還公開表示向劉賓雁約稿。

在中共十三大改革派權力鬥爭勝利、改革開放現代化政策得到齊聲肯定和讚揚聲中，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好像終於有了「出頭天」，可以肩負時代使命，大有作爲一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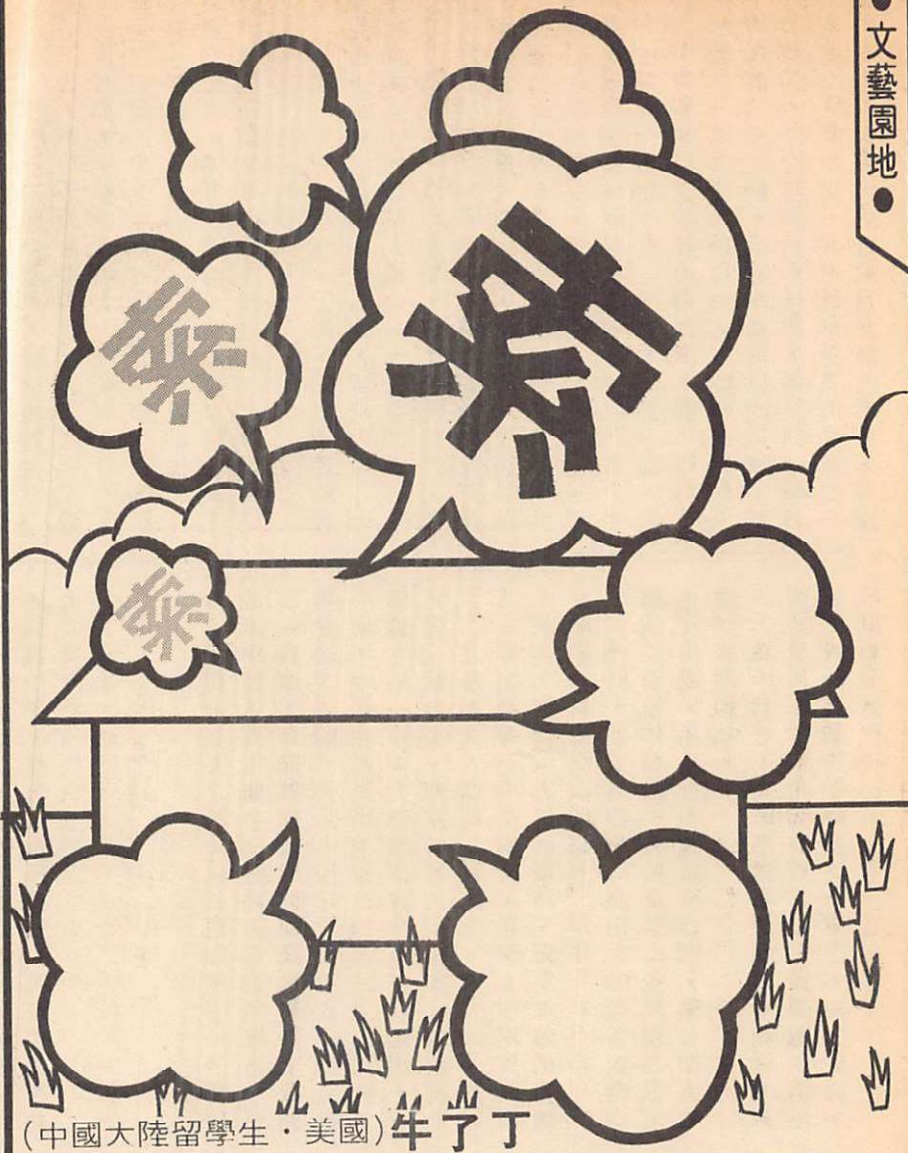
問題是，看來看去，他們都還是鄧趙政治王朝的御用學者。劉心武復出後說：「我確信，要改變中國的狀況，要靠中國共產黨的改革，要靠中國共產黨好起來，要靠中國共產黨的改革開放政策堅持下去。」張賢亮、劉賓雁、王若望等也都講過類似這樣的話。

大概只有方勵之不會完全認同這幾句話。三十八年的中共統治，前二十七年的毛澤東時代，只有在政治鬥爭、革命運動的空隙之間，偶然讓中國的知識份子講幾句透透悶氣的話，批評政府、要求政治改革、主張言論思想自由的話。在毛的一黨革命鬥爭的強權政治統治下，中國的知識份子，除了郭沫若等幾個文丑的御用學者以外，大部份的文人，連當誠恐誠惶的御用學者都不能安分地當，只能永不自身地當人人可誅的「臭老九」、「牛鬼蛇神」。鄧小平後八年，情況是有了很大的改變；但是，也只能說，中國的知識份子終於又有了當比較自由的御用文人的書生生涯。

這八年的政治發展，還有一個更確切、更重要的啓示：那就是，只有當中國政治真正走向改革開放、民主現代化的不歸路的時候，中國知識份子，才會有真正言論、思想自由，發揮學人良知良能，追求人道主義、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爲中國經政社會文化現代化盡心盡力，努力創建可能的環境和機會。

因因果果，相生相剋，中國的民主政治和中國知識份子的現代歷史時代命運，是密切相連不可分的，兩者缺一不可。有民主政治，知識份子方能發揮作用；知識份子發揮作用，方有民主政治。這是政治鐵律。

沒有槍桿子、沒有政權的知識份子，應該認清這一點。毛鄧中共政權統治三十八年的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更應該認清這一點。■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牛了丁

這是間小屋。
他走進去，裡邊黑洞洞的。
到底是自己的家，熟了，摸黑也能找到燈繩。他拉着了燈，楞了一會，又把燈拉滅，慢慢走到床邊，身子一歪，躺了下去。
他並不想睡覺，只不過有點乏，胳膊和腿暫時都不願意動彈，說不上爲什麼，就是想躺一會。屋裡黑洞洞的。
他平躺着，兩手交叉，墊在頭下，呆呆地

望着屋頂。大約是什麼也看不見的緣故，沒隔多久，眼皮就沉沉的。這間屋子太熟悉了，熟悉得叫人失望，引不起任何聯想，他閉上了眼睛。還是沒有想睡的意思，他又睜開了眼睛，望着黑洞洞的屋頂，努力使自己想點什麼，比如說，燈爲什麼沒有黑色的呢？
轉了一下身子，側對着牆。他還是能隱約看見牆的顏色，黑沒能罩住它。這大概和太陽光也無法使人瞧不見黑紙是一個道理，誰的存

在都有些合理性。如若全白全黑，或着一種別的什麼顏色，世界可就有趣了。因爲全是一種顏色就意味着沒有顏色，沒有顏色視覺就宣告消失，到那時，跑不了大家都得靠觸覺感受事物。當然還有聽覺和嗅覺。興許一對戀人走個照面，女的鼻子磕在男的下巴上，男的說聲，噢，對不起。女的反應靈敏：聽聲音，你像是我的男朋友啊？男的說，讓我來摸摸，嗯，不錯，多虧你後背駝得比較厲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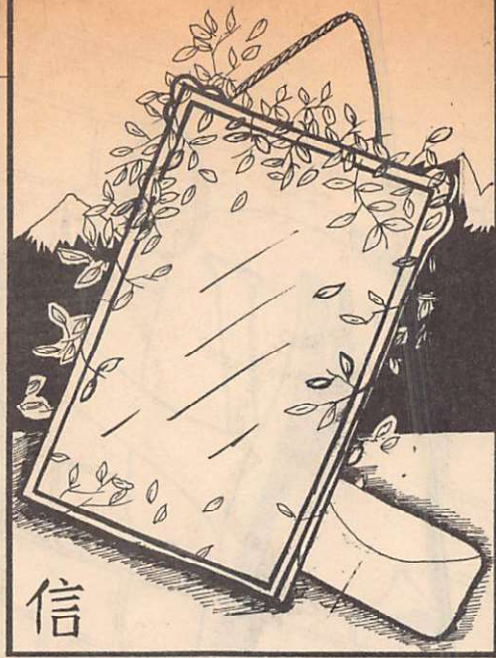
想到這裡，他噗哧一聲笑出來。他懷疑如此這般在黑暗裡胡編亂想是一種無聊。轉念一想，又釋然了。他很清楚自己是個缺乏想像力的人，甚至是個乾巴巴的、缺乏情趣的人，而他居然構想出了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種顏色這種滑稽的情景，他自己覺得很有趣。這就足夠了，自得其樂是一種修養，不是無聊。他估計可能是黑色會產生一種神秘感，因而啓迪了自己石頭樣的想像力。想到這，他不禁有點得意，翻身下了床，同時嘔起嘴想吹一聲口哨。結果，只發出了一種空氣從牙縫裡擠出來的嘶嘶聲。他這才想起，他本來是不會吹口哨的。

他重新拉着燈，環視了一下房間，皺了皺眉，有點掃興。房裡的一切依然故我，並沒有因爲剛才在黑暗中發揮出來的想像力而改變了什麼。他覺得有些渴，提提暖水瓶。空的，沒有水。

他搖了搖頭，放下暖水瓶，摸索着從上衣口袋裡掏出一包香煙。他一向自認是個知足長樂的人，沒有水，烟也成。他抽出一支烟，叼在嘴上，悠悠踱到煤氣灶旁去拿火柴。怪事，灶上竟沒有火柴！他明明記得有的。前幾天剛買了五盒，就放在那裡，中午還點火做了飯。可眼下一盒也找不到了，一根也找不到，連個影子都沒有。他掐了掐鼻樑，還好，有痛感。

他把燈關上，準備在黑暗中想想火柴究竟跑到哪裡去。沒一會兒，他又拉着了燈，把叨在嘴上的烟拿下來，用手掰成兩截，慢慢揉成一團。揉碎，扔了。

他順手拉了把椅子坐下來，開始鄭重其事地考慮眼下該做點什麼。有幾件襯衫要洗。還可以給一個朋友寫封信。想好了，他便去把要洗的衣服放進一個大盆，清水過了兩遍，弄了些洗衣粉進去，蹲在地上搓了起來。好半天，



盆裡連一星星泡沫都沒起，手滑滑的。他沾了點水放在嘴唇上舔了舔，鹹的。鹽，市價一毛七分一盒，不折扣。

他覺得挺好笑，就因為本來沒有想像力的人，今天晚上萌發了點想像力，生活本身也變得有想像力了。他猜想如果再修煉一下自己的幻想能力，說不定洗衣粉還能變成味精、白糖一類的。當然，也可能變成豆腐渣。

稀裡糊塗地抖了一頓衣服後，他坐到了桌

前，拿出紙筆，準備給朋友寫信。信的開頭要先寫今晚發生的怪事，請朋友幫忙分析一下，看看這類妙事是否可能發生。這個朋友是公認的聰明人，中學時的外號叫「小吳用」。他拔下筆帽，套在筆的上端，正要下筆，猛然間，他渾身顫抖起來，接着大叫一聲，朝自己腦袋砸了一拳。他忘記了一件事，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的這個朋友，三年前就已經過世了。

他低低地呻吟起來，像隻掉進陷阱的兔子，渾身一陣發軟，有氣沒氣地歪在椅背上，閉上了雙眼。

三個，也許是四個，昏昏沉沉的小時就這樣過去了。

他打了個哈欠，長長噓了口氣，手腳都在發脹、發熱，手心裡積滿了汗，潮潮的。他下意識地握了握拳頭。今兒晚上必須做點事，不論是什麼，做點就成。他向前探探身子，費勁地睜開了眼睛。

毫無疑問，是該做點什麼。他記不起是哪位哲人曾經說過，世界上大約有三種悲劇。一種人從來就不想做些什麼，活着和生活對他們來說是一回事，沒什麼區別。另一種人終日孜孜不倦，却總也幹不成想幹的事，得不到想要的東西。第三種人的悲劇最為慘痛，他們得到了想要得到的東西，結果却发现根本不需要它。他覺得這些都是些狗屁邏輯，什麼事情都不想做的人有什麼悲劇可談呢？幹不成事能怨誰，誰會老聽你喋喋不休的抱怨呢？第三種人也沒什麼悲劇性可言，因為他們根本不明白這世界上唯一的價值是做事情本身，至於結果，只不過是對這一過程的裝飾而已，漂亮的、醜的。再說，總想不幹也不是個事兒，一身的肉都需要運動。

反正也想不清楚，而且，也許做着做着就清楚了。問題是做點什麼呢？他瞟了一眼牆，齊刷刷的白色。像個沒家的女人。他從抽屜裡翻出一張大大的彩色攝影圖片，又蹶着屁股從床底下拖出一個木頭鏡框，年頭兒久了些，鏡框上面鋪滿了厚厚的灰塵。他有些不安地把圖片和鏡框拿來一比，巧得很，尺寸正合適。好兆頭。他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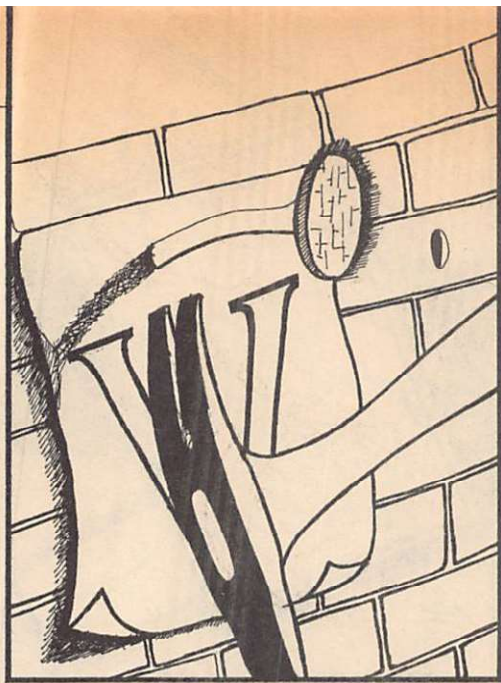
他站起身來，搬了個椅子，端端正正地擺在西邊牆下，用手搖了搖椅子背，直到肯定椅子放得很穩當之後，才心滿意足地一腳踏上去，在牆面上比劃起鏡框的位置來。

其實，鏡框掛在什麼地方他並不在乎，重要的是把它掛上去。按說這事兒也難不到哪兒去，弄根釘子釘在牆上，鏡框兩端拴條繩子，掛上，就行了。可是，他却眉頭緊鎖，用力閉着嘴，不時乾咳幾聲清清脆脆，顯得有些煞有介事。他對此似乎也有所覺察。楞了一會，他從椅子上跳下來，走到鏡子跟前，細細端詳起自己來。映在鏡子裡的是個陌生的人，完全陌生，整個不認識。他覺得有趣，冲着鏡子裡邊的那個人嘿嘿地笑了起來。那人沒笑，還是老樣子，板着面孔看着他。他有些奇怪了，低頭想了想，依然不解，便走到窗前，打開了窗戶。涼爽的夜晚風從紗窗縫裡徐徐吹進，他一陣輕鬆，高興了，儘管從窗前返身回來時，剛才那面鏡子，已踪跡全無，他仍舊很高興，而且半點也不覺得詫異。他根本不在乎鏡子到那兒去了，因為，眼下有事要做。

左手拿着一根三寸長釘，右手提着半塊磚頭，他縱身跨上了椅子。他覺得有幾分理由為自己的聰明而驕傲，剛好半天沒找到釘錘，他並未着急、沮喪亦或非找出來而不能休，而是順手揀了半塊磚頭代替錘子。他知道，如果

你非要在某一特定的時間找到某一特定的東西，而一開始又沒找到的話，那麼很可能你就永遠也找不到了。眼下，重要的是把鏡框掛上，至於用什麼工具把它掛上去，無所謂的事。想到這裡，他簡直認爲自己稱得上「豁達大度」了。

他把亮錚錚的釘子對着牆面，在齊頭高的地方選了一個點，然後用那半塊磚頭朝釘子一下一下地砸了起來。



咚！咚咚！進去了，準確地說，是進去約摸半公分。

咚！咚咚咚！……拿釘子的左手微微一震，他趕緊用拇指和食指把釘子一捻，加快節奏砸了兩磚頭。不出所料，釘子彎了。

混蛋。他心裡罵了一句，彎腰從腳下揀起第二根釘子，也是嶄新的。然後，他在剛才釘子眼的附近換了個地方，繼續使勁砸起來。他估計剛才可能是過於按部就班了，或者說，缺

少一股衝勁，牆也是軟軟怕硬的傢伙。他深深吸了口氣，憋住，像是要一磚頭就粉碎牆裡那道暗藏的防綫，他對這個辦法蠻有把握的。

咚！

果然見效——釘子又彎了，恰恰好彎曲成一個標準的「V」字型，掉在他掌心裡。這個象徵勝利的字型躺在那嘻嘻笑着。他認真看了看牆，原本白皙的牆面上，掉下來拇指般大小的牆皮，留下一個殘缺的黑褐色斑塊。形狀酷似縮小的火山口，由高而低，從四邊向中央凹下去，中心點上清晰地刻着一個小小的釘子眼。他用那根V字型的彎釘子在斑的中間撥了兩撥，裡邊露出了一個小紅點。他知道，那是磚。

他惡狠狠地吐了口唾沫，轉身跳下椅子，脫掉襯衣，隨手搭在椅子背上。襯衣沒放牢靠，慢慢從椅背溜到了地面。他瞅了瞅地上的衣服，又瞅了瞅左手中的彎釘子，額角和頭髮交接的地方滲出了大粒大粒的汗珠。汗珠沒有往下淌，而是靜靜地臥在原處做壁上觀，絕對超脫。

他踱到窗戶邊，把彎曲的釘子擺在水泥窗台上，左手捏着釘子一端，使凸出的鼓肚朝着正上方，然後用磚頭輕輕敲擊這個部位，不幾下釘子就又直了。他彷彿並不急於重新開始，而是睜起雙眼密着牆上那塊斑迹，表情頗像個優秀足球隊員罰點球前盯着球門的樣子，既有勢在必進的氣勢，又有穩操勝券的風度。

他暗暗盤算着。躲在牆皮底下的一塊塊磚頭無疑是扇「鐵大門」，正面強攻難以破關，最聰明的辦法是踢個「香蕉球」——磚磚之間都有縫隙，這些縫隙的強度肯定比磚頭本身弱得多，只要釘子尖能找到縫隙，就可以避強就弱地長驅直入，這就是所謂的「香蕉球」。他

怪模怪樣地裂嘴一笑，不免自鳴得意：今天晚上想像力的長進可謂一絕，自己這樣一個笨人竟又想出「香蕉球」的妙喻。他記得，剛才黑暗啓發了他的想像力，現在則是失敗的功勞。這裡邊似乎有些蹊蹺。

窗外遠處的黑色中，閃出一點白光，他還沒來得及判斷光源的位置，光就消失了。他身上一陣發冷，他再看一次那白色的光。

他稍稍調節一下情緒，強迫自己的思路從這突如其來的飄逸中回到砸釘子這樁事情上來。具體的行動方案。一塊磚平放時的厚度是五公分，換句話說，這也是磚縫到磚縫之間的距離。只要從上而下，比肩接踵地試十幾個眼位，完成那該死的五公分跨度，就肯定能找到磚縫。乍一看這方案似有笨拙之嫌，但却是條可靠的成功之路。當然，這需要要有耐心，要一釘一釘緊湊地挪動釘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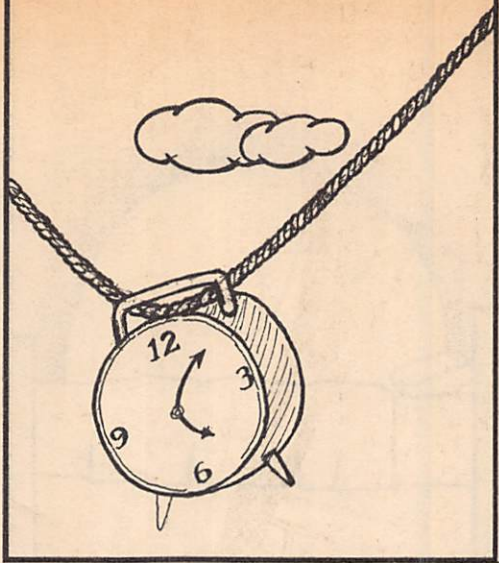
他舒展一下四肢，躊躇滿志地操起了武器：兩根重新敲直了的釘子；半塊磚頭。此刻，他十分珍惜手裡這兩枚釘子，小心翼翼地撫弄着它們，然後從中挑出比較不直的那一根。他要把損壞較小的一根留在後面用。第一根的任務是探索，一旦找到磚縫，就用第二根換下肯定已經又彎了的第一根。

他揉了揉眼睛，定了定神，慎重地在牆上選擇了一個點。

咚，咚咚，咚咚咚。
隨著響聲，他仔細地挪動着釘眼位置。
咚，咚咚，咚咚咚。

每一次敲擊都能感到一種生硬的震動，儘管輕微，他還是能根據這種震動知道釘尖遭遇的是磚頭，而非磚縫。三公分過去了，情況沒有一點變化。他不禁有點急躁，持磚的右手不由自主地陡然一加力，咚地一聲，釘子成了一

S型的兩道彎兒。他聳聳肩膀，無可奈何地把這位捐軀「牆場」的戰士扔到地上，像是拋棄了一位曾經幫過自己的朋友。落在地上的釘子發出輕盈的聲音，他忍不住又望了它一眼。忽然間，他眼睛霍然一亮：躺在地上的S型釘子居然變直了！直挺挺的，分毫不爽。他且驚且喜，跳下椅子，懷着疑惑和興奮，餓虎撲食似地把那釘子揀起來緊緊抓在手裡。就在手心接觸釘子的瞬間，他渾身一顫，心裡一陣冷悸



。揀起來的仍舊是根彎釘子，S型的。他虛脫了，疲憊不堪。更壞的是，失望。他覺得今天晚上所有的一切，他的記憶、他的判斷、釘子、牆，甚至他生命中絕無僅有的想像力，一齊都在捉弄他，捉弄他一個人。一會兒托他上躍躍欲試的巔峰，一會兒又推他下手足無措的谷底；一會兒像個運籌帷幄的將軍，一會兒又像個十足的傻瓜蛋。而這一切，只不過是因為他想幹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把根釘

子砸進牆裡。可就連這點起碼的追求，他也無力完成、不獲准許。他怕了。怕變成廢人，怕被別人瞧不起，怕將來恨自己，怕從此失去那朦朧的目標，而這目標對朦朧的人來說，原是最可寶貴的。

他滿臉憋得通紅，溼溼的汗水沿著鬢角淌下來。他想罵人了，破口大罵，無所顧忌地罵一連串髒話，可是又不知道應該罵誰。他閉起眼睛思索了一會兒，似乎覺得該罵的還是自己，於是，用力咬住了嘴唇。

突然他感到一陣鑽心的疼痛，神經質地攤開左手，一根釘子躺在手掌上，靠近手心處湧出了一大滴飽滿的血珠。血珠越來越飽滿，終於沿著掌上一條粗粗的紋絡淌到了地上。他端詳著這第二根釘子。剛才的沮喪使他幾乎忘記了這根釘子的存在，大概是釘子不甘淪落於被人遺忘和無所作為的境地，這才狠狠地扎了他的手心。他覺得，這很可能說明釘子認為還有成功的希望，所以借流血通知他一聲。這是釘子唯一的辦法，它沒有發聲器官，更不會罵人。他確信就是這麼一回事。

他環視屋內，小屋空空蕩蕩，只有他自己。他決定按照血的預示再試一次，心中默默祈求著，不要讓這次的希望再變成失望。因為，他已經有點厭倦了，他擔心自己會失去忍耐力，他甚至開始恨自己為什麼要幹這件事。想著，他飛步跨上椅子，生怕最後一點可憐的理智和意志會被自己糾纏不清的念頭摧毀，然後再忍受後悔和自卑的煎熬。

磚頭又一次瞄準了釘子，釘子又一次對準了牆，賭注又一次擲進了賭場。從三公分到五公分，像一段漫長的夜路，沒有星光；像一片白色的大海，沒有船槳；也像一團迷惘的空間，交織著希望和失望。

咚！咚！
咚！咚！

他幾乎是一絲一絲地探索著能容釘子鑽進牆裡的那個點。左手小拇指輕輕一抵釘子下部，讓釘尖在損傷過大之前，儘快投入新的點。四公分。

四公分半。

時間一秒一秒有節奏地過去了，他的手漸漸變成了一種重複性的機械動作，眼前白花花一片，只有耳朵還能隱隱約約聽見敲擊的聲音。但是，這聲音好像不是他自己發出來的，倒像是來自一個遙遠的地方，來自那早已忘却了的遙遠的童年。

五公分半。

六公分。

他迅速恢復了全部知覺，猛然意識到這已經是磚厚度的最後界限。不對，磚根本就不可能有這麼厚！

他不再一板一眼地敲，而是上下左右胡亂移動著釘子，發瘋似地連續猛砸，就像落水人在即將失去天空的一瞬間，四肢狂亂的掙扎。但又不全像。因為，此刻他還殘存著一點清醒的意識，他看得見牆灰正直流湧瀉，紛紛墜下，捏釘子的左手手指感到一陣灼熱，他本能地想到將會發生什麼，心中一慌，握磚頭的右手肌肉抽筋似地劇烈收縮，磚頭像被擊中的飛機，直衝衝地朝釘子撞去——

一切都結束了。又一個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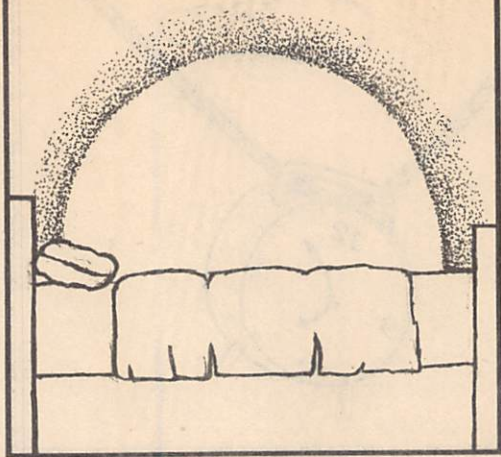
他雙腿一陣發軟，身體失去了平衡，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屋子裡聽不到聲音。窗外剛才那束白光又是一閃，隨即就消失了。

他的軀體依然保持着從椅子上摔下來時的姿勢，四腳八叉的，搞不清是萬念俱灰地睡過

去了，還是萬事俱休地死過去了，反正躺在那，一動不動。

許久，攤在地上的右手緩慢地向軀幹靠攏，逐漸移向屁股，在脊椎骨的末梢停住，摸索着像是在找什麼。然後，全身一鬆，照舊癱在那裡。都說，如果尾巴骨摔折了，人就癱瘓或是痴呆什麼的，一輩子在家臥窩。他隱約記得小時候從語文課本上看見過這樣的句子：慷慨赴死易，從容臥病難。還好，尾巴骨仍然健



在，只是屁股不爭氣，火辣辣地咬人心。一股無名火冒了出來，他睜開眼睛，順手抄過身邊地上一盆茉莉花，一咬牙，使盡全身氣力朝佈滿釘眼的牆上砸去。「轟」的一聲，碎裂的瓦片和土紛紛落地，蓋住了他的兩只腳。牆上印了一塊圓圓的黑疤。

他靜靜地躺在那裡，虛得很，甚至連一舉手一投足的力氣也沒有，只是偶爾不規則地蠕動幾下，像是睡過去了。房子的頂漸漸升高，

屋裡越來越空曠，他則相應地顯得越來越渺小、模糊，逐漸縮成一個黑漆漆的團，終於，凝聚成了一個小黑點。

他懷疑自己得了什麼病，或者從小就有，只不過一直沒有查出來，不然爲什麼這麼虛呢？也許，想幹什麼是一回事，幹什麼是另一回事，能幹成什麼又是一回事。三回事。真難。

他覺得自己已經恢復知覺了，而且聽見屋裡似乎有些異乎尋常的動靜。原來一把鐵鑿、一把鋼錘和一把錘子，正在空中團團飛舞，時

而互相撞擊，奇怪的聲音就是它們發出來的。窗外的夜色瀉進屋裡，把雪白的牆蠶食成一塊黑幕布，這塊幕布不動聲色地從牆上走下來，悄然向仍在飛舞的三件工具迫近、包抄，終於收住了口。幕布裡一陣鏗鏘之聲。但沒過多久，幕布便有了一個破口，三件工具一齊衝了出來，叮叮噹噹跌在地上。聲音把朦朦朧朧的他徹底喚醒了。他一軀軀坐了起來，上眼皮下壓，直勾勾地瞄着牆上，雙手緩緩地脫掉了襯衣，赤裸的上身孤零零地立在昏黃的燈光下，扁平的胸脯一起一伏，喉嚨裡發出一種低沉的濁聲，他慢慢彎下腰拾起地上的鐵鑿和錘子。

他感覺得到身體裡有一種東西正在滋長着，這種東西將引誘他走上一條有進無退的路。他心甘情願接受這引誘，不計代價，因爲，經過這整整一晚上，也沒什麼可以再失去了。他感到眼睛有些濕，抹了抹，手上沾滿了暗紅色的血迹。立刻，他像隻激怒了的野牛，朝牆衝去。事情就這樣發生了：

鐵錘猛擊鐵鑿，隨着他富有節奏的叫罵聲，大片大片的牆皮像一群罪犯後悔的眼淚，一滴一滴地掉落在地上。他沒有半點憐憫，相反加快了敲擊速度，加重了力度，很快便失去節奏。額上青筋迸露，汗水淋漓，像是遇到了久久

尋覓的世仇。約摸十三分鐘後，在整整一張掛曆大小的牆面上，露出了斑駁的磚和條條磚縫。他漠然看看損壞了的牆，咄咄一聲扔掉鑿子，抄着鋼錘，對準會使釘子折腰的牆，狂砸下去……

一！二！三！

一公分。四公分。七公分。

牆在顫抖，鋼錘使牆上的磚濺出了粉簾，有些濺進他的嘴裡。他呸的一口，把摻着灰沫的唾沫吐回牆上。越走越深，越走越牢。他的左手已經明白無誤地告訴他，鋼錘已深植牆內。他爲之一爽，全身發力，補上了幾乎沒什麼必要的、然而重重的一錘。

他木呆地蹲下身去，扔掉工具，雙手緊捂着臉龐。好久好久，兩行淚水從指縫中間流了出來，淌在手背上。

窗外吹進的一陣清風提醒了他。他走到床邊，翻出一條麻繩，拴在鏡框兩端，然後踩着椅子，把鏡框端端正正地掛在鋼釘上，默默地詳起來。

鏡框周圍不規則地露出殘缺的牆面，像是一朵天然雕飾的花襯托着鏡框，粗粗的鋼釘堅實地插在牆裡，大有永駐千年之勢。鏡框裡是一張風景攝影照片：一群棲止沼澤的丹頂鶴正在晨光中覓食。近似於剪影的畫面，令人信服地顯露出黎明前的寂靜和莫測。

他拖着沉甸甸的步子，帶着滿身汗污，一頭倒在床上，說什麼也不想動彈了。

已是午夜時分。他很想抓緊時間睡上一覺，天亮還要上班的。眼下，他對明天已經產生了一種期待，至於期待什麼，他還不十分清楚。他只朦朧朧朧地在想，明天肯定會有一個清新的早晨。

而且，太陽會照樣升起……

中共在全國範圍內批判民聯和中春

編者按：留美學生楊巍被非法判刑後，中共當局在全國範圍內，動用電視、電台和大小報紙，對中國民聯和中國之春進行批判、圍剿。同時，國安部在國內外展開清查運動。以下是我們收集到的國內報紙的一小部份。這些都是歷史的見證。

美學生楊巍犯反革命宣傳煽動罪 上海中級法院判處其有期徒刑二年

【本報訊】留美學生楊巍，因犯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上海中級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二年。楊巍於一九八二年十一月間，在紐約創辦「中國民聯」組織，並出版「中國之春」刊物。該組織以反對人民民主專政、破壞社會主義制度為宗旨。楊巍在國內積極進行宣傳活動，煽動群眾推翻現政府。法院認其行為嚴重，依法予以嚴懲。

鄭州晚報 (河南)

羊城晚報 (廣東)

羊城晚報

留美時參加反動組織 回國後進行反革命宣傳 楊巍被依法判處徒刑兩年

綜合新华社上海十二月二十日電 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駐美留學人員楊巍，因犯反革命煽動罪，今天被上海市中級法院依法判處有期徒刑二年。楊巍於一九八二年十一月間，在紐約創辦「中國民聯」組織，並出版「中國之春」刊物。該組織以反對人民民主專政、破壞社會主義制度為宗旨。楊巍在國內積極進行宣傳活動，煽動群眾推翻現政府。法院認其行為嚴重，依法予以嚴懲。

市公安局負責人在答記者問時指出 “中國民聯”是反動組織

《中國之春》是“中國民聯”的反動宣傳工具

新华社上海十二月二十日電 上海市公安局負責人今天就“中國民聯”、《中國之春》問題回答了記者的提問。
問：上海市公安局偵破的楊巍反革命宣傳煽動一案，上海市人民檢察院分院已向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該案涉及“中國民聯”和《中國之春》。請問，“中國民聯”是什麼性質的組織？
答：“中國民聯”是敵視和破壞我國社會主義制度、意圖推翻人民政府的反動組織。它是由一九七九年到加拿大的中國留學生王炳章於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在美國紐約宣布成立的。
該組織的綱領公開宣布要“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現行專制制度，取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的‘四個堅持’，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顯然，這是違反我國憲法的。
幾年來，“中國民聯”進行了一系列反對我人

民政府的破壞活動。他僱用外國人員；竭力向國內煽動，煽惑人心，煽動鬧事，破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煽動群眾推翻人民民主專政。最近，還企圖籌建反動政權，指使楊巍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
問：《中國之春》是什麼性質的刊物？
答：《中國之春》是“中國民聯”進行反動宣傳的工具。
它是王炳章等人於一九八二年十一月開始，成為“中國民聯”主辦的刊物。它就以反對人民民主專政、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為宗旨。
幾年來，《中國之春》發表了大量攻擊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誣毀社會主義制度、鼓吹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反動言論，並不惜採取欺騙、造謠的伎倆，公



成都日報 (四川)

▲解放日報 (上海)

中國之春經費困難

免費贈閱即將停止

請您迅速訂閱・呼籲各界捐款

正在中國之春雜誌影響越來越大、遭到中共當局全國性批判之際，中國民聯出現了意想不到的經費困難，以致不得不大大壓縮其它活動，集中財力保障中國之春月刊出版。盡管如此，本刊經費仍然無法保障正常作業。所以，我們決定，自下期起，停止大批贈閱。欲閱讀中國之春的讀者，請立即辦理訂閱手續。訂費：學生每年20元，普通每年24元。支票請寫：CHINA SPRING, P.O. BOX 4873, N.Y. N.Y. 10185.

我們希望停止贈閱後，訂戶能有大幅度的增加，以致緩解我們的經費緊張。如果訂戶不足，我刊還將面臨更大的經費困擾。在此，我們呼籲各界慷慨解囊，扶植中國之春這棵民主幼苗。捐款抬頭請寫 CHINA SPRING。您的捐款，可獲減稅。

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多元

■主 辦：中國民主團結聯盟
(CHINESE ALLIANCE FOR DEMOCRACY)

■編 輯：中國之春雜誌編輯部

■通訊處：(美洲) P.O. BOX 4873, NEW YORK, N.Y. 10185, USA
(香港) 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611號萬隆大廈1206室

(日本) 東京都小金井市小金井郵便局46號信箱

(歐洲) ALLIANCE CHINOISE POUR LA DEMOCRATIE

B.P. 169 77315 Marne la Vallée Cedex 2, France

(澳洲) G.P.O. BOX 376F, MELBOURNE (3001) AUSTRALIA

■電 話：(美洲) (718) 429-6777；

《香港》3-7710410

■零售價：(美) 2.00美元 (加) 2.50加幣 (港) 8.00港幣

≡ SECOND CLASS ≡
≡ POSTAGE PAID ≡
≡ FLUSHING N.Y. ≡
≡ ISSN 0735-8237 ≡

POSTMASTER: Please send Address Changes to China Spring 67-17 Woodside Ave Woodside, NY 11377